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明 季 北 略
(一)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明季北略

(一)

輯編奇六計

書業本基學國

自序

自古有一代之治。則必有一代之亂。有一代之興。則必有一代之亡。治亂興亡之故。雖曰人事。豈非天命哉。獨怪世之載筆者。每詳於言治。而略於言亂。喜乎言興。而諱乎言亡。如應運宏猷。新王令典。則鋪張揚厲。累楮盈篇。至勝朝軼事。亡國遺聞。則削焉不錄。若曰當蘇若時。儀何敢言云耳。恐謂天下可亂可亡。而當時行事。必不可泯。况我世祖章皇帝。嘗過莊烈帝之陵。而垂泣。爲親製誄文。以哀之。卽今上登極。亦諭官民之家。有開載啓禎事跡之書。俱着送來。雖有忌諱之語。亦不加罪。是天子且著書與求書矣。草野之士。亦何嫌何忌。使數十年來。治亂興亡之事。一筆勾卻也哉。予也不揣。漫編一集。上自神宗丙辰。下迄思宗甲申。凡三十年。分二十四卷。題曰北略。以誌北都時事之大略焉耳。然於國家之興廢。賢奸之用舍。用兵之始末。徵餉之絀盈。槩可見矣。世之覽之者。拱璧唯命。覆瓿亦惟命云。謹序。

康熙十年辛亥季冬八日乙酉無錫計六奇題於社塔王氏之書齋

明季北略目錄

錫山計六奇用賓編輯

卷一 萬歷四十四年丙辰始至四十八年庚申止

大清朝建元

蕭子玉僞稱都督

清河城陷

楊鎬逮治

紀異

附前梃擊青宮一案

熹宗登極

河清

熊廷弼回籍

撫順城陷

劉杜二將軍敗績

熊廷弼經略遼陽

光宗貞皇帝

紅丸一案

顧慥論遼事

楊嗣昌奏歲饑

卷二 天啓元年辛酉始至七年丁卯止

濟陽陷

附記遼事

張銓殉節

崔儒秀自縊

高邦佐自縊

五監軍

熊廷弼傳

袁崇煥守寧遠

趙率教守錦州

點將錄

選佛錄

羣小謀陷正人

建生祠

楊漣慘禍

周順昌被逮

羅織十七君子

遼陽陷

袁應泰傳

何廷魁投井

廣寧潰

羅一貴自刎

附記經撫

毛文龍入皮島

毛文龍安州之戰

魏忠賢濁亂朝政

天鑒錄

魏黨

羣小封爵

稱功頌德

移宮一案

附魏大中

左光斗

高攀龍

繆昌期

客魏毒害諸妃

異人歌

丙寅五月初六紀異

大清朝改元

李應昇

周宗建

魏忠賢怒張后

辛酉七年紀異

傳國璽出

卷二 天啓七年丁卯八月始

信王登極

陸萬齡下獄

錢元愨參魏忠賢

魏忠賢謫鳳陽

張瑞圖回籍

姚士慎參田許

聞香心動

廷推六相

客氏出宮

崔呈秀回籍

錢嘉徵參魏忠賢十大罪

魏忠賢自縊

誅崔呈秀

掠死客氏

贈諡諸臣

卷四崇禎元年戊辰

思宗烈皇帝

瞿式耜六不平

劉宗周論近功小利

袁崇煥陸見

大清收諸部落

錦州軍譁

漢南盜起

誌異

卷五崇禎二年己巳

劉懋請裁驛遞

張延登請申海禁

無錫災荒疏略此民疏

桂王寢殿坍塌

倪元璐論東林

韓一良論賄賂

溫體仁參錢謙益

毛文龍鳴綠江之捷

寧遠軍譁

流賊初起

白水盜王二

五虎五彪補書

毛羽健論衛營兵

南居益請發軍餉

馬懋才備陳大饑

倪元璐疏三案

欽定逆案

劉應遇敗賊

吳煥奏秦寇

袁崇煥殺毛文龍

逮袁崇煥

劉之綸死節

商敬石善射

誌異

卷六崇禎三年庚午

誌異

秦寇入山西

賊陷黃甫川

劉懋言秦寇

徐孝婦剖肝進姑

喬應甲釀禍

混天王擾延川等縣

李自成起

鍾萬里解夢

滿桂戰死

黨還醇良鄉殉難附諸臣

左應選固守昌黎何大綱戰勝

陝盜王子順苗美

賊陷河曲

楊鶴誤撫

劇賊神一元

卷七崇禎四年辛未

黃道周疏

張彝憲總理錢糧

楊鶴受降

洪承疇巡撫延綏

洪承疇擒趙四兒

趙大允朝婦人首

混天猴陷甘泉

大清兵入塞

張真人請雪

卷八崇禎五年壬申

元旦異雪

洪曹破賊

馬鳴世論三秦

吳執御論周延儒

吳牲賑撫

賊分三十六營

山西寶莊

吳牲奏官賊之謠

譚雄陷安塞

張獻忠起

誌異

賊流秦晉

西澳之捷

高迎祥諸賊

高宏圖削籍

皇子生

賊首名號

誌異

周鑑論用內臣

孔有德陷登州

百官進馬

卷九崇禎六年癸酉

周延儒罷相

內官監紀

河南諸賊

鄧祖禹罵賊有附記

誌異

知推館員

山西賊

賊犯湖廣

陳奇瑜威著關陝

卷十崇禎七年甲戌

袁繼成論謫言官

信用內臣

倪元潞請撤監軍

袁繼成論拜內官

論罷監視太監

陳子壯與溫體仁有隙

陳奇瑜總督五省

高傑降賀人龍

戴君恩誘斬王剛等

盧象昇勦楚賊

曹文衡守唐縣

熊文燦戴罪

誌異

卷十一 崇禎八年乙亥

劾溫體仁

宗秩改授

鄒維璉告歸

曹文詔自刎

盧象昇戰功

流賊陷潁川

方震孺守壽州

李自成降叛不常

龐瑜死節附王端冕

賊陷陳州等處

劉楚垣守荆門

龔元祥霍山罵賊

童謠

大清兵入塞

罷文震孟

各舉所知

董其昌致仕

河南流寇充斥

擒爬天三

賊陷鳳陽

吳大朴守廬州附野編

賊陷巢縣

賊襲廬江

包文達宿松死節

黎宏業和州自縊附馬如蛟

鄭芝龍擊劉香老

孝子馮時化

誌異

章可試守舒城

賊陷無爲州

石電戰死

李繼樾守江浦

鄭芝龍小傳

旌貞女鄭氏

卷十一 崇禎九年丙子

陳啓新疏三大病

詹爾選救錢士升

劉宗周罷

童生瞿昌獻白兔

謫金光宸

鹿善繼定興被殺

劉宗周責溫體仁

錢士升論李璡搜括之議

倪元璐論參薦

文場兼武

成德下獄

大清兵入塞

敘守京功

謝陞罷職

常自裕論流寇

孫傳庭擒高迎祥

河南光山之敗

楚中流寇焚竹山

宜城張烈婦冒賊

楊爾銘救史可法

孝子熬火不燃

陳烈婦傳

卷十二崇禎十年丁丑

溫體仁擬旨逮錢瞿

李如燦直言下獄

朱國弼劾溫體仁

責臣罪己

史可法巡撫安廬

黃道周七不如

熊文燦代盧象昇

李自成入西川

左良玉鄢陵之捷

張獻忠陷應城附雲夢

劉大鞏守滁州

誌異

大清朝改元

許給事上按臺書

陸文聲奏復社

楊光先參陳啓新

高起潛行部

楊嗣昌建議均輸

聖駕巡城

陝西李自成諸賊

李巖歸自成

賊犯荊州

賊擾江北

賊圍安慶

諸將死難

誌異

王忠軍譟

胡光翰戰死

左良玉立功驕蹇

陳于王自刎

賊陷六合

大清兵

卷十四 崇禎十一年 戊寅

元帝降虜

城蘆溝

曾就義兵食對

何措劾楊嗣昌忘親

張縉彥論兵情賊勢

豫楚屢捷

張獻忠請降

大清兵入燕齊

張任學改總兵

黃道周經筵應對

楊嗣昌論熒惑

黃道周平臺抗辯

陝賊勦降略盡

王燾隨州自經

羅汝才乞撫

孫承宗殉節

盧象昇戰死

劉廷訓吳橋死難

鄧藩錫不屈

孫士美深州自刎

宋學朱濟南被圍

鄧謙磔死

蘇州井中鐵匣

錢肅樂和心史詩

卷十五崇禎十二年己卯

內臣

王承恩哭夢

鄭二陽兵餉之對

建設齋醮

京城浚濠

吳昌時恨薛國觀

磔鄭曼

鄭鄴本末

郝敬卒

陳繼儒卒

術士鄭仰田

左良玉破豫賊

張獻忠復叛

房景春父子死

楊嗣昌代熊文燦

誌異

卷十六崇禎十三年庚辰

賑民

黃道周廷杖

薛國觀免

禁薦

楊嗣昌駐襄陽

左良玉大破張獻忠

吳卿論兵弊

楊卓然議撫

誌異

策貢士

徐石麒對三事

李振聲請限田

李自成敗而復振

羅汝才入川

楊嗣昌奪印歸印

張獻忠圍桐城

歲饑

山東丐婦

卷十七崇禎十四年辛巳

薛國觀賜死

幸學

黃道周遣戍

錢祚徵罵賊附唐啓泰

牛宋降自成

召周延儒

內臣王德化

李自成陷河南府附呂維祺

李自成陷歸德

羅汝才合自成

傅宗龍罵賊

李自成稱闖王

左良玉屠臨穎

自成陷南陽

張獻忠燬驛道

楊嗣昌自經

張獻忠襲泌城等處

河南袁時中

誌異

卷十八崇禎十五年壬午

降座揖相

天壇

謝陸削籍

免稅停刑

吳履中論二失

劉國能自刎

李自成兵逾百萬

李自成陷襄城

自成陷河南州縣

張獻忠陷襄陽

張羅屠隨州附徐淳

山東李廷實

泰安土寇

楊仁願論東廠緝事

駕幸地壇

馬士英起用

蔣德璟入相

黃道周復官

誅陳新甲

劉宗周言六事

定王倣書

王佐聖遵義遇害

李自成屠陳州

張氏商丘自焚

李自成圍汝寧

李自成陷襄陽

左兵擾武昌

王永祚投江

張獻忠陷舒城

賀一龍陷無爲州

張獻忠僭號改元

張獻忠陷太湖

大清兵入塞

宋致殉節附張瑤

召王應熊

劉宗周削籍附熊開元

山東李青山

孫傳庭殺賀人龍

李自成決河灌汴梁

李自成屠南陽

左良玉屯襄陽

李自成入荊州

左良玉避李自成

梁元昌家難

張獻忠襲廬州

革裏眼入英霍

黃得功逐賊

洪承疇降大清

姜瀉里死難

造船航海

誌異

錫邑諸生逐縣令

卷十九 崇禎十六年癸未

元旦失朝新史

祭十二陵新史

周延儒附吳昌時

周延儒續記

審吳昌時

宋應亨不屈

北都崩解情景附記

蔣臣奏行鈔法

搗錢造鈔

上用銅錫木器

李自成陷承天府

附記二異

李自成屠黃陂

左良玉避自成

馬士奇入對

徐標入對

李貞罵賊

李自成陷常德

李自成襲殺左革

李自成殺羅汝才

李自成擅號設官

鄖陽古劍

高斗樞守鄖陽

李自成陷保康

顧君恩議取關中

孫傅庭攻拔唐縣

孫傅庭逐李自成

李自成入潼關

吳從義赴井

焦源溥罵賊附焦源清

中部知縣朱新達

李自成祭奠

李自成屠慶陽

李自成陷平陽

張獻忠屠蘄州

張獻忠陷黃州附易道遷

張獻忠入麻城

張獻忠大敗

蔡道憲續傳

史可敬叛降獻忠

朱國柱常德罵賊

張鵬翼衡陽罵賊

孫傅庭汝州大敗

孫傅庭夫婦死難附喬元桂等

黃綱一門盡節

南企仲罵賊

余應桂總督陝西

榆林諸將殉義

鄧太妙賦詩

李自成陷甘州

張獻忠屠蘄水

黃州異僧

張獻忠屠武昌附崔文榮賀逢聖

李乾德岳州三捷

蔡道憲長沙罵賊附林國俊馮一第

趙某歸獻忠

楊夫人罵賊

劉熙祚永州罵賊

張獻忠復陷岳州

袁州兵荒

左良玉復武昌等處

呂大器復江西郡縣

沈萬登復汝寧

荆偉被殺

四川犯官

誌異

卷二十 崇禎十七年甲申

元旦文武亂朝班

降乩

李自成僭號

曾應遴言撥亂之策

議撤寧遠

李自成陷平陽

張獻忠陷江西郡縣

南昌猛虎

劉承允復衡沙

胡公平三縣土寇

王漢戰死

羅尙文殺僧

三藩賊禍

風變地震

大清朝改元

李明睿議南遷

福嗣王奏

曾應遴奏江右事

何騰蛟

元宵賊入城

上諭

馬士英奏

劉孔昭殺叔

二十六乙卯

三十己未

李自成僞檄

張履旋投崖

馬嘉植疏

賊陷真定

附記南遷得失

三月己丑朔張鑣請監國南京

初三辛卯李建泰請南遷

初五日癸巳

周遇吉寧武大戰

初七賊陷大同

李建泰督師

彭瑄奏

東陽許都

二十四癸丑

二十八丁巳

李自成僞封

蔡懋德太原死節附舉拱辰應時盛

山西全陷

堪任督撫諸臣

李邦華議南遷

余應桂請調諸將

初二日庚寅

初四日壬辰帝星落封諸將

初六日甲午

周遇吉傳附劉氏

衛景瑗傳

初八宜府陷

初九陽和陷

十一頒罪己詔

十三城門設砲

十五居庸關陷

十七賊圍京

十八夜周聖后縊坤甯宮

李自成入北京內城

內臣獻太子

二十一得先帝遺魄

諸臣投職名

劉貢士曉天文祕數

二十四壬子

保定始陷

姦淫

選陞降臣

朱之馮傳

初十徵戚璫助餉

十二昌平陷

十四孝陵夜哭

十六報焚十二陵

十八日申刻外城陷

三月十九帝崩煤山

二十戊申李自成入宮

宮人魏費節義

劉青田繪圖

二十二庚戌

二十三諸臣點名

李自成改制度

二十五癸丑拷夾百官

三月二十六勸進本末

三月二十七乙卯

二十八丙辰

程源移書邱祖德

初四辛酉

初六癸亥

初八乙丑

初十丁卯

十二己巳自成東行

十五降臣思逃

十七自成至永平

二十五示備登極儀物

二十七縱兵淫掠

二十九丙戌

李自成祖墓

李自成鑄錢

附記野史

程源移書勉唐廷彥

二十九程源移書曹友義

初五壬戌

初七甲子

初九丙寅

十一戊辰殺勳戚大臣

十四辛未

十六載金入秦

十九東報急

二十六自成回京

二十八乙酉

四月三十日自成西奔

李自成謠讖

吳三桂請兵始末

卷二十一

殉難文臣二十一人

殉難臣民內外二十七人 烈女八人

殉難勳戚

卷二十二

誅戮諸臣

幸免諸臣

從賊入都諸逆臣附

刑辱諸臣

從逆諸臣

孔孟討賊文

卷二十三補遺

殺星降凡

雲護自成

李巖作勸賑歌

宋獻策及羣賊歸自成

李巖說自成假行仁義

李自成生

羣賊推自成爲王

李巖歸自成

賊將官銜

左良玉中州之戰

劉熙祚死節附弔詩

李自成圍開封

程源疏略防河勦寇附

頒罪己詔

李自成傳牌

李自成僞詔

唐通入朝

宣撫總兵朱之馮

宋孩兒起數

帝后自盡

劉宗敏傳諭

僞詔

富戶注箕

李巖諫自成四事

宋獻策與李巖議明朝取士之弊

自成僞檄

長沙女子

孫傳庭敗

繪圖續紀

召張真人建醮

李自成渡河

李建泰出師

白廣恩移書姜瓖約降

居庸關唐通降

杜秩亭議割地

李自成入京城

李自成入大明門

僞諭在京文武

象泣

宋獻策奏削髮諸臣

牛金星遇異僧

自成詐稱符命

自成改服印契

公主夢帝后

李自成死羅公山

李過降何騰蛟

總論流寇亂天下

論明季致亂之由

卷二十四 五朝大事總論

國運盛衰

門戶大略

流寇大略

明季北略卷之一

錫山計六奇用寶氏編輯

大清朝建元

萬歷四十四年丙辰。大清朝建元。天命。指中國爲南朝。黃衣稱朕。是爲太祖。然是時猶稱後金。後改大清。太祖登極。凡十一年。至天啓六年丙寅八月初十日止。

附記 康熙三年孟夏四日。先君子曰。予壯年時。有華道士云。江右張真人北都建醮。伏壇久之。見天上諸神俱不在。惟關聖一人守天門而已。真人問諸神安在。聖曰。今新天子出世。諸神下界擁護矣。真人曰。聖何不往。聖曰。我受明朝厚恩。故不去。時神宗季年。天下猶晏如。不信其說。至是始驗。是時災異。略載于紀異中。而猶有一二可誌者。猶憶萬歷四十二年甲寅三月二十六日午時。訛傳倭至。城野狂奔。浙直皆同時。無錫老稚以爭入城。而蹂躪死者甚衆。四野見有赤身披髮奔者。頃之杳然。至今故老猶謂陰兵亂也。異已。四十四年正月初三。南京天雨紅雪。與唐貞元二年京師雨赤雪同。貞元。德宗年號也。四月。京師大雷電雷火。五月。江西大水。六月甲子夜。京師異常風變。聲若轟雷。刮倒正陽門外牌坊。天之示警。爲何如矣。而上於萬幾。概置不理。宰相方從哲。徒以循默苟容而已。

蕭子玉僞稱都督

萬歷四十五年丁巳。遼撫使遼陽材官蕭子玉，僞稱都督。啣命使遼東。子玉盛其儀從，臨境彼不郊迎。子玉大怒，詬之曰：天使儼臨，而大都督不出，是辱皇朝也。將歸問罪。大清主聞之，懼然屬囊鞬，迎道左，供具甚豐。臚子玉大喜，相與盡歡。徐致詰不貢市之命，從容對曰：本部之蜜，猶天朝之五穀也。五穀有不登之年，皇朝將誰是詰耶？本部五年來花疎蜂死，是以不供。俟春枝花滿釀熟，花衙當復貢市如初。此瑣耳，何煩聖慮。厚贈子玉，竝轡而出。至別處，從馬上拍子玉肩笑曰：汝是遼陽無籍蕭子玉也。安得假稱都督。臨我郊境，我非不能殺汝。奏之聖明，顧不忍貽天朝以辱耳。爲我致意撫臺，後毋再作許事。子玉狼狽西奔。撫臺聞之，閉門累日。按遼撫疑卽李維翰。

撫順城陷

萬歷四十六年戊午四月十五日，大清以勁兵突執游擊李永芳，城遂陷。因以漢字傳檄清河，言有七事，啣恨。大略以護北關等爲辭。總兵張承允移師應援。二十日，大兵暫退，誘我師前，以萬騎迴繞夾攻。承允及副總兵顧廷相、遊擊梁汝貴死之。全軍覆沒。京師震動。大清主年六十誕辰，八子稱觴，議欲入邊。四王曰：撫順是我出入處，必先取之。今四月八日，聞李永芳大開馬市。至二十五日止，邊備必疎。宜先令五十人伴作馬商，驅馬五路入城爲市。嗣卽率兵五千，夜行至城下，舉砲內外夾擊。撫順可得，他處不戰自下矣。主從其計，卽命總兵麻承塔于十四日爲馬商前行。四王統衆，夜至撫順，吹笳爲號。大清主又與諸王引精兵五千接應。十四夜半，李永芳忽聞笳聲，大驚。又闔城聲沸，火焰燭天。報大兵已入城矣。遂降于四王，爲副總兵，卽薙髮緋衣。

清河城陷

閏四月大清主歸。漢人張儒紳等賚文請和。自稱建州國。于五月十九日。統衆尅撫安。三岔。白家冲。三堡。偵報兵至。如風雨。建州馬夏月。喜啖河旁柳葉。兼與時會合。衆近十萬。北關惴惴不免。朝鮮已諧秦晉。李永芳亦降東締姻。七月。大兵從鴉鶻關入。二十二日晨。圍清河。參將鄒儲賢拒守。援遼遊擊張旆請戰。不從。大兵冒板挖牆。自寅至未。墮東北角。積屍上城。旆戰死。儲賢遙見李永芳招脅。大罵赴敵。亦死之。而城中擁兵六千四百餘。唯束手待斃。自三岔至孤山。竝遭焚燬。唯參將賀世賢於鬩陽邊外縱擊。得首級百五十四。

聞大清主破清河先一日。二子與張總戎夜飲。極洽酒酣。二子忽叩張云。屢勸家君止戈。而壯心不已。假令終違苦口。元戎何策禦之。張總戎時已醉。盛稱中國威德。兼揚己長。二子微笑而別。驅貂參車數十乘入城。貂參窮而軍容見。因入據城門。延入諸騎。故清河之破。視撫順尤速。自後破廣寧。遼陽。總之先潰在中國。又遇大兵之善戰善攻。故立破耳。

七月。賜總兵張承允諡。加祭三壇。予立祠名旌忠。

劉杜二將軍敗績

萬曆四十七年己未。仲春二十有二日。楊經略鎬。用古行師不刻日。編陣一軍出西方。一軍出西北。一軍與北關會擣之一軍將海師。合高麗。攻其東。西師大帥杜總戎松。而劉總戎縉將西北軍。李如柏。馬林等。爲後援。師號十二萬。不滿十萬人。杜將軍爲西陲名將。勇且廉。戊午。師出潞河。潞河人聚觀之。揮汗濕郵。

亭將軍裸形示與人曰。杜松不識字武夫。惟不學讀書人貪財害人耳。衆見其刀箭癢如疹痘兒。十朝時閒有紅處。乃良肉也。相與揮涕咨嗟而去。劉將軍少年立功黔中。曾見其列駿馬五十餘。跳躍其閒。來往輕于舞蝶。當征關會時。於大營斬三大牯頭。隨刀落刀三提而已。征東後。平播會功最上。議者擬匹寧遠功。會獻俘。所上惟象床三十六。他物率不稱上心。疑經略以下有私。遂停賞格。最後官都督。著成績。挂簡東歸。時赴司道宴。酒半。將家丁五百習戰藝場。家居日費私財五十金。養死士。蓋一日不忘報國者。時大兵精銳三萬人。應杜而使別將將弱兵萬餘。禦劉杜先戰。期三日抵渾河。渾河險窮處。從坦地橫絕其中。以分東西者也。日已昃矣。諸將請安壘休息。明晨東渡。杜將軍怒曰。義旗東指。孰抗顏行。乘勝而前。何期之有。遣人視河。河水不遮馬腹。而河中浮小舟數十。將軍大喜。謂天人俱助。且恥乘舟。將裸形策馬。諸裨請授甲。將軍大笑罵曰。入陣披堅。豈壯夫事。老夫束髮從軍。不知甲重幾許。今日汝曹乃以此相苦耶。不顧躍流而渡。諸軍競進。渡十之七。大兵使人決上流。師衝爲兩。沒于河者幾千人。渡河將士。反顧生寒。陣甫合而暮。黑霧障天。大兵萬炬。忽明火光下燭。暗中人杜師不及張弓露刃。而將士成泥矣。大兵于火光中。識杜總戎。爭射之。斃其肉立盡。并獲杜號矢。號矢者。軍中稱令箭。乃經略授之總戎。以驅策偏裨者。先是。劉總戎從西北渡。破二寨。斬三千餘人。大兵旣破杜師。乃復將其精銳北應。劉將軍使浙降人之黠者。詐爲杜將軍材官。持號矢晨馳至。劉將軍營告急。曰。杜師邀將軍威靈。幸抵敵城。深入敵疆。虞攻之不繼。敬遣材官某。請將軍會師夾攻。劉遲回良久。曰。予與爾總戎。鴈行安得傳矢。是裨我也。僞官曰。矢雖以令偏裨。而令偏裨實不俟矢。此矢之發。爲事急取信計耳。劉不反思。咤曰。出師時相約傳砲爲號。今師抵城。

下。何不聞砲聲。官隨應曰。敵地無烽火。晨始列騎代斥堠。此去敵城五十里。馳三里傳一砲。不若一騎之驅較速。劉方首肯。而僞官已叩首馳出交和矣。還報我師曰。劉將軍俟砲乃行。于是師中下令傳砲。而砲未傳前。劉心已動。恐杜將軍獨有其功。令諸將拔營而東。老弱各人持鹿角繞營如城。遇敵則置鹿角于地。轉睫成營。敵騎不能衝突。兵得以暇列置火具。敵前隊斃于火攻。則不能進。我乘閒出勁騎格鬪。肆出肆入。疲則還營少休。而令息者賈勇。且劉之火器妙絕。諸軍生平所恃以無衡者。此也。始聞砲聲。猶敦陣而行。行未二十里。砲聲益喧。心搖搖。惟恐足之不前。設杜先入城。則夙名頓墮。乃下令棄鹿角而趨。行里許。而伏兵四起。劉旅不復整矣。長技不及一施。衆遂殲焉。

按劉縯攻倭酋。在萬歷二十六年戊戌十一月十七日五鼓也。時在朝鮮地。又二十八年庚子二月十五。劉縯破播州楊應龍兵于綦江三峒。三月二十九日入婁山關。萬峯插天。中通一線。師從閒道攀藤魚貫入。至六月初七。遂破大城。應龍縊。

予聞大兵獲浙之降人。一兄一弟。將斬其兄。其弟請釋曰。汝能給劉將軍來。則釋其兄。其弟以救兄心急。從之。大兵遂留兄爲質。而遣其弟往焉。

先君子嘗云。無錫秦燈。力舉千觔。聞滁州武狀元陳錫多力。往與之角。將柏木八仙檯。列十六盞。果盒恣具。設酒二爵。秦燈隻手握案足。能舉而不能行。陳錫則能行。力較大矣。然僅數步而止耳。惟劉縯繞庭三匝。而爵盞如故。其力更有獨絕者。

去吾鄉六里。有悟空寺。寺有老僧。自言少年時嘗爲劉縯小卒。劉善舞刀。故世號劉大刀。每戰還營。

以力竭。卽仰臥營中。血集甲。手握刀不解。爲血所凝。漬于湯中久之。乃解。此僧親侍。故見之。

通紀云。戊午。撫順清河相繼陷。上特起廢將李如柏總遼鎮兵。及徵廢將杜松屯山海關。劉綎、柴國柱等赴京調度。時楊鎬以遼舊撫。推兵部侍郎。命往經略。賜劍一。九月。東方有白氣長竟天。其占爲彗。及蚩尤旗象主兵。而星隕地震。報相踵。海州遙見白虹貫日。如日竝出者三。白氣直罩城上。己未二月十一日。楊鎬誓師遼陽。凡分四路。馬林率遊擊麻巖、丁碧等。從靖安堡出邊。趨開鐵。及都司竇永澄督北關之衆。攻其北。杜松率都司劉遇節等。從撫順關出邊。趨瀋陽。攻其西。瀋陽路最衝。以保定總兵王宣、原任總兵趙夢麟、並隸麾下。李如柏率參將賀世賢、李懷忠等。從鴉鶻關出邊。趨清河。攻其南。劉綎率都司祖天定等。從瞭馬佃出邊。趨寬奠。及都司喬一琦督朝鮮之衆。攻其東。期二十一日。先後出師。會十八日夜。司天占火星逆行。二十日。京師風霾晝晦。黃塵四塞。有頃。赤光射人如血。其占四彝來侵。上諭東征將士備邊。三月。杜松越五嶺關。前抵渾河。棄車營。趨利半渡。敵萬餘忽遮擊。衝其師爲二。松血戰突圍。自午至酉。力竭。師殲焉。馬林改由三岔出塞。翌日。方抵二道關。遇敵乘勝來攻。亦敗績。劉綎獨縱兵馬家寨口。深入三百餘里。尅十餘寨。初四日。敵詭漢卒裝誘墮重圍。夾攻。衆遂潰。綎及軍鋒劉招孫等竝陣歿。惟清河一路。李如柏以經略令箭撤回。獲全。先是。綎出師日。五星鬪于東方。松垂發牙旗折爲二。又堡中軍庫災。火器盡燬。白氣竟天。三匝。識者豫知爲敗。徵云。及報至。舉朝氣索。諭楊鎬戴罪視事。廷議李如柏逗遛獨全。疑有謬巧。遣其弟都督李如楨代將。撤如柏候勘。

附記 杜松與劉遇節至瀋陽。行二日。至渾河。松領五千人先渡。遇節隨後。半渡。敵一鳴笳。萬騎突

至方抵北岸。敵分兩隊。一圍松。一圍遇節。松輪長鎗大戰。出重圍。遇敵將哈都。哈都被刺走。以誘松。松追至山前。復戰。敵兵見之。不圍杜師。獨圍杜松哈都二人。杜師亦趨至擁山下。不殺入。松躍馬欲出。而四圍如鐵。遂殊死戰。自午至酉。師盡覆。因楊鎬督師先泄軍機故也。哈都哈真二將。卽以勝兵圍馬林于關口。後營被傷。乃金白寶永澄所統者。馬林率師趨救。敵兵不知兩軍。遂驚走。哈都潛率兵從後殺入。馬師不及備。被傷二千。林收兵渡河南岸。駐札。劉綎率師自牛毛寨進至馬家寨。二寨俱敵營。綎進戰。連破十餘陣。追入三百餘里。然綎久戰亦疲矣。遂駐營休兵一日。忽報杜松戰勝云。云。遂墮計。綎與兩王子力戰。自己至酉。勝負不分。四王子退走。綎不知計。追四里。四王子發矢中綎左臂。綎一手拔箭。一手輪刀復戰。面復中一矢。一王子乘勢殺之。時義子劉招孫前救。見綎已死。下馬負屍。右手持刀。戰兩王子。被四王子一矢中心而死。

楊鎬逮治

八月十三日。上遣緹騎逮治楊鎬。九月二十六日。刑科參失機諸臣功罪狀。參看得楊鎬喪師失地。據法罪原難道。而曉曉置辯。曰未嘗私李如柏也。曰杜松故違節制也。曰馬上督催。不敢抗違也。不思如柏乃遼東大將。當時四路竝進。何不以大將當關。而乃以清河與如柏。故令杜松出撫順耶。在如柏怯懦畏敵。本無求戰之意。故再出輒逃。而鎬以令箭招之。說者謂令箭先藏柏身。託之傳自于鎬。則鎬之私庇如柏甚明。不然。杜松輕進。何不用一箭令退。而獨于如柏汲汲也。杜松廉勇久著。有古名將風。聞鎬將出師。杜松謂兵餉未充。士卒不習。將領未協。不便大舉。鎬貪功自用。徑行不聽。松乃密遣人進關投揭當事。冀緩

其師。而如柏偵知。令人于關外邀回。重責十棍。致松謀不行。兵受其創。見有松姪總兵杜文煥。抱憤投揭。可問。卽此舉動。已舍陷松之毒矣。乃誓師時。如柏佯與松洒酒拜別曰。吾以頭功讓汝。松磊落丈夫。慨信不疑。賈勇先登。不知如柏早已布置奸人。爲松鄉導。誘其暗入奸伏。蓋敵素所畏者。松與劉綎也。先得鎬告示。悉其精銳潛伏。撫順一路。獨以當松。松果爲鄉導所誘。如柏先逃。望援不至。遂碎首淪沒。寸骨不存。劉綎亦復血戰一時死敵。是松之死。實鎬與如柏同謀計陷。壞此長城。爲異日和戎之地。而乃曰三路之敗。總由杜松故違節制耶。在鎬爲此喪心之言。計欲自脫。而遂轉相流布。不念其死敵。而且沒其功。松死不瞑目矣。嚴詰催戰。固奉有明旨。獨不思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乎。卽不然。而以抗違被逮。不猶愈於以敗。覬伏辜耶。卽令口如懸河。其如法在不赦。至李如楨與周永春失陷開原。明旨曰。開原失陷。撫臣責任封疆。豈能無罪。則其罪視如柏俱一體之人。況遼事未平。有罪無功。仍宜單論其罪。如柏雖先雉經。尙當跪斬。鎬等若容免脫。是謂無刑。

熊廷弼經略遼陽

六月十五夜。大兵數萬騎乘虛直薄開原。孤城立下。十九日。以三萬圍鎮西堡。瀋鐵奔潰。上乃擢熊廷弼代楊鎬經略。廷弼請恢復開原。上賜劍。廷弼單騎就道。八月二日。廷弼受代。翌日入遼陽。斬陣逃游擊劉遇節等。設壇躬祭。撫清開鐵死事軍民。

廷弼疏稱。瀋陽空城難守。不如還守遼陽。上諭酌略緩急。因決策守遼陽。挑壕築垣。借水爲防。

自古有國家者。一代之興。必有絕異之休祥著于始。一代之亡。亦必有非常之災祲兆于前。驗之天地。徵之人物。斷斷不爽者。萬歷三十四年丙午三月。雞鳴候。西南方天上懸一關刀。口向上。凡一月而滅。五月。遂生李自成。兵象見矣。三十六年戊申。南京大水。禾黍俱無。鳳翔袁應泰。爲淮徐道。黃河出碑。文云。碑出干戈動。江東血水流。荒茫天地亂。發難鬼神愁。末云。洪武元年。青田劉伯溫書。未幾。應泰經略遼東。喪師失地。殆無虛日。

四十四年丙辰。廣寧婦生一猴。二角。是年。清朝建國號大清。太祖武皇帝卽位。建元天命。開科取士。始有會元。而中朝會元沈同和。以弊發除名。洪承疇登進士。是清有元而明無元。承疇後爲清之勳臣。俱天也。二月二十五日。南京地震。自西北來。有聲。山東地震。龍鬪正陽門河水。三里赤如潰血。京師大震。陝西牛產犢。人頭人面。六月二十三日。蜻蜓自東南來。環飛蔽天。高者極青冥。卑及檐楹而止。彷彿如北方大風揚塵沙。莫能名其多也。人云海風吹來者。秀水有異鳥。人頭鳥身。集于樹。竟日乃去。大旱。秋旱尤盛。定遠富農劉子元。捕蝗甚力。蝗如片雲墜下。將子元田頃刻食盡。

四十五年丁巳。江南鼠異。自五月下旬起。千萬成羣。啣尾渡江而南。穴處食苗。

四十八年庚申。蚩尤旗見。圓削而長。二十餘丈。首鉅尾細。白光凝雲。若懸刃然。踰半月始隱。

一野史云。四十六年戊午八月。彗星東起。長數十丈。闊四五尺。本粗末銳。其形如刀。自巽而乾。光芒映耀。卽蚩尤旂也。自八月初見。至十月終始隱。是星見主天下大亂。此野史一段。乃辛亥四月九日社塔王館

補書。

泰昌元年庚申

光宗貞皇帝

帝諱常洛。神宗之子。萬歷十年壬午生。至二十二年甲午。出閣講學。時年十三歲。岐嶷不凡。讀書成誦。作字有法。故事。每講。閣臣一人入直看講。講案前有銅雙鶴。叩頭畢。從銅鶴下轉東。西面立。一閣臣誤出銅鶴上。帝囑內侍曰。移銅鶴近前些。雖不明言。意在默寓。衆皆歎服。一日。講巧言亂德講章。曰。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劉幼安當直。旣敷衍畢。因問曰。何以謂之亂德。帝朗然答曰。顛倒是非。蓋化詞臣之句。而隳括之。更覺明切。講官焦竑。請問維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大義。答曰。只天命之謂性是已。講官董其昌。請問擇可勞而勞之。答曰。所謂不輕用民力也。講官嘆服。四十三年乙卯。帝年三十四。時居青宮。有張差挺擊一事。神宗在慈寧宮。問帝曰。爾有何話說來。帝知神宗旨。乃曰。似此瘋癲之人。決了便罷。不許株連。又曰。我父子何等親愛。諸臣無聽流言。爲不忠之臣。使我爲不孝之子。神宗始悅。四十八年庚申。八月朔。卽帝位。時年三十九矣。九月朔。帝崩。凡登極一月。詔以八月以後稱泰昌元年。明年改元天啓云。

附前挺擊青宮一案

初。萬歷四十三年乙卯五月初四日。驀有男子闖入東宮。以挺掙仆守門內侍一人。韓永用等呼集執之。送部鞠審。是犯姓張名差。御史劉廷元疏言。跡涉風魔。貌如黠猾。刑部郎中胡士相等。定爲風癲。提牢官王之竊。重加訐問。言有馬三道。誘至龐劉二太監處。語多涉鄭國泰。國泰出揭自白。科臣何士晉請窮其事。上大怒。因召百官進。百官膝而前。時太子三皇孫俱侍上。曰。昨有風癲張差。突入東宮傷人。此是異事。

與朕何與。外庭有許多閒說。爾等誰無父子。乃欲離開我父子耶。止將有名人張差、龐保、劉成。即時凌遲處死。其餘不許波及無辜一人。尋執太子手示羣臣曰。此兒極孝。我極愛惜他。時御史劉光復伏于衆中。喜極揚言曰。陛下極慈愛太子極仁孝。因班聯稍後。聲頗高。上誤以爲別有所爭。命中涓拏下。承旨者挺杖交下。上令押朝房待旨。怒稍夷。又以手約太子體曰。彼從六尺孤養至今。成丈夫矣。我有別意。何不于此時更置。至今長成。又何疑耶。尋誅張差于市。斃龐劉于內庭。事遂寢。于是罷王之案。官補何士晉于外。

紅丸一案

八月二十九日。李可灼進藥。明日。光宗崩。九月初三日丁丑。御史王安舜參李可灼進紅丸罪狀。言臣接邸報。奉令旨。賞可灼銀五十兩。夫可灼敢以無方無製之藥。駕言金丹。且唱言精知子平五星。天壽莫逃。此不過借此以塞外廷之議耳。奉令旨。李可灼于先帝病革之時。具本進藥不效。殊失敬慎。俱亦臣愛君之意。姑從輕罰俸一年。

楊漣論內官崔文昇用藥之誤。言帝疾法宜清補。文昇反投以相反相伐之劑。云云。此八月二十四日疏。九月三日。御史鄭宗周請下文昇法司嚴鞠。言往歲張差之變。禍幾不測。張差之後。因有文昇。致先帝一旦崩逝。當寸斬之。給事惠世揚奏。崔文昇輕用剝伐之藥。傷損先帝。科臣臺臣論之。輔臣方從哲。又何心而代擬出脫。南京太常寺少卿曹珍疏。請究醫藥奸黨陰謀。謂當與先年挺擊青宮同一姦謀云。南臺御史傅宗臯論。崔文昇用藥之誤。御史馬逢臯。南御史李希孔。交章劾文昇用藥之故。宜正典刑。刑部主事王之竊奏。請復先帝之仇。論李選侍。鄭貴妃。崔文昇。李可灼。共一線索。禮部尙書孫慎行。參方從哲。李可

灼進藥之罪。吏部尙書張問達會同戶部尙書汪應蛟等公奏曰。李可灼非醫官也。一旦以紅丸輕進。而龍馭上昇。罪勝誅乎。崔文昇身歷提督。當可灼進紅丸之時。何不詳察。罪又在可灼上矣。上諭。李可灼拿解法司究問正罪。崔文昇發遣南京三年。戊戌可灼御史郭如楚論李可灼之罪。

光熹時有三案。三案者。挺擊紅丸。與移宮也。移宮一案。已具于楊漣傳後。

熹宗登極

熹宗光宗之子。萬曆四十八年庚申九月初六日登極。卽泰昌之元年也。

顧慥論遼事

九月十二日。御史顧慥奏曰。十月十二日。東兵以萬騎由撫順關。萬騎由東州堡入。深至潭河。總兵賀世賢。柴國柱。設防瀋陽。卻之。然閱姚宗文之疏。謂六月失事。焚掠太慘。村屯一空。專制關外。胡匿不以聞。昨見賀世賢塘報。則僅僅斬一級。獲一盔。奪四韃馬耳。而遂誦功于部院。不亦羞朝廷而貽敵人笑耶。且士馬物故。不知幾何。而尙哆口遼城之無恙乎。今年八百萬。來年八百萬。除天助云云。乃可不然。水潦旱蝗。所在見告。此八百萬者。安能歲歲而輸之。臣恐民窮財盡。盜賊蜂起。憂不在三韓。而在蕭牆之內矣。

自熹宗立。饑饉薦臻。不數載而流寇起。卒亡天下。助疏如操左券。

河清

八月十五日。臨鞏蘭州之閒。已時。見河流上泛白。至申時。澈底澄清。上下數十里。一望無際。至十七日未時。照舊濁流。共清三日。時臨鞏道與戶部郎中黃袞親詣河橋目睹。至九月二十二日乙未。陝西撫臣李

起元奏上。

時天變地震。與物怪多矣。而茲河清者何。予聞黃河清。聖人生。以衰晚而望至德。必不可得之數也。
楊嗣昌奏歲饑

八月二十三日戊辰。餉司楊嗣昌奏言。臣在應天。聞淮北居民。食草根樹皮。至盡。甚或數家村舍。合門婦子。併命于荳箕菱稗。比渡江後。竈戶之搶食稻。飢民之搶漕糧。所在紛紜。猶曰去年荒歉之所致也。至于江南。未嘗有赤地之災。稽天之浸。竟不知何故。洶洶嗷嗷。一入鎮江。斗米百錢。漸至蘇松。增長至百三四十。而猶未已。商船盼不到關米。肆幾于罷市。小民垂囊偶語。思圖一逞爲快。甚有榜帖路約。堆柴封燒第宅。幸賴當事齊之以法。一時撲滅無餘。然顧瞻閩左。民窮財盡。今日百姓尙知討賊。尙可催科。只恐百姓自己作賊。誰爲我皇上催科者。

百姓自己作賊六字。十年來不幸而中。

熊廷弼回籍

九月十五日己丑。御史馮三元。論經略熊廷弼無謀者八。欺君者三。廷弼乞罷。楊漣奏曰。議經略者。終難抹殺其功。憐經略者。亦難掩飾其咎。功在支撐辛苦。得一載之倖安。咎在積衰難振。悵萬全之無策。二十日。御史張修德。請貶竄廷弼。廷弼上疏求勘。因陳守遼之功。戶科王繼昌。奉旨會議。奏曰。廷弼挂衆議者三。以嫚罵爲氣魄。將帥不爲用。不能成功。一。始初不能用遼人。客兵蹂躪遼地。遼人離心。不能成功。二。動天下兵。靡財浩費。所過騷。叛者姪劫。不能成功。三。

廷弼乞罷疏曰。遼師三路覆沒。再陷開原。職始驅羸卒數百人。踰跟出關。至杏山。而鐵嶺報失。當是時。河東士民謂遼必亡。紛紛奪門而逃也。文武官謂遼必亡。各私備馬匹。爲走計也。各道謂遼必亡。遣開原道韓善。分守道閻鳴泰往瀋。皆不行。而鳴泰且途哭而返。河西謂遼必亡。議增海州三岔。河戍爲廣寧固門戶也。關內謂遼必亡。且留自備。而不肯轉餉也。通國謂遼必亡。不欲發軍器火藥。而恐再爲寇資也。大小各衙門謂遼必亡。恐敵遂至京師。而晝夜搬家眷以移也。中外諸臣謂遼必亡。不議守山海都門。則議戍海州。爲遼陽退步。戍金伏。爲山東塘埤也。卽敵亦謂遼必亡。而欲坐殿以建都也。其閒惶惶之狀。不能以且夕待。而今何以轉亡爲存。地方安堵。舉朝帖席而臥也。此必非不操練。不部署。不撫輯。專事工作而尙威刑者所能致也。至謂職擁兵十餘萬。不能大入大創。小入小創。斬賊擒王。而殃民蹙地。爲敵人所笑。誠有如所歎者。第言斬賊擒王之事。于此日之兵之將。且勿易言也。令箭催而張帥殞命。馬上催而三路喪師。職于今日。何敢輕率。云云。遂繳還上方。席藁待罪。上命廷弼解任回籍聽勘。十月初十日。以巡撫袁應泰經略遼東。

廷弼交代疏曰。去秋。遼陽以北。棄城而逃。今自瀋奉以南。不但本城逃者復歸。而開鐵蒲河以南。不知日集幾許。各處商客。增來幾許。此交代之人民也。清撫開鐵蒲伊汎等城。成爲敵陷。雖未遽復。而瀋陽奉集寬饜醮陽長永寬奠。皆棄城也。今皆復守。而遼陽無論已。此交代之城堡也。去秋。遼城止弱。馬兵四五千人。川兵萬人。瀋陽戍兵萬餘人。今援兵募兵計十三萬。各堡漸有屯集。各城漸有設防。此交代之兵馬也。自去年八月起。今年九月終止。通共用銀二百三十一萬餘兩。米豆用一百餘萬石。不知一年虛糜八百

萬之語是從何來。此交代之錢糧也。各色軍器。除疏請內庫咨取各邊不計外。打造過大砲重二百觔已上者。以數百計。百斤七八十觔者。以數百計。百子砲以千計。三眼銃烏銳以七千餘計。其餘盔甲胸包臂手甲梁戰車鎗刀弓箭以及鋼輪火人火馬火罐釘擻牌楯等項。皆以數千萬計。此交代之器械也。何一件非職大聲疾呼。爭口鬪氣所得。何一事非職廢寢忘食。吐血嘔肝所幹辦。何一處非職身親腳到。口籌手畫所親授。一切地方極繁極難事體。有邊才數年經營不定者。一而年當之。而爲臣者亦難矣。年來廟堂議論。全不言軍中情實。而第憑塘報敵緩急以爲說。前冬去春。敵以冰雪稍緩。輒闕然言師老財匱。馬上催戰及敗。又愀然噤口不敢道一戰字。比見職收拾纔定。而愀然者又復闕然急急責戰矣。畢竟矮人觀場。有何真見。至如用李如柏。李如楨。裁巡撫。添巡撫。起贊畫。用閱科。議督護。何非臺省所建。何嘗有一効。地方事當聽地方官爲之。彼旣處凶地。着重擔。自能區處停妥。幹辦緊急。何用拾帖括語。徒亂人意。而一不從。輒艷然怒。若此後議論不省。則經略必無所措手足矣。此臣爲經略與封疆并國家慮者也。

明季北略卷之二

天啓元年辛酉

瀋陽陷

總兵賀世賢駐瀋陽。正月，大兵數萬騎抵渾河。昏候報渡河近城矣。世賢大驚，備火藥于堞間。登城望大兵，尙離城四里，卽命發砲，未傷一騎，而火藥已盡，須臾圍城。次日，副總戎尤世功率萬人出戰，殺傷過半，而返，堅守不出。經略袁應泰得報，命參將王世科率五千人赴援，敵將哈都殺之。軍盡降，攻圍十日，北門破。世賢啓西門單騎走，不數里，至雙溪，遇李永芳哨騎五百，遂請降。與永芳同馬入瀋陽城。大兵授副總兵。瀋陽旣陷，大清以此城爲王都，號曰瀋京。

遼陽陷

天啓元年三月二十日，遼陽陷。先是，經略袁應泰聞瀋陽陷，與巡按張銓分守道何廷魁、監軍道崔儒秀等會議，忽報大兵自四里鋪至矣，命總兵侯世祿出敵。遇哈都哈真二將合戰，自午至戌，勝負未分。遂收兵至東山駐營。大兵乘夜攻小西門，應泰命發火器，達旦，大兵死傷頗衆，火器亦盡。令監軍牛維曜出小南門，助侯世祿再戰，維曜中流矢，師潰。世祿不支，亦走。應泰與張銓、何廷魁、崔儒秀城上見之，知事敗。乃曰：本院奉命專征，欲恢復疆土，上報朝廷，下安百姓，無如天數至此，使謀臣不能決策，勇將不能奏功。遼陽會城危在指顧，若退守河西，不惟無顏面聖，抑且羞見諸將士，願繳尙方誓以身殉。公等無闔外責，可

速出城收拾餘燼。爲退守河西計。銓等曰。我輩皆受國恩。今日患難時。正當捐驅報國。願相從地下。同爲厲鬼擊敵耳。言未訖。四門報攻城。各分門而守。頃之。小西門火起。大兵已登城。小南門內應開門。兵大入。應泰在東城樓。拜闕謝恩。取劍自刎。儒秀縊死。張銓死守北門。見李永芳攻城。大罵背國忘君逆賊。永芳佯不聞。厲聲叱兵。攻益急。須臾城破。銓于城樓猶罵不絕口。大兵登城殺之。遍城火起。哭聲震地。何廷魁回署。與一妻二女投園井而死。

附記

遼陽生員楊某。順治十七年。總督松江。與無錫進士劉果遠會飲。演梨園。酒酣。楊拍案呼曰。止。板誤矣。劉問曰。老總臺精審音律乎。楊曰。予命亦藉是獲存。初。遼東之破也。恐民貧思亂。先拘貧民殺盡。又二年。恐民富聚衆致亂。復盡殺之。惟四等人不殺。一等皮工。能爲快鞋。不殺。二等木工。能作器用。不殺。三等針工。能縫裘帽。不殺。四等優人。能歌漢曲。不殺。惟欲殺秀士。時予爲諸生。思得寸進。閉戶讀書。面頗肥白。被獲。問曰。汝得非秀士乎。對曰。非也。優人耳。曰。優人必善歌。汝試歌之。予遂唱四平腔一曲。始得釋。楊述竟。即于筵閒親點版歌一闕而罷。

袁應泰傳

袁應泰。字大來。號位宇。鳳翔人。萬歷乙未進士。除臨漳知縣。築長堤四十餘里。以禦漳水。陞工部主事。又備兵淮徐。以歲饑發賑。被參。移疾歸。起河南參政。備兵永平。會邊報警。庚申八月初九。陞僉都御史。巡撫遼東。熊廷弼旣以人言去任。十月初十。乃陞兵部侍郎。賜劍。經略遼東。旣至遼。上疏言。臣父遺書命臣不

得請告乞骸。病醫于斯。死葬于斯。如以罪蒙譴。亦願編爲士伍。以殺敵。不敢入山海關一步。有旨褒答。初。熊廷弼守遼陽。部署嚴整。應泰至。微有改張。而收降一事。殊不厭人心。應泰謂西人以食盡投東。東輒撫爲銳師。姑收之。以壯我而孤敵。計良便。迨瀋陽破。監軍欲誅降人。就縛矣。應泰驗其背負重創。慰遣之。而罵縛者。既與死難。諸臣積相左。而他苟活者。無所諉辜。競曰。遼不自。降人亡之云。城陷。應泰于城樓上。望闕拜疏曰。臣至遼。見人心不固。不可以守。是以有死遼。葬遼之誓。今果陷。臣力竭而死。望皇上收拾人心。爲恢復計。復寄書辭其父。遂自縊死。內姪姚居秀從之。僕唐世明。憑尸大慟。縱火焚樓而死。朝廷以應泰妄收降人。輕信叛將。致亡瀋遼。及明年十月。始得贈兵部尙書。予祭蔭一子入監云。

張銓殉節

公諱銓。字宇衡。號見平。山西沁水人。萬曆甲辰進士。授保定推官。入爲浙江道御史。以憂歸。起按江右。會東事棘。巡按遼東袁應泰。方以受降。公曰。遼禍在此矣。力爭不得。及遼陽被圍。公與應泰嬰城守。應泰曰。泰不才。待罪經略。當以身殉之。按臣無闔外責。尙可收拾餘燼。爲退守河西計。公曰。不然。吾世受國恩。豈有城破身存之理。城陷。大兵擁公出署。公不屈。將殺之。比出門。復引公還。好言慰之。公終不屈。乃令二人強扶上馬。送還署。至署門。向北闕五拜曰。臣不能報皇上。復呼父母四拜曰。兒不得事父母。乃自經死之。公美鬚髯。好讀書。在江西。著春秋補傳若干卷。贈大理寺卿。再贈兵部尙書。諡忠烈。予祭葬。廕一子錦衣世指揮僉事。建祠名曰昭忠。而特擢公父大理卿五典。至兵部尙書。而與公同死者。又有按察司副使何廷魁。僉事崔儒秀。

公死事與他載微異。然殺與縊總歸殉節而已。

何廷魁投井

何廷魁字汝謙。山西大同人。萬曆辛丑進士。授涇縣知縣。改令寧晉。入爲刑部主事。陞歸德知府。擢西寧副使。降黎平知府。尋備兵遼陽。與袁應泰多牴牾。爭納降事不得。乃貽書家人曰。吾不知死所矣。瀋陽陷。同事者爭遣其孥。公曰。吾不敢爲民望。大兵濟河。請于應泰。乘半渡急擊。不聽。及薄城未合。請悉銳禦之。又不聽。城陷。還署。懷印自投于井。妾高氏金氏從之。婢僕六人。一時同死。贈光祿寺卿。再贈大理寺卿。諡忠愍。蔭一子錦衣世百戶。賜祭祀昭忠。

崔儒秀自縊

崔儒秀號傲初。河南陝州人。萬曆戊戌進士。除掖縣知縣。與要人忤。屏居數年。補絳。調翼城。嘗格殺大盜。陞刑部主事。左遷。令文安。復入爲戶部主事。陞山東僉事。飭開原兵備。而開原亡矣。公散家資募健兒八百人。辭墓而行。公旣以能吏聞。復究心兵法。及行陣器械之制。旁及奇門六壬太乙之屬。無不通曉。應泰頃心任之。亡何。納降起。公力諫。不聽。賀帥世賢有異圖。公諷之。質其家于遼陽。大兵攻奉集堡。小衄而去。尋舉衆攻遼陽。公分守東城。矢集如雨。不少卻。傾之。應泰所簡精兵自潰。降兵競起。刃人於衢。城開。公慟哭。戎服北向再拜。步至都司廳事。自經死。贈光祿寺卿。再贈大理寺卿。廕一子錦衣世百戶。賜祭祀昭忠。而武臣死者尤世功。陳策。童仲揆。張名世。吳之傑。周敦吉。戚金。鄧起襲。秦邦屏。餉司陳堯甫。段展。及邦屏。姊土宮秦氏。竝得贈卹云。

廣寧潰

遼東經略熊廷弼主守。駐閭陽。巡撫王化貞主戰。駐廣寧。二人議論遂成水火。此致敗之由也。天啓二年壬戌正月。化貞疏言。臣願請兵六萬進戰。一舉蕩平。且與粘化定盟。及虎墩兔愁敵血。又用遼將孫得功爲先鋒。欲共殺敵。廷弼俱言不可信。化貞不從。大兵臨河欲渡。總兵劉渠。駐兵振武。飛書告急。化貞招外兵萬衆至邊。策敵必不敢渡。柳河欲令部將羅萬言哨卒過河誘之來入。以驍騎蹙之。可以大創。各道以爲非計。乃止。大兵渡河。逼西平堡。羅一貴堅守。一日夜。大兵頗被傷。將解圍。復攻。振武總兵劉渠方集陣。有先鋒孫得功。乃化貞所任。心腹驍將也。推渠當先。未及戰。得功呼曰。兵敗矣。率所部走。渠略陣。馬蹶被殺。祁秉忠扶病上馬。中箭死。李永芳復環攻西平城。陷。一貴自刎。得功走入廣寧。疾呼軍民宜早剃頭歸降。因命其黨封府庫以待。一城闕然。率奪門走。化貞方晨起視書。西將江朝棟排門入。呼曰。滿城人走空矣。化貞股票不知所爲。而所坐馬已爲心腹將竊去。倉皇整行李四箱。以二橐駝載之。而自騎朝棟馬以行。及門。亂兵訶止。將縛之。朝棟後至。持刀與鬪。乃得出。得功遂踞城附敵。此正月二十二日事。

廣寧旣潰。化貞所招外兵。大肆殺掠。逃軍和之。難民西奔者十不得一。遺棄幼小于途。蹂踐死者相望。化貞從數騎走閭陽邊。熊廷弼自右屯引兵至。止焉。化貞向廷弼而哭。廷弼顧笑曰。六萬軍蕩平遼陽。竟何如。化貞慚。尋向廷弼議固守。寧前計。廷弼曰。晚矣。公不受紿。募戰不撤。廣寧兵于振武。當無今日。此時兵潰之勢。誰與爲守。惟有護百萬之生靈入關。勿以資敵足矣。乃整衆西行。化貞與寧前道張應吾殿後。時大兵以東無追逼者。故得緩轡以施。總督王象乾一一驗放入關。

按臣方震儒在廣寧尙臥未起。聞撫臣走。亦單騎走。監軍牛維曜。邢慎言隨之。高出。胡嘉棟。韓初命。隨經略走關上。惟高邦佐留松山。沐浴衣冠。向西再拜。縊死。其僕高厚。亦從死焉。

高邦佐自縊

高邦佐。字以道。山西襄陵人。萬曆己未進士。授壽光知縣。招撫流移。爲山東循良第一。入爲戶部主事。出守永平。陞副使。備兵天津。陞陝西參政。丁艱歸。服闋。備兵薊州。尋乞養歸。會遼事孔棘。奉命以參政兼僉事。分巡東寧。願經撫不和。西酋內訌。勢且莫支。公不得已。具文請告。已得允。而正月二十日。大兵渡三岔河矣。廣寧官吏皆遁。人多勸公西走。且謂請告之身。可以無死。公曰。吾一日在事。則一日臣子也。若偷生入關。何面目見天下士。乃作書與母太淑人楊氏訣。以匹馬二僕走松山。乞援于經略。公知必不可爲。乃親書一紙。令家童持信入關。其略曰。本道奉命分巡廣寧。家有九旬之母。絕裾出山。抵任以來。飲食俱廢。意圖肅清。迅掃。仰報君父。不意天不厭亂。三岔失守。惟有一死。以殉封疆耳。除西向叩闕。南向拜母。自經公署。以明臣節外。所有隨行家童二名。遣還原籍報信。誠恐關津阻滯。合給印批。遂整冠束帶再拜。以印綬自經。二僕高永。高厚。謂不忍主人獨去。無給使令地下者。慟哭爭死。永遂以書付厚。抱公屍呼號搶地。仰就其綬尾自縊。時大兵且迫。經略命舉火。并二屍及公署焚之。未及。以馬票給厚。厚年僅十九。有武弁盧科。感公德。棄家護厚入關。有旨贈公光祿寺卿。再贈大理寺卿。諡忠節。賜祭葬。廕一子錦衣世百戶。立祠。義僕高永優卹銀二十兩。

羅一貴自刎

參將羅一貴守西平。大兵攻之。一日一夜不下。砲傷六七千人。屍與城平。大兵夜半布十面雲梯。竟不能下。李永芳知守將爲一貴。欲招降之。一貴在城大罵曰。豈不知羅一貴是好漢。肯降爾乎。亦豈招降旗。永芳四面環攻。三進三卻。城中火藥盡。一貴遂自刎死。

五監軍

高出、胡嘉棟、韓初命、牛象乾、邢慎言。時稱同逃五監軍。蓋三路之敗。亦有五監軍。上命官旗擊解高出。胡嘉棟來京究問。

附記

西夷以愍爲主。愍之順逆。西夷所視爲向背。王化貞初意。虎愍外助。永芳內應。僥倖浪戰。守備不設。不覺墮計。又孫得功昔居賀世賢麾下。世賢東降。馳書得功。約內應。故對陣時。得功忽分兵二翼。退後。讓劉渠當先出馬。纔一交鋒。得功率衆先犇。劉兵見後帥奔。亦相奔潰。而渠被敵將哈都刺死。此時大兵尙不信得功等投降之心。是實。按兵不進。熊廷弼引兵五千至。見廣寧已潰。遂率衆入山海關。以化貞言。失在柔而愚。信謀課。輕信遼人。以廷弼言。失在剛而愎。不爲預備。然化貞匹馬就逮。百姓遮道而哭。吶喊三聲。廷弼回京聽勘。單騎夜行。百姓若罔聞知。絕無一送。則寬嚴之分。剛柔之別也。御史謝文錦疏曰。廷弼責任雖重。事權實輕。不幸與本兵相忤。繫手縛足。展布無由。雖欲圖固守。而不可得。化貞意氣既銳。熒惑復多。又不幸有本兵爲主。言聽計從。所請如意。欲雖不言戰。而不可得。是二臣之陷于辟者。實本兵張鶴鳴致之。且運籌決勝。職在中樞。而視詬誶。翼凌漫無定畫。明分

左右之袒。激成水火之形。以致斷送河西。震撼山海。本兵其何辭以解于衆。按熊廷弼號芝岡。楚人。吾邑鄒迪光督學三楚。拔之。蓋由武入文者也。未幾登進士。督學江南。歲試時用封皮二條。將諸生自耳及肩封之。使不得左右顧。劣等被笞。有被笞而入學者。其待文士嚴酷若此。則御軍可知矣。然廷弼本膽氣過人者。宜不畏戰。而反主守。是知彼知己。能剛能柔。一等人。真可將矣。然守定後戰。今日上揭。明日上疏。與樞撫爭執成仇。未免齒牙過利。臺省諸臣。復多有隙。崔呈秀又最恨之。廷弼既與朝臣多怨。無功誅。有功亦誅。止爭先後耳。惟有解印南歸。可免吏議。戀棧豆。遂及于難。有以也。謝文錦疏云。經撫之罪。朝廷自有處分。決不意爲輕重。乃幸災樂禍者。欲藉是以報其宿憾。或請速逮經略。或請速斬經略。而撫臣身在封疆。若漠然事外。可不問者。近且欲甘心廷弼。而以化貞仍移薊鎮。是非至此。顛倒已極。其何以服經撫。又何以服天下後世之人。獨此疏爲平心之論。及上命刑部尙書王紀。左都御史鄒元標。大理寺卿周應秋會審。熊廷弼一跪就起。言從田閒起。原議住札山海。竝無住札廣寧字樣。一躬投一招揭。鄒都憲云。失地喪城。功罪一體。難辭其責。公進刑部。是非自明。廷弼相爭多時。王紀曰。公不肯進獄。暫到天仙菴住一日。請旨定奪。廷弼遂自請詔獄。鄒王云。請過王巡撫來。化貞跪下大哭。言經略先不聽我。過河大戰。河東寬大可戰。河西窄小難戰。及廣寧危在旦夕。經略領兵來救。後竟逃回。此罪歸于廷弼。不于化貞也。鄒王云。公必須引罪。還有在朝列班之日。化貞投上一揭。亦一躬而散。熊廷弼審單內有云。比之楊鎬。更多一逃。比之袁應泰。反欠一死。宜用重典。以警將來。天啓五年八月。決廷弼。傳首九邊。

初。廷弼在閩陽閒。廣寧被圍。深憂之。方夜飲。忽思敵兵益熾。大呼曰。可恨。忽屏後亦云。可恨。廷弼驚問。是甚麼人做聲。屏後亦云。是甚麼人做聲。廷弼命左右。快去後面看來。屏後亦云。快去後面看來。左右入視。寂無一人。廷弼曰。好古怪。難道有這樣事。屏後亦云。好古怪。難道有這樣事。廷弼曰。待我自去看來。屏後亦云。待我自去看來。廷弼且走且說。聽至屏風。始知銅盆。廷弼曰。這又來作怪了。銅盆亦云。這又來作怪了。廷弼曰。快把水來傾掉了。銅盆亦云。快把水來傾掉了。水既去。銅盆遂不能言。廷弼心疑甚。不能寐。忽報廣寧內潰。王化貞奔至云。

遼事一敗于紅旗。催戰而李維翰。再敗于馬上。催戰而楊鎬。三敗于出城浪戰。而袁應泰死。崔景榮罷。廣寧事。廷弼以控扼山海。而罪其西奔。然王化貞一敗。實爲首罪。廷弼但不能收散卒。固守寧前耳。惟殺化貞而戍廷弼。始稱平允。至于傳首九邊。過矣。

熊廷弼傳

廷弼號芝岡。湖廣江夏人。軀長七尺餘。少髯。有膂力。能左右射。年二十九。萬歷丁酉。解元。戊戌。進士。授保定府推官。召入爲御史。特命巡撫遼東。辛亥。督學南畿。中蜚語歸。己未。杜松等敗。神宗用御史楊鶴言。召公前往宣慰。隨授兵部侍郎。代楊鎬。經略遼東。賜劍。以八月初三受命。整頓年餘。會熹宗立。與中朝議多不合。爲閱科。姚宗文構退。而以袁應泰代之。四閱月。而遼陽亡。上忽思曰。假令熊廷弼在。豈壞至此。召公爲兵部尙書。且賜手詔曰。汝當念先皇賜環之恩。朕在沖年。遭茲患難。勉爲一出。以全君臣。始終大義。公赴召出關。大司馬張鶴鳴設餞三十里外。冀有所囑。公手擊案曰。今日不得言邊事。鶴鳴由此啣公。迺

愆患巡撫王化貞以分公權。職方郎耿如杞主事。鹿善繼皆阻經祖撫。以公負才使氣。內外忌之。遂以五千人守右屯。而化貞兵十三萬駐廣寧。辛酉十月。化貞進兵。壬戌正月。河西陷。一時廷臣皆欲殺公。在獄四年。會楊忠烈劾璫黨人。謂稿出公手。時有蔣應賜者。公門下將也。化貞乘璫意。諜應賜觀音經。後有圖讖數語。遂坐妖言棄市。牽及公。越三日。四鼓中貴捧駕帖至。公沐浴整冠曰。我大臣也。死當拜旨。豈容草草。從容就戮。賦絕命詞曰。他日儻拊髀。安得起死魄。絕筆歎可惜。一嘆天地白。後輔臣韓爌爲之訟冤。得賜歸葬。

毛文龍入皮島

毛文龍號振南。居錢塘薦橋忠孝巷。與于忠肅同里。萬歷丙子正月十一戌時生。家雖貧。有英氣。虬髯。相者謂必登壇制閩。善騎射。尤嗜奕。嘗云。殺得北斗歸南。友問之。文龍曰。行碁如決戰。對壘若交鋒。個中先天深意。誰能悟之。道士逍遙子寓西湖淨慈寺。文龍問奕。道士曰。昔馬融有圍碁之賦。班固作奕旨之論。謝安賭墅而秦軍亡。費禕借談而魏敵卻。元機不能盡述。因對奕。寓兵法于中。文龍頗悟。臨別。授天書一函。遂曉暢兵機。神宗乙巳仲春。舅氏沈光祚爲兵部主事。因思入京。祈夢於于廟。夜夢少保示書云。欲效淮陰。老了一半。好個田橫。無人作伴。蓋韓信二十七歲爲大將。文龍五十二歲作元戎。是老了一半也。田橫有五百人同殉島中。後袁崇煥止害文龍一人。是無伴也。夢亦徵矣。文龍入京。光祚薦于遼東總兵李成梁。補內丁千總。九月。兵巡道某考武舉。文龍列名第六。遂署安山百戶。陞遼陽千總。三載。陞守備。熹宗初。經臣袁應泰。命造火藥。兩月而辦。加遊擊銜。撫臣王化貞招武材。文龍入謁。補練兵遊擊。歷仕至此。俱

由光祚所薦。閱兩月。進呈討羌建功。化貞命往河東等處。招致遺民。恢復疆土。遣千總張板等四人。兵二百。給劄百張。與海舟四號。米五百石。文龍遂經三岔河口。行至豬島。地可三十里。廬舍俱燬。寂無一人。止水牛二十三。取之。長年李景先。各島頗熟。率勇壯二千人見。補千總。至廣鹿島。地七十里。令守備蘇其民。擒島官胡可實。安撫七百餘人。至給店島。方三十里。命千總張繼善執島官。在光先。安民二百。至石城島。地五十里。命張扳執島官何國用。安撫四百家。諸島官俱南人。降清者。次又收復鹿島。長山島。小長山島。色利島。章子留島。海洋島。王家島。至彌串堡。文龍上崖駐軍。招集難民。歸者甚衆。是堡爲朝鮮地。過此二百里。卽鴨綠江。乃中國與朝鮮界。過江卽鎮江城。城本中國地。萬曆庚申。爲大清所取。命總兵修養貞。以千人居守。七月。旣望夜。文龍率將士九十七人。襲破之。獻俘。王化貞奏捷。授廣寧都司。兼副總兵。駐鎮江。大兵五萬至。親往朝鮮借師。鎮江復失。文龍謀擇一島駐軍。以截大兵。李景先曰。莫如皮島。大可四百里。環山峭壁。文龍北行五百里。至島。荒茸無人。多蛇虎。悉射殺之。遂遷居于中。此天啓二年五月也。已而聞殺哈都民歸者萬計。天啓二年。文龍與諸將計曰。遼東要地。惟金州南通旅順口。北至三牛靄。西通廣寧。東可圖復。此城若得。陸扼建州。水可運糧。停泊。遂命守備張盤。程鴻鳴等。率衆自麻羊島往。止距海面四十里。七月初三四鼓。至金州南門。各舉火把。吶喊放砲。守兵五百。從北門去。天明。進城。安撫居民。蓋州領兵官修養性。至。敗卻之。閏十月。聞大兵將渡河。調兵三萬。統各將陳繼盛。許日新等。攻牛毛寨。王貴。杜貴。攻雞島。俱捷。命張盤守金州。

袁崇煥守寧遠

袁崇煥號自如。廣西梧州府藤縣人。萬曆己未進士。天啓六年丙寅。巡撫遼東。鎮守寧遠。正月初四日。忽報大兵入邊。初十外。卽至寧遠。以星夜倍道疾馳。士馬疲罷。恐袁兵出戰。皆坐馬佛寸。崇煥與總兵滿桂。趙率教。左輔等。俱閉城不出。須臾圍城。騎可二萬。將鐵裹車撞城。聲轟然。久之。城爲之撼。且碎矣。又用狀如雲梯。而高過于城者。擊撞上。以版遮蔽。兵藏于下。掘城垣。墉將墮。以長塔沿石撞下。兵多死。及攻旣久。城基俱成回竈。兵匿深處。挖掘城上。以石擲之。又不能及。城將破。合城大懼。怨曰。袁爺爲己一人。累我一城百姓。時有通判某。浙江人。也有智略。急造火藥。不置炮中。勻篩于蘆花褥子。及被單上。捲之。號萬人敵。藥甫成。通判熱火欲試。忽火星飛于鬚上。立刻焚死。萬人敵着一火星。卽不得生。其利害如此。守者用此。擲於城下。大兵方攻城。忽見被褥徧地。大喜。趨出爭奪。城上望見。卽以火箭硝磺等物。擲於被褥上。火大發。撲之。愈熾。火星所及。無不糜爛。延燒數十人。大兵不利。解圍。詰李永芳曰。汝言此城易破。如何若此。難攻。遂去。凡入內地二十日。合城百姓大哭。拜謝崇煥。滿桂等救命之恩。二月。經略高第報捷。崇煥陞僉都御史。滿桂。趙率教。左輔等。各陞賞有差。順治十五年戊戌八月十二日。先君子曰。予昔在滁州。遇椒客。自云居寧遠城。開肆鼓樓前。曾被圍城中。故熟知其事如此。誠他書所未悉也。大兵旣歸。練兵瀋陽。以圖再舉。明年六月。復攻寧遠。滿桂等大戰卻之。頌天臚筆云。丙寅正月。大兵數萬渡河。其最勁無敵者。人被鐵鎧二重。號鍊頭子。三至寧遠。四百餘里。列城六七。士馬盡斂入寧遠。廿三日。大兵列營城下。次日。攻東門。推堅車薄城。車用數寸厚板。冒以生牛革。藏健士于下。鎚鑿壞城十餘里。矢石不能制。後擁鍊騎。李永芳督陣。嚴酷城內。架西洋大砲十一門。從城上擊。週而不停。每砲所中。糜爛可數里。獨城下無以施。乃

束芻積灌脂。糝以鏡藥。燃之投下。車鱗疊不得開。焚死甚衆。斃錦服者十餘人。所謂固山牛鹿也。大兵遂退。使死士五十人縋城而下。拾矢十餘萬枝。見城上大小穴至七十餘。而查確黃庫亦已盡。危矣哉。

毛文龍安州之戰

文龍居島。聯絡朝鮮。招攜遼庶。時以遊兵出沒海外。牽制大兵。使不得深入山海。天啓四年七月初二。大兵遣人與龍議和。李永芳致手札。言龍在遼族屬。未遭屠戮者。盡行優待。誘龍同叛。中分土地等情。文龍將來使暨手札。差官進呈。上加左都督。賞大紅蟒衣一襲。銀五千兩。參將陳繼善。汪崇孝。遊擊陳希順。李鉞。時可達。王輔。朱家能。毛承祿。程尤。都司僉書許武。元頂選。李鑣。張舉。各准實授。參謀葛應貞。王命卿。加都司僉書。解俘官周世登。蘇萬良。實授守備。歲運米二十萬。及七年四月。大兵三萬攻郭山。殺朝鮮兵六萬。燒糧百萬。李永芳。賀世賢。麻城塔等。攻义州。文龍遣參將毛承祿。陳繼盛等。率兵萬五千赴救。使張曉以萬人設奇。自統八千後應。戰於安州。大兵不利。退八里。文龍與曲承恩斬七將。圍之。大兵北去。文龍入安州等處安民。回島奏捷。

趙率教守錦州

七年五月十一日辰時。大兵十餘萬騎。至錦州城外。四面札營。分兵兩路。輪番交攻。西北二面。總督趙率教。同總兵左輔。副總兵朱梅。力督各營將領。并力射打砲火。矢石交下如雨。自辰至戌。死者甚衆。見天墜大星如斗。其落地時。如天崩之狀。衆驚恐終夜。大兵至五鼓撤兵。錦州圍解。東行至小凌河札營。留精兵殿後。是役也。大戰三次。大勝三。捷小戰二十五日。無日不戰。後趙率教敗沒于遵化。

魏忠賢濁亂朝政

是時三韓新陷。九邊震驚。外事亦孔棘矣。乃天降殺星。窮兇肆惡。雖正典刑。未盡厥罪。延及申酉之際。奸黨楊阮輩。猶以餘燼亂天下。甚矣逆閹之流禍大也。

忠賢、北直河閒府肅寧縣人。原名李進忠。本姓魏。繼父姓李。得寵後。因避移宮事。改賜名忠賢。萬歷四十八年庚申九月初六日。熹宗立。年十六。未婚。乳母客氏。侯巴兒之妻。年三十。妖豔。熹宗惑之。封爲奉聖夫人。出入與俱。時忠賢漸用事。私殺司禮監王安于海子。然與客氏尙未合。及熹宗婚。立張氏爲皇后。王氏爲良妃。段氏爲妃。客氏不悅。熹宗賞賚無算。客氏偶出。用八人轎。開棍五道。避之稍遲。輒笞。給事朱欽相。倪思輝。奏之。被降。江西御史王心一疏救。貶三級。由是客氏勢益橫。忠賢謀結之。邀飲六十。肴一席。費至五百金。遂表裏爲奸。陸降任意。熹宗言動。客報于忠賢。忠賢告假。則客氏留中。顧殺心猶未熾也。會高攀龍參崔呈秀。呈秀賄忠賢。高疏留內不發。于是羣小歸附。閣臣魏廣徵認姪。顧秉謙傳檄。阮大鍼。倪文煥。楊維垣。梁夢環。俱拜忠賢爲父。客氏爲母。忠賢聽崔傳阮三人言。於鎮撫司設五等刑具。夾杉棍。杠敲。遣校尉點城探聽。絲微必報。如有所發。貨命立盡。許顯純掌鎮撫。又殘忍第一。忠賢以左光斗。魏大中。欲阻封蔭。切恨之。阮大鍼曰。此俱東林黨。每事與公相忤。崔傳等遂謀一網打盡矣。

點將錄阮大鍼作。獻魏奄。指爲東林惡黨。

天罡星托塔天王李三才。及時雨葉向高。天巧星浪子錢謙益。聖手書生文震孟。白面郎君鄭鄞。霹靂火惠世揚。鼓上蚤汪文言。大刀楊漣。智多星繆昌期等。共三十六人。地煞星神機軍師顧大章。青面獸左光

斗、金眼彪魏大中、旱地忽律游士任等，共七十二人。

天鑒錄崔呈秀作，獻逆奄，指東林黨。

葉向高 孫承宗 韓爌 劉一燝 趙南星 楊漣 高攀龍 左光斗 孫居相 李邦華

喬允升 王治 曹子汴 錢謙益 姚希孟 李騰芳 相鼎孫 文震孟 侯恪

熊明遇 沈惟炳 熊奮渭 周宗建 王心一 顧宗孟 姚士慎 張振秀 顧大章

又有非東林，爲人正直，不附魏黨，亦一網打盡。

孫慎行 鄒元標 韓繼思 易應昌 馮從吾 陳宗器 申用懋 陳仁錫 毛士龍 黃尊素

劉芳 李應昇 張慎言 房可壯 惠世揚 章允儒 劉宏光 蔣允儀 侯恂 游士任

張光前 賀烜 孫必顯 汪始亨 周順昌 侯震暘 張澄 劉宗周 鄒之麟 劉時俊

解學龍 瞿式耜 鄒維璉等

選佛錄明哲保身，不附逆奄。

孫承宗 蔡復一 董其昌 王治 申用懋 范景文 鄒之麟 姚士慎 楊朝棟 方應祥

申紹芳 魏浣初 侯恪 姜一洪 張瑋 周詩雅 賀烜 張秀 白貽清 程國祥

彭惟成餘二十人未錄。

魏黨

顧秉謙 魏廣徵 王紹徽 王永光 霍維華 徐大化 周應秋 崔呈秀 閻鳴泰 邵輔忠

楊維垣 倪文煥 阮大鹹 卓邁 李魯生 梁夢環 李蕃 曹欽程 吳淳大 孫國禎
劉廷元 孫杰 劉志選 李春燁 黃克纘 賈繼春 劉廷宣

羣小謀陷正人

傅樾、梁夢環曰：葉向高用徽州門子汪文言爲中書，即可羅織此輩矣。忠賢使許顯純勘文言，問楊漣、左光斗等十七人過贓多少。文言曰：我不認得，此俱是正人。如何有贓？五刑備極。文言呼天，寧死不扳累。顯純無如之何，自爲獄詞以進。卽索文言氣絕，使無所證。天啓五年四月，逮楊漣、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袁化中、顧大章等，後俱死于獄。

羣小封爵

魏忠賢封肅寧侯，姪魏良卿、寧國公世襲。孫鵬翼，方五歲，世錦衣指揮。許顯純太子太保，田爾耕錦衣衛大堂，蔭正千戶。崔呈秀兵部尙書，後熹宗疾篤，忠賢加寧國公。魏良卿加太保，魏明望安平伯，加少師。魏良棟東安侯，太子太保。客氏子侯國興擬封伯爵。

建生祠

江南巡撫毛一鷺，建魏忠賢生祠于虎丘。南京指揮李之才，建二祠于孝陵之前。總督蘇茂相，建生祠于鳳陽皇陵之次，皆具本求上賜額。虎丘賜曰善惠，孝陵賜曰仁溥。鳳陽賜曰懷德。由是紛紛請建，真如醉如癡矣。閩鳴泰建生祠於通州及昌平門，一名崇仁，一名彰德。主事何宗聖，建生祠於長溝，名顯德。巡撫劉詔，建生祠於密雲，名崇功。其餘載之正史，不能悉錄。

稱功頌德

時上書頌魏忠賢功德者不可勝記。兵部尙書霍維華奏曰：廠臣茅土尙覺其輕，良卿太師尙餘一級。同年翰林王應熊笑曰：味年翁兩個尙字，想當讓位與他。維華面赤，越六日，削應熊等去。鄭芝龍受撫，豐城侯李承祚具本請封魏上公爲王。周應秋三十九疏請封忠賢子姪爲公侯伯。郭允厚四十疏請給忠賢莊田祿米。薛鳳翔四十七疏請給忠賢第宅鐵券。李番呼忠賢爲九千歲。盧承欽請刻黨籍碑示海內。

楊漣

楊漣，字文孺，號大洪，應山人。萬曆三十四年丙午，丁未進士，授常熟縣尹，贈太子太保，諡忠節。公初爲縣令，遷戶禮兵垣，給諫，歷事三朝。以移宮一事爲羣小所忌，庚申冬告歸。癸亥起用，陞禮科，歷都御史。見魏忠賢客氏專擅，遂聲罪首攻于天啓四年甲子六月初一日。有二十四罪之奏，權璫驚怖累日。旣乃大泣于上前云：外邊有人計害奴婢，且謗皇爺。上云：前日有科道官沈參立枷事，爾如何說？忠賢知上意叵測，遂匿漣疏不進。首輔葉素善璫，調停爲姑不究之旨。南北臺省交章劾忠賢，悉留中不報。越幾日，二更許，忠賢手封墨勅，不由閣票，竟送該科，削漣等爲民。時值苦暑，鉏銷鐵鑊，慘如炮烙。都城士民數萬擁道攀號，爭欲碎官旂而奪公。公四向叩頭，告以君臣大義，始得解散。及至都城，竟下鎮撫，許顯純問爾如何首倡移宮，公答云：我只見乾清宮之常靜，皇上之常尊，舊宮人常避新天子，九卿科道俱有公疏。至於宮內處得相安不相安，與我論移宮者不相干。又問云：爾如何陷皇上不孝，將刑具過來？公答云：有天日在上，此地明心堂，不要改作昧心處。又問大計事，公答云：大計時我在京，我在京時未遇大計，如今考選諸人

現在何不拿來對審。又問熊廷弼贓事。公答云。遼陽未敗時。我尙豫上參疏。豈旣失廣寧而反爲營脫。試問廷弼原招。曾改輕半字否。又叫加起刑來。公云。加甚麼刑。如今有死而已。許顯純密承璫意。異刑酷拷。肉綻骨裂。坐贓二萬。五日一比。髓血飛濺。死而復甦。許顯純竟將頭西亂打。齒頰盡脫。鋼針作刷。遍體掃爛如絲。公罵不絕口。復以銅錘擊胸。脅骨寸斷。仍加鐵釘貫頂。立刻致死。時七月二十四日也。是夕。白虹亘天。揆延七日。始得領埋之旨。隨行昇槨。田爾耕。又復使人劫去。赤炎蒸暴。蛆蠅填集。止存血衣數片。殘骨幾根。以惡木殮之。老僕比贓身死。三歲幼弟驚死。親戚朋友。填滿囹圄。家貲產業。簾捲掃賣完贖。至崇禎元年。始得贈諡。子廕國子監生。子名之易。

移宮一案

秦昌八月初一日登極時。公在兵科。近瞻天顏。無病容也。初四。聞不豫。初八日。病甚。十一日。固欲出見羣臣。則神采大可駭矣。長安傳聞。某日。鄭妃進姬侍八人。帝疾甚駭。聞鄭固時侍帝側。命內醫崔文昇進藥。藥固下痢劑也。帝一晝夜近三四十起。遂支離床褥。聞鄭同選侍。日以看視爲名。邀有封太后旨。諭內閣方從哲等。禮部少宗伯孫如游。疏請收成命。時公署禮科印務。將疏論。門人徐養量止之。至十四日。有郭王二皇親。遍謁台省。泣懇宮禁危狀。謂帝勢必不起。鄭貴妃與李選侍。日于帝左右。一圖太后。一圖后。共澆熹宗附己。勒以先帝要封太后。此時兩婦蓋環弄兩朝于股掌之間矣。諸宮侍俱不得近。并傳熹宗時。時向人泣。謂皇爺素固健甚。今諸奴捉弄如此。如何了此。十五日。御史左光斗會議。請諸大老約貴妃姪鄭養性。禮請貴妃移宮。十七日。上召閣部科道入。曰。幾夜不得睡。日食粥不滿盂。十九日。公從大臣再問。

安後。則聞頭目眩暈。身體軟弱。不能動履之旨矣。二十二日。大臣入。上曰。朕在東宮。飲食不調。至今四五。月始愈。登極後。勞着些。又未得靜一靜。今大病服藥無效。閣臣劉一燝。孫宗伯。言及封李選侍儀注。上曰。是事朕有年。生育多。伏侍久。二十六日。再召。上音吐猶亮。二十九日。甲戌。召見。則曰。朕難了國家事。卿等爲朕盡心分憂。與朕輔皇長子爲堯舜之君。又曰。朕壽宮要緊。大臣共對曰。聖壽無疆。何念及此。適內帷幔中一小豎。從上耳語。搖手不應。忽一穿上紅婦人。張手從光宗前挾熹宗入。嘈嘈者久之。熹宗滯帷幔間。若推之出。熹宗失色。忿向光宗曰。皇爺爺要封皇后。我等爲上請。急或悞也。是日。凡三召見。賜諸臣酒飯。李可灼進藥。九月乙亥朔。五更。帝崩。公從大臣趨乾清宮。守闈者將挺固阻不容。公大罵奴才。皇帝召我等。今已晏駕。皇長子小爾們據住門。不容宰相入。意欲何爲。闈者卻乃入哭臨。請見今上。上久不出。再四請。乃得見。共呼萬歲。諸臣請初六日吉登極。因奉上詣乾清宮門首。諸臣請到文華殿。受諸臣三呼禮畢。導至慈慶宮。頌奏事中宮。公擁上行。交付輔臣劉一燝。捧左手。英國公張惟賢。捧右手。甫到中宮。諸璫從寢閣內出者。共喝爾們拉小爺那裏走。急請回宮。上小害怕。固欲奪上入。公亦喝之曰。胡說。殿下是我等主。我等是殿下臣子。四海九州。都是臣子。殿下怕甚麼。共擁上行。過乾清宮門。西向坐。諸大臣叩頭慰安。因請登輿。擁到文華殿上。仍西上坐。諸臣行五拜三叩頭禮。嵩呼畢。擁入慈慶宮。劉一燝奏曰。乾清宮尙未淨。請殿下暫居此。令李選侍出宮。訖。乃歸乾清宮。公出與左光斗。大宰周嘉謨。語李選侍無恩無德之故。必不可令上同居。周乃草移宮公疏。初四日。旣得旨。而選侍聽李進忠謀。必欲挾上母子同宮。欲且垂簾稱制。有中使來。公曰。選侍移宮否。其人答曰。莫講移宮了。母子一宮好。如何要兩處住。李娘娘惱得。

狠。今日請小爺講明白同住。并欲問左御史武氏之言是如何說。公曰。殿下在東宮。是皇長子。今日皇帝選侍非太后。如何召得皇帝。選侍順旨移宮。後日等我輩與他奏請封號。若抗據未便。怒目視之。其人還傳聞至初九十二始移宮。公急促相臣方從哲曰。聖上明日登極矣。無復住東宮禮。相公當上揭急促移宮。方云。到初九十二也罷。公曰。但苦上無住處。如到乾清宮。前日以李在而出。今日仍在而入。上何如前日不出。方曰。就在東宮住。住無害。公曰。前日以皇長子而就大子之宮。可明日爲天子矣。世閒那有天子遜宮人之禮。且此乾清宮。自祖宗相傳是天子之居。卽聖母在。止當居坤寧宮。太后居慈寧宮。選侍何人而居乾清宮不移耶。時諸璫中有言先帝舊寵從容些也罷。公曰。諸大臣是受先帝顧命者。先帝是欲先顧其子。豈有先顧其嬖媵之理。便請選侍到九廟前去講。汝是食先帝飯的。是食李鄭二家飯的。須抬我去殺了便罷。不則今日不移宮。死不出也。聞李進忠盜承應庫銀幾盡。是必欲盜盡乾清宮之寶。乃已耶。爭論聲徹帝座。上遣中官傳旨移宮。李卽移宮。李進忠、劉遜、劉朝等。并以盜藏被緝。明日上乃正乾清宮升殿。陝西撫臣奏黃河清五日。

予按鄭貴妃。慧人也。神宗寵之。生福王。李選侍。鄭黨也。光宗寵之。當光宗登極。鄭李進美人等。遂致不起。光宗崩。李選侍猶居乾清宮。欲與熹宗同居。邀封后。垂簾稱制。而楊左等。以選侍素無德。又非生母嫡母。與養母。恐有武氏之禍。必欲令選侍出乾清宮。不與熹宗同居。豎議甚正。未免稍激。遂爲羣小所忌。而禍自此始矣。

周順昌

周順昌字景文號蓼洲吳縣人萬歷四十一年癸丑進士授福州府推官考滿擢吏部主事吏有以人參湯進公酬之金戒勿再進嘗推一大僚失要人意遂引歸時逆璫日熾巡撫周起元以忤璫削籍公爲贈言指斥不諱嘉善吏科都垣魏大中被逮道經吳門公過之以女字其孫奉酒炙相持慟哭流連三日且云大丈夫視死如歸幸勿爲兒女牽懷使千秋而下知有繼楊椒山而起魏某亦不負讀書一場所可恨者椒山爲權相所害公爲權璫所害又有些不同處然而忠臣無二道止行其所志可也且嘗魏忠賢鷄狗而別臨行云適聯姻語小弟決不食言周順昌是箇好男子老先生請自放心乃去校尉俱聞其言倪文煥疏劾公不應與罪人結婚因言署選時受賄不可勝數至張家灣舟爲之沈不知公取道中州歸裝僅二擔而已疏出聞者咸唾罵然公竟落職而璫怒未已公對人語刺刺亦未已也天啓六年丙寅蘇杭織造太監李實欲得忠賢歡迺借織造事以欺君蔑旨參誣諸臣奉聖旨周起元有違明旨擅減袍段數目又捐勤袍價以致連年誤運且托名道學引類呼朋各立門戶一時逢迎附和周宗建繆昌期周順昌高攀龍李應昇黃尊素盡是東林邪黨與起元臭味親密干請說事大肆貪婪吳民恨深切齒除周宗建繆昌期已經逮解外其周起元等五人都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旂扭解來京究問李實仍安心供職該部知道此三月忠賢所捏旨也錦衣衛掌堂田爾耕遣官旂張應龍文之炳等六十餘人分拿公等十五至蘇州吳縣令陳文瑞公所拔士也夜半叩戶求見撫牀而慟公曰吾固知詔使必至毋效楚囚對泣乃悉召故人與決別而夫人吳氏號泣昏迷絕而復甦者再諸子環地而哭聲徹街市公不顧神色自若臨行妻舅庠士吳爾璋曰昔范司隸囑子數語千古酸鼻君獨忽然長往乎公笑曰無事亂人懷也顧左右

有一素榜曰。此龍樹菴僧屬書者。向已許之。今日不了。亦一負心。乃呼筆題小雲棲三字。字大如斗。體法遵勁。復書周順昌題。并識年月日。投筆而起。意氣浩然。甫出門。百姓號冤聚送者已數百人。公囚服小帽。詣軍門。士民聚益衆。巡撫毛一鷺。浙人也。檄有司數易置公。毋使贅聚益衆。一日四五遷。然遠近聞風。相繼至愈多。皆言吏部清忠亮節。何罪而朝廷逮之極。守至昏夜。猶不散。旦則復聚。自十五日至十八日。蓋通國皇皇也。開讀之日。郡中士民送者數萬。相聚謀乞兩臺。懇其疏救。于是皆執香迎順昌于縣署。號聲振天。縣官馬不得行。日午至西察院。諸生五百餘人。公服立門外。頃巡撫毛一鷺。巡按徐吉至。百姓執香伏地。呼號之聲。如奔雷瀉川。轟轟不辨一語。諸生王節。楊廷樞。劉曙。鄭敷教。劉羽儀。文震亨。殷獻臣。王景臯。袁徵。朱隗。沙舜臣。王一經等。乃迎兩臺于門。痛哭而陳曰。周詮部清忠端亮。輿望久歸。一旦以觸忤權璫。遂下詔獄。百姓怨痛。萬心若一。明公爲天子重臣。何以慰洵洵之衆。使無崩解之患。言訖。諸生皆慟哭。一鷺流汗被面。惴惴不敢出一語。旂尉文之炳等。妄自尊大。不察民情。持械擊百姓。且厲聲曰。東廠嚴旨逮官。迺容鼠輩置喙。百姓顏佩韋等聞之。還問曰。而言東廠逮官。則此旨出魏監耶。諸旂虎面豹聲曰。速剜若舌。旨出東廠。將何如。佩韋等不勝憤。振臂大呼曰。吾輩謂天子詔耳。東廠何得逮官。首擊之炳。百姓從者千計。以傘柄擊緹騎。諸生皆驚避。毛一鷺恐怖失色。急請兵自衛。與徐吉散去。兵備張孝。太守寇慎。陝西人。甚得民心。再三曉諭。至夜分。百姓始漸散。從尉李國柱死。餘或匿斗拱間。或升屋走。因得全。公立不動。請就獄中。當事者命宿署中。是日城中正沸。而錦衣逮黃尊素者。由吳入浙。泊舟胥江。窆知也。登岸揚揚。凌轢市民。一人偏袒呼曰。是何得縱。一招而擊者雲集。遂沉其舟。焚其衣冠。所得輜重悉投之于河。

諸旂僅以身免。始知城中有變。躑踉而逃。曰：東廠誤我。越二日。民情稍定。公謂所知曰：今我赴都必死。死則訢高皇帝速殛元兇。以清君側之惡。君等他日爲我作忠臣傳可耳。乃以三月廿六日。黑夜潛行。遠郡城百里。于野次宣讀矯旨。防民心憤憤生變也。自是旂校相戒不敢復出。故有本處撫按起解之議。公至都下獄。對簿不屈。強坐臧三千。卽欲殺公。天意示儆。火起王恭廠。奉旨停刑。六月酷暑。復五日一嚴比。公大罵許顯純。顯純將銅鎚擊公齒。齒俱落。公猶極罵。噴血于顯純面。遂死。明年逆璫敗。追贈公太常寺卿。蔭一子諡忠介。

公下獄。生員王節、劉羽儀、王景臯、殷獻臣、沙舜臣五人黜退。而顏佩章、楊念如、沈揚、馬傑、周文元五人下獄。太守寇愼歎泣語司獄曰：此俱是仗義人。不須拘禁。卽家屬送飯亦不可阻。至十月。公柩至閩門河下。馬傑云：周吏部忠臣已死。速殺我等。去輔彼作厲鬼擊賊。顏佩章云：上本是毛都堂。今本下生殺在彼。我輩殺了先去尋他。毛聞之大怒。適報陞兵侍。卽委理刑斬五人于閩門弔橋。時顏佩章等四人俱不畏。獨周文元本與夫大哭。馬傑笑曰：大丈夫譬如病死。與草木同腐。今我等爲魏賊惡黨所害。未必不千載留名。去時法場上觀者數千人。佩章笑謂衆曰：列位請了。我學生走路去了。歿後五人爲神。蘇人有疾。必祭賽之。毛一驚。嚴州遂安縣人一日在家對客讀邸報。忽見五人來追。默然入內。客訝之。已而聞內哭聲。一驚大叫一聲而死。虎丘東有石豎于道旁。題曰：五人之墓。或謂狀元文震孟書也。墓門額云：義風千古。乃解元楊廷樞筆。墓內碑云：顏佩章等。至今莫不稱之。康熙二年癸卯季冬十八日。予過而欲謁之。以門扃不得入焉。

附魏大中

大中浙江嘉興府嘉善縣人。萬曆丙辰進士。吏科給事中。家貧如洗。相臣魏廣微欲認爲兄。大中不許。遂忤及大中被逮。北門登舟。子大哭。公曰。不須哭。自古云。死生有命。爲臣死忠。爲子死孝。亦是分內事。哭亦枉然。竟開舟去。子學泚聞死。孝語。遂欲從公北去。改姓而行。七月七夕。公到京。卽下鎮撫獄。次日。提楊漣。左光斗。六君子等。各打四十棍。拶敲一百。夾拶五十。獄成。追贓。七月十三。比起。楊漣鬚俱白。五日。兩限。御史張訥請。廢天下講院。鄒元標。孫慎行等。俱削籍。一切書院。盡行拆毀。變價入官。七月十九。比用全刑。漣等大號。卻無回聲。光斗聲啾啾如小兒啼。公體弱。伏地受刑。竟似木人。叫不出矣。周朝瑞。顧大章。二十棍。拶敲五十。袁化中亦拶敲五十。許顯純令收監。公與家人曰。我十五日已後。止可飲冷水一二矣。急買棺。二十日。楊漣家人送飯於茶葉中。雜金屑送入。被獄吏搜獲而去。自此楊竟無人侍矣。二十一。楊左用全刑。公被三十棍。周顧二十棍。袁病免。二十比。楊左與公俱用全刑。顧拶敲五十。周袁免。是夕。將楊左與公俱令發大監。使獄卒葉文仲。討氣絕。獄中謂死者爲壁挺。二十六日。公死。二十七日。顧大章二十棍。八月十九。袁化中死。周朝瑞。帛曳死。九月十五。顧大章自縊。六君子俱死。

方逮周順昌等時。田爾耕。邏執遊方僧本福。有詩扇。爲揚州知府劉鐸所書。譏刺時事。卽逮劉鐸殺之。

補前許顯純勘汪文言羅織十七君子姓氏

趙南星 楊 漣 左光斗 魏大中 繆昌期 鄧 漢 袁化中 惠世揚 毛士龍 鄒維璉
盧化鼈 夏之令 王之寀 錢士晉 徐良彥 熊明遇 施天德

初顯純問文言過贓多少。文言寧死不扳。顯純無如之何。因採楊維垣徐大化所奏誣本。云熊廷弼之緩獄。皆周朝瑞黃龍光顧。大章受賄使然。并趙南星等十七人。皆注文言居閒通賄。紊亂朝政。本上。卽將文言討氣絕。使無所證。顯純疏今日上。明日卽傳內旨。緹騎出逮楊漣等。

左光斗

左光斗字共之。號滄嶼。桐城人。萬曆三十五年丁未進士。授中書舍人。選入西臺。及考選命下。進中丞。熹宗初。鄭貴妃。李選侍。皆請后封。公于九月初一日。隨上移宮。停封疏。選侍怒。旣而移一號殿。公遷大理丞。晉少卿。踰年。拜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時趙南星爲冢宰。而羣小錯愕。乃借勢於魏忠賢。附進百官圖。某宜先驅。某宜後擊。某宜正射。某宜借攻。布置已定。時公已草忠賢廣徵三十二斬罪。欲上。竟爲家奴福生洩露。矯旨削奪。公歸。通籍十八年。橐如洗。自分爲權奸所忌。萬無生理。苦無計以白老親。乃命小奴扮椒山。寫本赴西市數曲。暗解封夫人。夫人心知之。嘗爲母夫人說滂母故事。母夫人亦爲強顏。諸逆璫借移宮。逼選侍。受熊廷弼賄。誤封疆。爲罪端。矯旨下逮。緹騎至桐城。公神氣坦然。惟私語子弟曰。父母老矣。何以爲別。及妻子環泣。不顧也。勉其子弟讀書爲善。里人數于祀神。欲擊緹騎。公力止之。曰。是速我死也。檻車出郭。諸父老子弟遮擁號天。頂香拜禱北闕。復拜緹騎。緹騎亦爲涕泗。又密約數百人伏闕上疏。公譬以利害。至黃河。始反。公至京。下鎮撫拷訊。身無完膚。坐臧二萬。卒之夜。長虹亘天。里中星隕。光灼灼大如斗。

三日屍出。肢骸穿裂。面目如生。是舉也。兄光霽累死。母夫人哭死。弟光先光明萬險幾死。諸生就擊者十二人。赤族之訛。一日數十驚變。產完賊不滿千餘。合親兄弟輩人產不滿萬餘。株連同堂同宗。以及三族十族。無一免者。囹圄填滿。流離載道。始充二萬之數。思廟登極。誅逆璫。下詔優卹。初贈右都御史。廕一子入監。予祭葬。再贈太子少保。予三代誥命。士民合請廟祀。以風世。吳中諸當事。捐助有差。

高攀龍

高攀龍字存之。號景逸。無錫人。萬歷十七年進士。公登第。旋丁嗣父憂。服闋。授行人。自盟曰。吾于道未有所見。但依獨知擔負。庶幾深造。適僉事張世則疏。詆程朱。欲改易傳註。上所著書。求頒行天下。不勝憤。上崇正學。闢異說。一疏報曰。高攀龍所言。有關世教。尋論大本大機。語極剴切。高邑方在銓部。共相確證。深味河東粹言。謂約而且精。當字字體貼。孫立亭爲司寇。相見。勉以力學。且言律爲世用本。因加意律學。作日省編。謂讀書意思不進者。尊德性工夫少也。率以半日靜坐。卽出遊公會水邊石上。僧房皆其默默齋心處。五更氣清。尤自提策。忽思閉邪存誠句。覺得當下無邪。渾然是誠。又覺得覓誠卽邪。存之卽是。舊字雲從。因以改焉。奉使金陵。鄒南阜在刑部。各言所志。期以最上工夫。送朝。感時事。上君相同。心惜才。遠佞疏。侵閣臣。下部院會議。聞之。坦然。顧端文曰。亦覺未至此。意須當自得。公深服其言。旣議上。降雜職。尋調極邊。涇陽亦以言事黜矣。甲午。公赴揭陽典史。舟中嚴立規程。只于靜中着力。當心氣澄寢時。有塞乎天地氣象。所經奇峻山川。險絕灘頂。一一悅心。當境皆爲我助。過汀州。坐旅舍。一小樓。甚樂。手二程書。至萬變俱在人。其實無一事句。猛省曰。果無事。從來牽纏。俄然斬絕。抵官。勤職事。課農集諸子。要語刊示之。邑

爲令同年佐其不逮。除一兇人。署事三月。覓差歸。與涇陽修東林書院。集吳越士會。其中一依白鹿洞舊規。每會拈出大旨互證。要歸于端。居主靜四十年。攻苦確然。可自信。兩朝以次起用廢臣。神宗四十八年。庚申。召拜光祿寺丞。熹宗元年辛酉。進光祿少卿。上戚畹鄭氏疏。轉太常少卿。又轉太僕卿。時方從哲。鄭養性之黨。且憤且懼。竊竊以東林爲言。將注其毒。京師建首善書院。鄒南阜。馮少墟。兩中丞。率同志所闢。福清葉公爲之記。稱一時盛事。給事朱童蒙疏。詆大約歸重東林。踵而歸者甚衆。兩中丞皆辭位去。公亦疏辭。福清留之。明年差歸。東林如故。曰。宦情秋露。學境春風。是可決擇矣。無何。晉刑部侍郎。還朝。公旣入臺。首糾極貪御史崔呈秀奪宮勸贖。呈秀遂投逆璫。言會糾陶朗先。高攀龍。曲庇。借事執仇。于是朗先直追贓四十八萬。而公等盡逐。呈秀復用。明年乙丑。毀書院。殺楊漣等十餘人。至丙寅三月十六日。逮公。官旂擬于十八日開讀。而公先于十七日謁道南祠。有別聖文。歸看花後園。呼諸子。舉原無生死四字以示。曰。急料理爲出門計。獨身就理。可免他累。作字二紙。示兩孫。無先發。明日。以此付官旂。時已三更。命妻子暫退。移時。諸孫推戶入。不見公。發所封。乃遺表也。諸子急徧視。則赴水死矣。思廟初。歷贈至兵部尙書。諡忠憲。

光祿寺少卿高攀龍疏言。戚畹鄭氏。并其昔日所用之人。皆奴僮奸細。近且訛言入于大內矣。往者張差謀逆。實係鄭國泰主謀。劉保謀逆。實係盧受通謀。受亦鄭氏之私人也。自張差劉保先后伏誅。凡謀必敗。敗必死。而人心積疑不解。宜令養性速歸湖廣原籍。至李如楨一家交關鄭氏。陷名將。殺百萬軍民。失千里土地。禍延至今。且與李永芳約爲內應。所當亟正典刑。以除禍本者也。崔文昇當先帝哀痛勞瘁之日。

故用泄藥。是明以藥試也。陛下卽不誅夷。僅止斥逐。今且潛伏京師。意欲何爲。亦當亟正典刑者也。乞早正逆謀之罪。

都御史高攀龍糾劾貪污御史崔呈秀。部議革職回籍。透支銀數。下撫按勘之。呈秀奉命淮揚。貪污可鄙。盜以賄釋。犯以賄免。出巡每有節省之費。透支至一萬四千兩。各縣賠補甚苦。其薦運同談天相。樊尙燝。劉大受。旋而羅列其贓私。又薦霍丘知縣鄭延祥。吏科給事魏大中。又發其餽遺。禦貨攫金。播閭壘斷一身兼之。公因其回道考察。劾之以洗巡方之恥。遺疏云。臣雖削籍。舊屬大臣。大臣不可辱。辱大臣。則辱國矣。謹北面稽首。以效屈平之遺。君恩未報。願結來生。臣高攀龍垂絕書。望使者特此以復皇上。

無錫庠士華時亨。字仲通。會元拱芳之姪也。時官旂已至蘇州。尙未開讀。時亨密聞之。卽報於公。公遂赴園池死。而旂尉以顏佩韋等事過期不至。衆疑時亨誤逼大臣。咸慮之。俄而緹騎果至。始服時亨聲氣之廣。名遂大著。

公有兩蔭。兩子各得其一。長名世學。字伯禎。次名世儒。字仲敍。世儒以家窘。先受職。辛未。爲都察院經歷。然公所贈宮保誥勅。尙未領璽。及丁丑。攜之入京。蓋誥勅用寶。年只兩次。三月二十五。九月初十五也。於未近三九月得者。每每領歸。無璽亦容得補。世儒至京。以誥勂遽入內閣請寶。八月初一日。忽內寺二十人至寓。索持誥勂人。謂有萬世一人句在內。且字亦逾千。非誥體。旨責撰勂官常熟許士柔。降三級。世儒亦降三級。乃爲五城兵馬吏目。不然。擢部屬矣。嗚呼。璫之流禍甚矣哉。

李應昇

李應昇字次見號仲達江陰人萬歷四十一年進士授南康府推官陸御史疏論魏廣微有閣臣負罪愈驕謹平心參駁以折兇鋒疏疏論魏忠賢有罪璫巧于護身明主不宜分過疏大觸逆璫矯旨以緹騎逮公公即行至府驛中見驛亭有方壽州所題詩泣下乃賦一絕云君憐幼子呱呱泣我爲高堂步步思最是臨風淒切處壁閒俱是斷腸詩夜不能寐作詩別契友徐時進并託死後作傳詩云相逢呱呱共淒傷訝我無情似木腸有客衝冠歌易水不將兒女淚沾裳第二絕云南州高士舊知聞如水交情義拂雲他日清朝好秉筆黨人碑後勒遺文時徐元修送行而公夜起作此四月公抵京下鎮撫司拷掠追贓閏六月初九日遺書誠其子詩曰白雲渺渺迷歸夢春草淒淒泣路岐寄語兒曹焚筆硯好將犂犢聽黃鸝明日乃死于獄崇禎登極初擬諡忠愍又擬忠悼

繆昌期

繆昌期字當時號西谿江陰人萬歷四十一年進士以庶吉士授簡討主湖廣鄉試充纂修兩朝實錄管理誥勅經筵展書陸左春坊左贊善建德王府冊封陸左諭德冠帶閑住

公自述云余諸生二十餘年鄉舉十餘年不營產業公車之費不費家日益挫至癸丑無以治裝謀之虞山諸友得三十金以行倖傳一第八月館選得第七人同年有不得者倡爲金沙薦舉之謗而東林之口自此始矣金沙者於時菴王立也時方爲彈射故其人以此孽予予曰顧涇陽先生知我以小友進我我真東林也余貧不能徵逐飲食僻不能輯輜侯門元家二三少年且惡且厭余日坐鍼氈也至乙卯五月

而挺擊之事起。其事有心者所共知。夫光廟之在東邸。僕御不設。一妄男子闖入。如無人之境。兩三老璫。盡氣力抵賴。天之靈宮。廷無恙。光廟差闖韓本。用告變于上。其辭曰。皇爺可憐。此抄報所共傳也。旨既下。部擬依違。連朝不決。而提牢之疏始上。上爲心動。猶豫不發者十餘日。乃得聖諭于瘋顛之下。特加奸徒二字。又有奸宄叵測。行徑隱微之語。聖心曉然。有當于提牢之疏矣。義典三疏。詞嚴義正。上赫然御慈寧。置三犯于法。人心帖然。服大聖人之舉動也。余故語人曰。一柱史以瘋顛二字出脫亂臣賊子。一柱史以首功奇貨四字抹殺忠臣義士。此語傳而倡瘋顛者。恨不剗刃其腹矣。於是有工垣劉文炳之指摘。予遂歸。杜門卻掃。灌園課子。頗自夷猶。時丙辰歲也。又五年。光廟登極。不無利見之想。而夜得一夢。方竭蹶中途。忽聞晏駕。因痛哭伏地不能起。覺而淚痕猶在面也。明日得報。遂有鼎湖之泣。異哉。上登極。余三月抵都。被故官時遼陽陷沒。洵洵惶惶。舉朝失措。而海內巖穴起廢之士。日漸以集。每朝會。束手相歎而已。六月有楚闌之役。一論遂犯深諱。禍自此種矣。壬戌十月九日。轉左春坊左贊善。往河南冊封建德藩。二月還里舍。栖遲者一年。甲子二月。還報。及楊應山疏上。予適過福唐。福唐曰。大洪這疏亦太容易。彼其人于上前時有匡正。一日有飛鳥入宮。上乘梯手攫之。其人挽上衣。不得上。有小璫賜緋。叱曰。此非汝分。雖賜不許穿。其認真如此。恐大洪疏行難再得。此小心勤慎之人在上左右。予曰。誰爲此說。以欺老師。可斬也。福唐色變。予出其語聞於應山。應山頗憤。福唐閒以書辯。未嘗詆大洪之短。而含怒於予。初。應山疏上。福唐亦密具一揭。以准其退歸。揭入。大拂內意。福唐懼。思有以自解。乃揚言此揭非我意。乃我門生所迫也。而流言自此起矣。且謂應山之疏出於吾手。而忌者附會其說。益不可解。當左魏之被言也。閑門閔寂。余

時時過慰之。趙高、陳楊、左魏等之逐也。長班謂我勿送。我曰：人被逐，我不送乎？明知爲詞者所得，予勿避也。南篆之推，有小璫到閣，厲聲曰：此人還留他送客，遂閣不下。越數日，請告傳旨，問住抵家，而趙南星等十五人俱削籍。提問追贓之旨下矣。辛壬之際，應山家居，見宮府可異，不勝憤惋，輒推案起曰：吾必請誅此奴，以報先帝。癸亥之出，托少子於其執友，御老母以行。然疏之上也。桐城實贊決之，而示幾微於我。我答非可草草。夫擊內者，只爭呼吸耳，一不中而禍隨之。况今日內無永，外無文襄，可幾倖乎？桐城默然。又三日，過應山，方注籍，心疑之。疏上，而逆知有今日也。何也有代草之說，而安得免乎？未幾，果緹騎促公加酷刑殺之。

周宗建

周宗建，字來玉，號季侯，吳江人。萬歷四十一年癸丑進士，初授武康知縣，陞福建道御史，巡按湖廣。及公入臺，卽劾客氏，客睨魏而歎，旁有聞者，拍手舞，謂生富貴乃在此。謀中之傳，旨杖八十。壬戌秋，京師久旱，聖人祈禱，忽而雨，繼以雹，人以聖德格天稱賀。公獨謂雨後大雹，殊屬災異，因疏魏忠賢目不識一丁，豈復諳其大義等語。忠賢大恨，於文華殿詈罵，摘一丁不識兩語，囂詬聲達御聽。初擬杖，葉向高婉解之，三擬杖，而三免。最後與郭鞏訐奏，復侵忠賢。是時猶幸福清諸臣在事，止於奪俸，及其按楚，又劾馮銓之父馮盛明，銓甚恨焉。曹欽承乃銓之私人，亦璫之義子，誣以無影之事，遂至詔獄。許顯純訊問時，董楚較衆更毒，公偃臥不能出聲。前朝下獄縉紳，尙以優待。至此顯純坐鎮撫堂，張拳睜眼，以犬豕罵之。曰：此時尙能說老爺不識一丁否？大獄旣成，御史王心一詣朝房，以公議責銓，欲其開釋。銓聲色俱厲，曰：宗建不宜

言郭鞏通內心。一含淚而出。璫命釘以鐵釘。不死。復令着錦衣。而以沸湯澆之。頃刻皮膚捲爛。赤肉滿身。婉轉兩日而死。追贓數千。一貧如洗。府縣爲某立簿募緣。未了其半。思廟立蠲其坐贓。仍給五百金。以昭憫卹。贈太僕寺卿。廕子庭祚入監讀書。

客魏毒害諸妃

光宗選侍趙氏。與客魏不協。矯旨賜死。裕妃張氏方娠。膺冊封禮。客氏譖于上。絕飲食。閉禳道中。飢死。成妃李氏。誕二公子而殤。先是馮貴人勸上罷內操。客魏惡之。矯旨賜死。成妃從容爲上言之。乃革封。絕飲食。成妃鑿裕妃饑死。密儲飲食壁間。數日得不死。客魏怒稍解。斥爲宮人。皇后張氏素精明。客魏憚之。后方娠。客氏密布心腹。宮人奉御無狀。殞焉。又于上郊天之期。掩殺胡貴人。以暴疾聞。

魏忠賢怒張后

順天府丞劉志選。劾后父張國紀。上下旨切責。后賢明。客氏忌之。上幸后宮。顧几上書一卷。問何書。后曰。趙高傳也。上默然。忠賢怒。次日伏甲士于便殿上。搜得之。送廠衛。忠賢誣后父謀立信王。欲興大獄。王體乾曰。上凡事憤憤。獨於兄弟夫婦間不薄。脫有變。吾輩無類矣。忠賢懼。乃殺甲士以滅口。

異人歌

先是天啓初年。有道人宿朝天宮。日歌市中曰。委鬼當朝立。茄花滿地紅。蓋指客魏也。未幾其言果驗。

辛酉七年紀異

天啓元年辛酉二月初三日。遼東日暈。兩傍有耳如月狀。內紅白光。燄閃爍。條如玉環。其大竟天。并日暈。

形影如連環狀。如西南東北面復各有形如日。但其包慘淡。如月之在籠。其日暈之上大圈之中約有光形數十丈。青紅如虹狀。忽如人形。又似刀形。弓形者二。皆外向。與日光相背。自辰至午方散。翌日淮徐地震。屋瓦皆動。見撫按疏。

二月初一。鞏昌府會寧縣寡婦關氏。夜夢綠袍人借宿。次日家有黑牛產犢。遍身鱗甲。乃麟也。其聲與牛不似。至初三日沒。

二年壬戌九月二十二日。陝西臨洮地震。搖倒房屋。壓傷民命。

十月初九日午時。開封府禹州紫金里有大隗山。離城四十里。有大鳥。高六七尺。渾身綠毛。頭上豎毛一撮。集于山。卽有大小羣鳥。不計其數。俱來相隨。四面旋繞。東西占三里長。南北一山遍集。十一日申時飛去。各鳥仍隨之人。俱指是鳳皇。

三年癸亥四月初六日。雲南洱海衛地震三次。初七。十二日。復大震三次。如雷。房舍俱倒。大理府亦然。北來南去。有聲如吼。時旱魃爲災。十二月乙丑。二十二日丁未申時。應天府地震。聲如巨雷。兩箇時方止。常鎮揚泰州俱然。搖倒民房無數。壓死多命。

陝西鳳縣山村。有能飛大鼠。食五穀。狀若捕雞。黑色。自首至尾。約長一尺八寸。橫闊一尺。兩旁肉翅。腹下無足。足在肉翅之四角。前爪趾有四。後爪趾有五。毛乃細軟深長。若鹿之黃黑色。尾甚豐大。人逐之。其去甚速。若覺能飛。特不甚高。破其腹。黍粟穀豆飽滿。幾有一升重三斤。

四年甲子二月二十八日。天黃日淡無光。次日亦然。見日旁有黑日盪磨。是晚聞空中叫噪。如千軍萬馬。

突臨之狀。又若萬砲競放。聲震天地。舉邑驚惶。時從蘇州至嘉興海鹽。其聳更甚。過海南去。人云天愁。二月三十日巳時。北京地震。自西北至東南。有聲如雷。未申時。又震二次。六月初五日。保定各州縣地震。有聲如雷。城牆傾倒。打死人口無數。

三月初四日。延綏榆林衛生一豬。一頭二身。二尾八足。因查晉元帝建武二年。一豕八足。有劉隗之變。六年六月初五日。四鼓。廣昌縣地震。搖倒城牆。開三大縫。有大小妖魔。日夜爲祟。民心驚怖。縣令請僧道百人。設醮于關帝城隍諸廟。旬日漸息。易州道揭

六月初五日。時大同府地震如雷。從西北起。至東南去。渾源州等處亦然。城牆俱倒。壓死甚衆。朝天宮向自鎖閉。不爇香火。六月二十一日丑時。忽聞有聲。烈燄冲天。紅光映地。遙望紫衣神排空而起。大殿及金剛殿周匝火起。凡燒一百一十間。

六月二十八日。至閏六月初三日。北京大雨傾盆。城中水長六尺。房屋倒塌。壓死人口甚多。又良鄉縣盡夜陰雨。數日不止。至初一日半夜。水由西城門灌入倉穀。漂流田禾。衝入江內。尸橫遍野。又武清東安大興諸縣。俱大雨數日。禾盡淹沒。順天府尹疏

八月朔。江南有板木之風。古今少見。

十一月十八日午時。南京陵寢地震。二十五日。寧夏地震。六月九月俱震。半年三震。七年丁卯正月十八日卯時。京師地震。有聲起自西南。以至東北。房屋傾倒。傷人無數。四月。皇陵失火。延燒四十餘里。陵上樹木焚盡無遺。

丙寅五月初六紀異北京天變邸抄

天啓丙寅五月初六日巳時。天色皎潔。忽有聲如吼。從東北方漸至。京城西南角灰氣湧起。屋宇動蕩。須臾大震一聲。天崩地塌。昏黑如夜。萬室平沉。東自順城門大街。北至刑部街。長三四里。週圍十三里。盡爲齋粉。屋數萬間。人二萬餘。王恭廠一帶糜爛尤甚。僵屍層疊。穢氣熏天。瓦礫盈空而下。無從辨別。衙道門戶。震聲南自河西務。東自通州。北自密雲昌平。告變相同。城中屋宇。無不震烈。舉國狂奔。象房傾圮。象俱逸出。遙望雲氣。有如亂絲者。有如五色者。有如靈芝黑色者。衝天而起。經時方散。

欽天監周司歷奏曰。五月初六巳時。地鳴聲如霹靂。從東北艮位上來。行至西南方。有雲氣障天。良久散。占曰。地鳴者。天下起兵相攻。婦寺大亂。又曰。地中洶洶有聲。是謂凶象。其地有殃。地中有聲。混混其邑必亡。魏忠賢謂妖言惑衆。杖一百。乃死。

後宰門火神廟棟宇巍煥。初六日早。守門內侍忽聞音樂之聲。一番粗樂過。又一番細樂。如此三疊。衆內侍驚怪巡緝。其聲出自廟中。方推殿門入。忽見有物如紅毬。從殿中滾出。騰空而止。俄東城震聲發矣。哈達門火神廟廟祝。見火神颺颺行動。勢將下殿。忙拈香跪告曰。火神老爺外邊天旱。切不可走動。火神舉足欲出。廟祝哀哭抱住。方在推阻間。而震聲旋舉矣。

皇上此時方在乾清宮進膳。殿震急奔交泰殿。內侍俱不及隨。止一近侍掖之而行。建極殿檻鴛瓦飛墜。此近侍腦裂。而乾清宮御座御案俱翻倒。異矣哉。

紹興周吏目弟到京。纔兩日。從蔡市口遇六人。拜揖尙未完。頭忽飛去。其六人無恙。

一部官家眷。因天黑地動。桌椅傾翻。妻妾仆地。亂相擊觸。逾時。天漸明。俱蓬跌泥面。若病若鬼。

大殿做工之人。因是震而墜下者。約二千人。俱成肉醬。

郎中潘雲翼母。居後房。雷火時。抱一銅佛。跪于中庭。其房片瓦不動。得生。前房十妾。俱壓重土之下。頌天。臚筆云。抱佛者雲翼之妻。非母也。

北城察院。此日進衙門。馬上仰面見一神人。赤冠赤髮。持劍坐。一麒麟近在頭上。大驚。墮馬。傷額。方在喧嚷間。東城忽震。

初六日五鼓時。東城有一赤腳僧。沿街大呼曰。快走快走。所傷男婦俱赤體。寸絲不挂。不知何故。有一長班。于響之時。駝帽衣褲鞋襪。一雲俱無。

都城隍廟中。初五夜。道士聞殿中喧嚷叫呼。絕似唱名之聲。

初六日。王恭廠一小太監。早至廠。見團團軍馬圍住。聽得內適內來一箇縛一箇。監奔歸。響聲震起。

五月朔。山東濟南知府。往城隍廟行香。及門。官吏輿從。俱各昏迷。有一阜隸之妻。來看其夫。見其前夫。死已多年。乃在廟管門。前夫曰。廟裏進去不得。天下城隍在此造冊。

四月廿七日午後。有雲氣似旗。又似關刀。見在東北角上。其長亘天。光彩初白色。後變紅紫。經時而滅。

五月初三日。又見于東北方。形如繖。其色紅赤。初四日。又見類如意。其色黑。占者曰。此太白蚩尤旗之變。幻總一物也。

長安街空中飛墮人頭。或眉毛和鼻。或連一額。紛紛而下。大木飛至。密雲石駙馬街。有大石獅子。重五千。

斤數百人移之不動。從空飛出順城門外。震崩後有報紅綢絲衣等俱飄至西山。大半挂于樹梢。昌平州教場中衣服成堆。首飾銀錢器皿無所不有。戶部張鳳達使長班往驗果然。

予聞宰相顧秉謙妾單褲走出街心。顧歸見之。赤身跣足扶歸。餘人俱陷地中。不知踪跡甚衆。又聞馮銓妻坐轎中被風吹去。落下。只剩赤身而已。又石忽飛入雲霄。磨轉不下。非常怪異。筆難盡述。嗚呼。熹廟登極以來。天災地變。物怪人妖。無不疊見。未有若斯之甚者。思廟十七載之大飢大寇。以迄于亡。已于是乎兆之矣。而舉朝若在醉夢中。真可三歎。

傳國龜出

天啓四年甲子九月初四日辰時。彰德府臨漳縣鄉民邢一泰。經本縣務本莊東磁州八里潭河西畔耕地。忽風火起。旋轉半晌。隨見河崖灘場。聲震如雷。祥光圍繞。直騰而上。一泰就而視之。閃出黃白色物一塊。大如斗。視有篆文。不能辨識。隨報本邑生員王思桓。王燦同視。粹爲至寶。不敢隱匿。呈知縣何可及。當堂淨拭。見其晶潔異常。光燦陸離。龍組斗形。方各四寸。厚三寸。重一百一十餘兩。其篆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覽讀駭異。卽設香案叩拜。兩院具疏恭進朝廷。

大清朝改元

大清朝改元天聰元年。卽天啓七年也。凡在位十年。至崇禎九年丙子止。

明季北略卷之三

天啓七年丁卯八月始

信王登極天啓二年九月二十二日封信王。

御諱由檢。萬歷三十八年庚戌十二月生。光宗第五子。熹宗嫡弟。初封信王。天啓六年。壬年十七矣。魏忠賢欲封國以遠之。勸熹宗命王出府成婚。六月。選中大興縣民周奎女。年十六歲。三月二十八日子時生。閏六月。欽天監奏信王婚禮擇十一月二十五日卯時。搬移十二月初十日午時尙冠。十六日納徵發冊。二十二日安牀。明年正月二十七日開面。二月初三卯時親迎。卽所娶殉節聖母也。丁卯八月十八日。熹宗疾篤。內諭奉聖夫人客氏子侯國興擬封伯爵。卽行具奏。十九日。魏忠賢與羣臣議垂簾居攝。宰相施鳳來曰。居攝遠不可考。且學他不得。忠賢不悅而罷。諸臣請信王入視疾。二十八日。熹宗病革。召王入。諭以當爲堯舜之君。善事中宮。及委用忠賢。王遜謝而出。申時。熹宗崩。首相施鳳來。張立極。英國公張惟賢等。具牋往信府勸進。忠賢結信藩舊監徐應元。遂自請王入。王心危甚。袖食物以入。羣臣聞之。咸欲奔入。至殿門。宦者不納。是夜。王秉燭獨坐。夜分。有闖攜劍過。王佯取視。留置几上。許給以價。聞巡邏聲。勞苦之。命左右給酒食。歡聲如雷。二十四日丁巳。卽皇帝位于中極殿。受百官朝賀。朝時天忽鳴。詔以明年戊辰改元崇禎。自洪武至帝。凡十有六君云。

客氏出宮

九月時聖衷淵穆。外廷觀望。魏忠賢內不自安。因乞辭位。上不許。但命奉聖夫人客氏出外宅。初。魏忠賢肆惡。如危中宮。害裕妃成妃。用王體乾。殺王安等。皆客氏成之也。客氏在宮中。乘小轎。內官負之。儼然自視。爲熹廟八母之一。誕日。熹廟必臨幸。升座勸飲。賞賚無算。往私宅。內侍王朝忠等數十人。著紅前驅。乘輿至乾清宮。亦不下呼殿。侍從之盛。不減聖駕。夜出燈炬簇擁。有如白晝。衣服鮮華。儼若神仙。到私宅。升廳事。自管事。至近侍。挨次叩頭。呼老祖太太千歲之聲。喧闐震天。熹廟旣崩。上命歸私第。客氏五更衰服。赴梓宮前。出一小函。用黃龍袱包裹。皆熹廟胎髮痘痂。及累年剃髮落齒指甲等。痛哭焚化而去。

陸萬齡下獄

初。熹宗時。監生陸萬齡。請祠魏忠賢于國學之傍。謂孔子作春秋。而忠賢作要典。孔子誅少正卯。而忠賢誅東林也。許之。或謂恐聖駕幸學不便。乃已。至是。國子監司業朱三俊。劾監生陸萬齡。曹代請祠。魏忠賢國學罪。有旨下陸曹于獄。魏忠賢懼。因乞止建祠。上優答之。前賜額如故。餘俱罷止。時有監生張某。欲上疏請忠賢與孔子並尊入國學。自稱見子路擊之。遽殂。一日。上見惡生李暎。日比忠賢爲周公疏。卽逮問。時江西某官。猶不識時務。欲建隆德祠。以頌忠賢功。忠賢大懼。卽奏將造祠錢糧。解充遼餉。上允之。

崔呈秀回籍

十月上。神明默操。宣州之捷。猶敍功加蔭。寧國公魏良卿。安平伯魏鵬。鐵券成。猶命給之。旣而楊維垣疏。參崔呈秀借廠臣行私。乞正兩觀之誅。主事陸澄源。亦參崔呈秀奪情。爲安忍于無親。御史賈維春。亦參崔呈秀說事賣官。娶娼宣淫。但知有官。不知有母。三綱廢弛。人禽不辨。方有旨令回籍守制。

錢元愨參魏忠賢十月二十五日。

吏部主事錢元愨疏參魏忠賢曰。稱功頌德。徧于天下。勝于王莽之妄行符命。列爵五等。異于乳臭。勝于梁冀之一門五侯。徧列私人。分置要津。勝于王衍之狡兔三窟。與金輦寶藏。積肅密。勝于董卓之鄙塢私藏。動輒稱旨。鉗制百僚。勝于趙高之指鹿爲馬。誅鋤善類。元氣傷殘。勝于節甫之鉤黨連衆。陰養死士。陳兵自衛。勝于桓溫之複壁置人。廣開告訐。道路側目。勝于則天朝之羅織忠良。種種惡罪。萬劄不足以盡其辜。或念先朝遺奴。貸以不死。勒歸私第。魏良卿等。速令解組歸鄉。以告訐獲賞之張體乾。夫頭乘轎之張凌雲。委官開棍之陳大用。長兒田爾耕。契友白太始。龔翼明等。或行誅戮。或行黜放。庶幾朝廷肅清。海內允服。疏奏上批。該衙門知道。忠賢懼其黨吳淳夫。李夔龍。田吉。阮大鍼。田爾耕。許顯純。崔應元。楊寰。几挂彈章者。俱自陳求罷。上咸准回籍。

錢嘉徵參魏忠賢十大罪十月二十六日。

嘉興縣貢生錢嘉徵參魏忠賢十大罪。一曰並帝。羣臣上疏。必歸功厥臣。竟以忠賢上配先帝。二曰蔑后。羅織皇親。幾危中宮。三曰弄兵。廣招無籍。興建內操。四曰無君。軍國大事。一手障天。五曰尅剝。新封三藩。不及福籓之一。忠賢封公。膏腴萬頃。六曰無聖。敢以刀鋸刑餘。擬配俎豆。七曰濫爵。公然襲上公之封。視不知省。八曰濫冒武功。武臣出死力以捍圉。忠賢居樽俎。以冒賞。九曰建生祠。一祠之建。不下五萬。豈士民之樂輸。十曰通關節。乾兒崔呈秀。孽子崔鐸。貼出之文。復登賢書。種種叛逆。罄竹難書。萬劄不盡。上領之。魏忠賢不勝其憤。哭訴於上。上命內侍讀疏。使跪聽之。忠賢震恐喪魄。

應山一疏。璫罪大著。然罹慘禍以後。無敢有發其奸者矣。至是而元愨首參其罪。嘉徵歷暴其惡。使逆賢無逃躲處。真膽識雙絕。可與大洪疏並垂千古。庚戌二月十九日。用賓雨窗評。

魏忠賢謫鳳陽十一月事。

逆賢知敗。疏辭印務。上准閑住。遂奪司禮及廠印。發白虎殿守靈。後數日。疏辭公侯伯三爵。上准改。又疏繳進誥券田宅。上著吏戶工三部查收。禮科吳宏業。戶部主事劉鼎卿。刑部員外史躬盛。御史安伸。龔萃。肅。副史潘曾紘。紛紛上疏。或攻崔呈秀。田爾耕。或攻許顯純。倪文煥。阮大鍼。或攻操江劉志選。兵侍潘汝禎等。俱干連魏逆。云此輩是鷹犬。忠賢是發縱。上俱不發票。將疏留中。密詢宮府。查彼過惡。凡逼死貴人。擅削成妃。甚至動搖中宮。事事有據。又參閱奏章。削奪大臣。黜逐言官。縱容校尉到處拿人。監斃忠良無數。又分布心腹。掌握兵柄。結交文武。把持津要。假拿奸細。搜剔富戶。追比官贓入己。又熹宗病篤。假傳旨。廢客氏。陸大僚等。莫不是實。上震怒。批云。崔呈秀著九卿會勘。魏忠賢着內官劉應選。鄭康升。押發鳳陽看守皇陵。籍其家。徐應元爲忠賢分解。上罵曰。奴儕與奸臣相通。筭一百棍。發南京去。忠賢遂將珍寶四十輛。馬千匹。壯士八百行。通政使楊紹震。劾逆賢在途擁兵云云。乞早肆諸市朝。疏奏。上卽傳旨兵部云。朕臨御以來。深思治理。乃有逆黨魏忠賢。擅竊國柄。奸盜內帑。誣陷忠良。草菅多命。狼如狼虎。本當肆市。以雪衆冤。姑從輕降。發鳳陽。豈巨惡不思自改。致將素蓄亡命之徒。身帶兇刃。環擁隨護。勢若叛然。朕心甚惡。著錦衣衛差的當官旗。前去扭解。押赴彼處交割。其經過地方。著該撫按等官。多撥官兵。沿途護送。所有跟隨羣奸。卽時擒拿具奏。毋得縱容遺患。若有疎虞。罪有所歸。爾兵部馬上差官。星速傳示各該衙

門欽此。

魏忠賢自縊

兵部聞旨。卽差千戶吳國安前去扭解。魏忠賢至新店。距阜城縣二十里。密得李永貞飛報。知不免。晚至縣宿。尤克簡家。時有京師白書生。作桂枝兒。在外廂唱徹五更。形其昔時豪勢。今日淒涼。言言譏刺。忠賢聞之。益悽悶。遂與李朝欽縊死。劉應選晨起見之。大懼。與心腹至忠賢臥室。收取金寶。伴呼云。忠賢走矣。我去追耳。遂南馳。鄭康升宿袁光燦家。驚起報于縣。申文上司。將車輛寄庫。隨人寄監。上籍其家。焚刑具。時璫勢甚熾。外廷洶洶。慮有他變。上不動聲色。神明獨運。無一人之助。而誅逐元兇。再安社稷。天下翕然誦聖智焉。

予聞上始登極。問羣臣曰。堯與舜孰賢。羣臣對曰。堯善。上曰。不如舜能誅四凶。意指魏闖也。

張瑞圖回籍

十二月。法司追論魏忠賢等罪。上命磔忠賢屍于河閒。一日。上至臧罰庫。見逆賢珍寶。嘆曰。天下脂膏。被奴剝剝殆盡。忽顧金字賀屏。乃次相張瑞圖親筆。上大怒。卽著回籍。

誅崔呈秀

時崔呈秀在薊州。一閉目卽見受刑諸臣。忽報會勘。知不免。與寵妾蕭靈犀痛飲自縊。五十七歲矣。靈犀亦伏劍死。家貲籍沒。呈秀斬首。

樵史載呈秀自縊在十月初四日。或奉旨斬于薊州。在十二月也。呈秀弟凝秀。浙江總兵。子鐸。文僅

五篇卽中。

姚士慎參田許

大理寺卿姚士慎等奏曰。田爾耕掌錦衣衛。許顯純掌鎮撫司。逆賢草菅人命。皆出兩人之手。云云。上卽著原籍監候處決。已而伏誅。籍其家。天下快之。李永貞斬劉若愚長繫。

掠死客氏

上命太監王文政嚴訊客氏。得宮人任身者八人。蓋其出入掖庭。多攜侍媵。謀爲呂不韋李園故事也。上大怒。立命赴浣衣局掠死。子侯國興等俱伏誅。

聞香心動

上御便殿閱章奏。聞香心動。詰近侍何來。對以宮中舊方。上叱令毀之。勿復進。因太息曰。皇考皇兄。皆爲此悞也。

附記

一夕。上與詞臣論治。更餘未退。上忽起。命內監秉燭繞行。徧閱壁隅。寂無所見。上旣不言。羣臣復不敢請。已而遙見殿角火星微燿。立命毀壁入視。見一小璫持香端坐于內。詢之。乃魏逆所使也。以上勤于政事。故爇此香。使慾心頓起耳。上曰。吾方靜攝。而心忽動。固疑有是命去之。

上初立。魏逆進國色四人。欲不受。恐致疑。遂納之。入宮徧索其體。虛無他物。止帶端各佩香丸一粒。大如黍子。名迷魂香。一觸之。魂卽爲之迷矣。上命勿進。

二事皆魏闖蠱惑君心之計。自古人主與賢士大夫接。則聞正言。見正事。君德有成。一入深宮。卽與

婦寺相狎矣。既耽聲色。朝臣日疎。內豎肆虐。往往由此。

贈諡諸臣

羣臣奏曰。楊漣之死。爲參逆賢二十四罪。繆昌期之死。爲代楊漣刪潤本稿。萬燦爲劾忠賢。李應昇爲申救萬燦。及阻忠賢陵工。敍功。魏大中不肯與魏廣微通譜。周順昌爲魏大中寄子。左光斗。袁化中。周朝瑞等。俱不附逆。高攀龍爲劾崔呈秀。夏之令爲奸細。傅孟春事與賢忤。蘇繼歐因送飯楊漣。又與崔呈秀有隙。周起元爲與織造太監爭論。同知楊姜。因波及黃尊素。受害各官。俱無辜屈死。遂各贈諡及廕云。

廷推六相

十一月。廷推閣員。以錢龍錫、楊景辰、來宗道、李標、周道登、劉鴻訓爲大學士。入閣辦事。

明季北略卷之四

崇禎元年戊辰

思宗烈皇帝

思宗、光宗之子、熹宗之弟也。丁卯八月，卽位。戊辰，改元崇禎。自太祖戊申，建元洪武，迄今戊辰，共二百六十載。帝在位十七年。甲申之變，以身殉國。宏光朝禮部尙書顧錫疇議諡。廟號思宗烈皇帝。周皇后爲孝節皇后，忻城伯趙之龍言思非美字。乙酉二月，禮臣管紹寧請改諡毅宗烈皇帝。大清朝攝政王入燕，命明之詞臣中允李明睿議諡號。明睿諡帝爲懷宗端皇帝。周皇后爲烈皇后，故大清紀則稱懷宗。從時憲也。而草野無知，或稱思宗。又聞稱毅宗者，傳舊聞也。顧錫鑄、蘇之崑山人。管紹寧，常之武進人。李明睿，江右南昌人。

按諡法，慈仁短折曰懷。昔劉聰寇陷洛陽，執晉懷帝，殺之。年甫三十。宋端宗爲元兵所迫，崩于礪州，年僅十一。是懷與端俱非美字。先帝以身殉社稷，大義也。攝政王入京，首命議諡，尊帝之意可知。而明睿以明之舊臣，素膺寵渥，不以美諡加帝，而稱以懷端，是視帝與青衣天子及天折童子等耳。而遺聞猶謂其公忠鍊達過矣。

予思太祖戊申建元，思廟戊辰改元，止于甲申，是戊起而申止也。明之大統，始于戊申，亦終于戊申，豈非數歟。

倪元璐論東林

倪元璐字鴻寶上虞人。天啓二年壬戌進士。授庶吉士。思宗立。爲翰林編修。元年正月上言。略云。凡攻崔魏者。必引東林爲並案。夫以東林爲邪黨。將復以何名加崔魏。崔魏而旣邪黨矣。向之首劾忠賢。重論呈秀者。又邪黨乎。夫東林亦天下之才藪也。但或繩人過刻。持論太深。謂非中行則可。謂非狂狷則不可。議者能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輩。而獨持己甚之論。苛責吾徒。臣所謂方隅未化者。此也。韓爌清忠有執。上所鑒知。而廷議殊有異同。詞臣文震孟。正學強骨。二月居官。昌言獲罪。今起用之旨。再下。謬悠之談。日甚。臣所謂正氣未伸者。此也。總之。臣論不主調停。而主別白。不爭二臣之用不用。而爭一日之是非。至海內講學書院。凡經逆璫矯旨拆毀者。併宜葺復。上曰。朕屢旨起廢。務秉虛公。有何方隅未化。正氣未伸。惟各書院不得倡言創復。以滋紛擾。

瞿式耜六不平

瞿式耜字稼軒。號起田。常熟人。會元景淳之孫也。萬歷四十四年丙辰進士。授永豐知縣。調江陵令。行取考選。授戶科結事中。感時事。上六不平疏。曰。如張差一案。主風顛者。雖爲仰承慈孝之深衷。然主挺擊者。亦未始非保護東宮之至意。千金之子。突有無知執械闖入內室。爲紀綱者。尙當執而問之。禁中何地。任妄男子。作此舉動。而一味以風顛二字抹之。乃慈寧召見劉光復。以半吞半吐之詞。迹涉唐突。以致觸忌。幽囚。今旣追錄其忠。贈卹祭葬。頻頻有加矣。而赤心調護東宮之王之寀。無望贈卹殊恩。并復官而斬之。至今蕞葬城外。遺骨不能還鄉。恐先帝有靈。當自憐之。千秋有史。當自白之。臣之所謂不平者一也。紅丸

一案。主弑逆之說者。固屬偏見。然先帝聖躬委頓至此。豈臣子嘗試邀功之日。彼崔文昇、李可灼。不加一
僂。則亦倖矣。乃優旨批答。放歸原籍。揚揚畫錦。卽今聖明在御。褒忠殛佞。千古一時。彼嫉惡防奸之孫慎
行。尙推敲啓事。不遺餘力。而么麼可灼。先登訪冊。儼然與廢棄諸賢並列。何以服天下之人心乎。臣之所
謂不平者二也。移宮一案。在楊漣左光斗一時激烈微過。或不能解于居功迫上之疑。然一腔擁護先帝
爲心。亦未始非杜漸防微深意。賈繼春之持論。自是移宮後一截處分。以補楊漣說之未盡。非相反也。今
必欲以移宮一議爲漣罪案。何居乎。漣幸而有擊璫二十四罪之疏。不能沒其除奸大功。贈卹不得不從
優耳。使果如諸臣一偏之見。不將與王之案孫慎行同其沉抑乎。臣之所謂不平者三也。封疆爲重。彼失
事罪撫者無逃矣。乃熊廷弼梟首西市。且傳首九邊。而三路喪師之楊鎬。與擅離信地之王化貞。竟逍遙
福堂。甚且有以化貞登薦牘者。又何以服廷弼之心。并何以服天下人之心乎。人皆知廷弼以門戶殺。非
以封疆殺。而究竟無人敢訟言之者。使服辜者服辜。而漏網者漏網。將來何以嚴邊臣失事之禁乎。臣之
所謂不平者四也。楊左與王安聲息相通。誠不知有無。然其主意無非羽翼先帝。神祖升遐之日。使倥偬
之中。大權不至旁竊。宗社安于泰山。初非與安有交結之情。如崔呈秀黨附魏忠賢。爲不解之誼也。乃今
動輒以王楊崔魏爲對案。無論楊不可與崔對。卽王亦豈可與魏對。又以楊左交結王安。與崔呈秀交結
魏忠賢同類並稱。凡有心知孰不痛之。今卽贈廕卹錄恩典。無所不至。然以一片血忠。被此惡名。能無飲
恨于九泉乎。臣之所謂不平者五也。大臣者小臣之綱也。而宰相又爲諸大臣之綱。向者阿黨取容。權璫
作勢。已多次第伏法。然大者卿貳。小者臺郎。彼見巍巍政府。甘作乾兒。誰不惴惴身家。自捐名節。今五虎

輦雖罪未盡。贓未籍沒。人心猶有餘憾。然亦既顯暴其罪狀于天下矣。彼造意主謀。無毒不具之魏廣微。固寵逐羶。無醜不備之顧秉謙。與夫媚璫而反取厭之馮銓。璫敗而猶彌縫之黃立極。顧乃死不戮屍。生不褫奪。竊恩綸而誇奕世。擁富貴以樂餘年。其何以爲大臣黨閹之戒乎。臣之所謂不平者六也。方今公道昭明。已無閉鬱偏枯之病。而或巨奸藏鋒于脫網。或幽貞抱泣于向隅。或薰蕕蒼素。一時尙多訛亂之言。或黜陟斧鉞。四海未盡澄清之望。有一于此。俱非蕩平。臣是以不避恩仇。不顧鼎鑊。直陳其原委。

韓一良論賄賂

六月。戶科給事韓一良上言。皇上諭羣臣。有文官不愛錢之語。然今之世。何處非用錢之地。何官非愛錢之人。向以錢進。安得不以錢償。臣起縣官。居言路。以官言之。則縣官行賄之首。而給事納賄之魁。今俱咎守令之不廉。然守令亦安得廉。俸薪幾何。上司督取。不曰無礙官銀。則曰未完贖贖。衝途過客。動有書儀。考滿朝覲。不下三四千金。而欲守令之廉。得乎。上嘉納之。尋擢右僉都御史。

劉宗周論近功小利

九月辛亥。順天府尹劉宗周上言。陛下勵精求治。宵旰非寧。朝令夕考。庶幾太平之致。然程效太急。不免見小利而慕近功。今日所汲汲乎近功者。非遼事乎。當此三空四盡之日。竭天下之力。以養飢軍。而軍愈驕。聚天下之軍。以冀一戰。而戰無日。此計之左也。今日所規于小利者。非理財一事乎。有司以掎克爲循良。而撫字之政絕。上官以催徵爲考課。而黜陟之法亡。赤子無寧歲矣。頃者嚴賊吏之誅。自執政以下。坐重典者十餘人。然貪風不盡息者。皆言利有以啓之也。其後國事決裂。盡如宗周言。宗周字啓東。紹興山

陰人學者稱爲念臺先生。萬歷二十九年辛丑進士。

溫體仁參錢謙益

十一月。上御暖閣。召問溫體仁參錢謙益浙闈關節之事。先是有旨會推枚卜。錢謙益名列第二。而溫體仁不與。體仁因參謙益受田千秋數千金之賄。以一朝平步上青天爲關節。取中之。結黨欺君。故上召對詰問。體仁與謙益質辯不已。上問諸臣。周延儒對曰。田千秋關節是真。輔臣錢龍錫等對曰。關節實與錢謙益無干。上曰。關節既真。他爲主考。如何說不是他。遂命擬旨。錢謙益既有物議。回籍聽勘。田千秋下法司再問。科臣章允儒辯體仁以黨字加諸臣。是從來小人害君子榜樣。上怒其胡扯。著錦衣衛拿下。

袁崇煥陞見

先是崇煥在寧遠。專主款。六年十月。遣喇嘛僧鎰南木座等往大清軍中。唁問。意欲議和。僧回。上詔曰。喇嘛請勸之。書詐也。宜整以備之。無爲遜言所愚。七年二月。崇煥奏敵使恭順求款。上亦謂誠僞未可信。七月。崇煥以主款敵之說。物議紛紛。遂以病乞歸。故和議未就。及思宗元年七月癸酉。召崇煥于平臺。慰勞甚至。問邊關何日可定。崇煥應曰。臣請五年爲陛下肅清邊陲。上曰。五年滅敵。朕不吝封侯之賞。時四輔臣錢龍錫等侍立。俱奏曰。崇煥肝膽意氣。識見方略。種種可嘉。真奇男子也。上悅。賜茶果瓜餅而退。煥出朝。臣問五年之期。當有定筭否。煥曰。上期望甚迫。故以五年慰聖心。識者曰。主上英明。後且按期責效。崇煥禍不旋踵矣。時朝議憂毛文龍難馭。大學士錢龍錫過崇煥。語及之。遂定計出。癸未。賜崇煥尙方劍。先是降將李永芳獻策于大清主曰。兵入中國。恐文龍截後。須通書崇煥。使殺文龍。佯許還遼。大清主從之。

崇煥答書密允。復以告病回籍。乃寢。至是再任。思殺文龍。則遼可得。因奏減烏糧兵變可圖。遂減八萬。止解二萬八千。後竟不解。時屯田主事徐爾一在籍。嘆曰。遼左興師十載。任東事者。如經略楊鎬。則喪師。袁應泰。則陷城。熊廷弼。則敗逃。巡撫王化貞。則失機。總兵劉綎。則陣亡。馬林。則挫鋒。其餘不可勝述。而投降者。亦不知幾許。未有如毛帥開鎮九年。護持兩國。復城獻俘者。而廟堂諸臣。反生異議。裁減軍餉。軍餉一減。則將士灰心矣。遂上疏。竟不省。

毛文龍鴨綠江之捷

崇禎元年。大清朝五王六王。及劉愛塔。率兵二萬。自鎮江至。欲報義州之役。文龍以八千人。與部下十將禦之。愛塔以四百騎戰敗。降文龍。大清因是密通書崇煥。訂前約。圖文龍。崇煥信之。

大清收諸部落

初。廣寧塞外有炒化。煖兔。貴英諸部。薊鎮三協有三十六家守門諸部。皆受賞。至是。中外迎上旨。並革其賞。諸部聞然。會塞外飢。請粟。靳不予。由是東邊諸部落羣起。颺去。大清悉收用之。而邊事不可爲矣。此元年七月也。

寧遠軍譁

元年七月甲申。遼東寧遠軍。以軍糧四月不得。大譁。執巡撫畢自肅。總兵朱梅。推官蘇涵。置譙樓上。箠擊交下。括賞金得二萬。不厭。遂借商民足五萬。乃解。疏奏引罷。走中左所。自經。袁崇煥至。宥首惡。令捕戮市十六人。

初自肅奏請。而戶部不發。則罪在部明矣。至崇煥斬其黨而宥首惡。不啓奸人之心乎。宜不越三月。有錦州之變。

流賊初起

流賊所由起。大約有六。叛卒、逃卒、驛卒、飢民、響馬、難民是也。天下形勢。莫強于秦。秦地山高土厚。其民多膂力。好勇敢鬪。故六者之亂。並始于此。而卒以亡天下。崇禎初。陝西西安府長安縣口林村。有富室錢之驥。子文俊。用賄入庠。險惡恃財。僮僕恣橫。通邑恨之。時鎮守省城總兵官王國興。有家丁五百人。內有吳榮、賈奇、李興、張文等。素無賴。借文俊銀九兩。已償利八兩。止負本銀。文俊屢索。吳等竟無償。頃之。聞總戎發糧。遣七人覓吳賈等。冒而毆之。擁之行府前。諸兵俱忿。追奪而還。錢僕被毆垂斃。文俊白于王國興曰。吳榮四人。貸銀四十七兩。本利不償。擊僮將斃。乞總臺明斷。國興曰。家丁甚貧。兄何慨借多金。此言容待本府修書學院公斷。方明文俊恐。賄以三千金。國興拘四人庭訊。吳榮等曰。止負九兩。寧有四十七兩。文俊持前說。國興各笞三十。擬徒下獄。已而錢僕死者三人。文俊馳院控理。兵衆譁擁署前。兵憲詢所由。兵竟不白。直前欲殺文俊。邢大怒曰。有理當辯。奈何聚衆闕公庭。卽擒數十人笞之。悉下之獄。衆兵將劫獄。入白國興。國興止之。進見邢備言軍心欲變。請賞其罪。時重文輕武。總戎秩雖高。自文臣視之。猶藐如也。邢謂國興曰。汝縱家丁反。予將奏汝。此罪非輕。國興懼而謝曰。下官瀆犯。辭出。諸兵皆憤。入獄劫吳榮四人去。遂殺文俊全家。燬掠室廬。復入察院獄中。劫出衆家丁。邢知事急。出諭招撫。諸兵見而毀之。遂肆殺掠。各官逃匿。時兵僅數百人。而飢民及無賴附之者。卽有萬計。出城結營東山。推才勇十人爲頭目。第一

闖王高迎祥。第二混天王。第三掃地王。第四整世王。第五場天王。劉國能。第六混世王。第七過天曉張五。第八滿天星。第九曹操王羅汝才。第十老猢猻馬守應。焚殺姪掠。殆無虛日。所至之地。人物一空。此爲流賊之始。

漢南盜起

十月。漢南盜四百餘人。自咸陽兩當薄略陽。引土賊三千餘人入略陽。偪漢中處等。

白水盜王二

十一月。延綏飢。士府谷民王嘉允倡亂。飢民附之。時白水縣盜王二等。合山西逃兵。掠蒲城韓城之孝童。淄川鎮。時承平久。猝被兵。人無固志。陝西巡撫胡廷宴。庸而耄。惡聞賊警。杖各縣報者曰。此飢民也。掠至明春後自定耳。于是有司不敢聞盜偵知之。益肆。遂劫宜君縣獄。北合嘉允五六千人。聚延慶之黃龍山。誌異

三月二十日辛巳昧爽。陝西天赤如血。射牖隙皆赤。五月。西安府城夜墜火數十。大如碾。次如斗。時出入民舍。民各禳之。不爲災。

五虎五彪補書

是歲正月二十六日。五虎李夔龍。吳淳夫。倪文煥。田吉等。追賊發充軍。五彪田爾耕。許顯純。處決。崔應元。楊寰。孫雲鶴。邊衛充軍。以爲附權蠹政之戒。

明季北略卷之五

崇禎二年己巳

劉懋請裁驛遞懋兵科左給事

初上卽位勵精圖治軫恤民艱憂國用不足務在節省給事中劉懋上疏請裁驛遞可歲省金錢數十餘萬上喜著爲令有濫予者罪不赦部科監司多以此獲譴去天下惴惴奉法顧秦晉土瘠無田可耕其民饒膂力貧無賴者藉水陸舟車奔走自給至是遂無所得食未幾秦中疊飢斗米千錢民不聊生草根樹皮剝削殆盡上命御史吳姓賚銀十萬兩往賑然不能救又失驛站生計所在潰兵煽之遂相聚爲盜而全陝無寧土矣給事中許國榮御史姜思睿等知其故具言驛站不當罷上皆不允衆共切齒于懋呼其名而詛咒之圖其形而叢射之懋以是自恨死棺至山東莫肯爲輦負者至委棺旅舍經年不得歸

祖宗設立驛站所以籠絡強有力之人使之肩挑背負耗其精力銷其歲月糊其口腹使不敢爲非原有妙用只須汰其冒濫足矣何至刻意裁削驅貧民而爲盜乎

按洪武二十六年始定水馬驛應付馬騾船隻人夫額數以供差役傳報通天下血脈久之弊生嘉靖三十三年始分溫良恭儉讓五字溫字五條供聖裔真人并差遣孝陵之往來良字二十九條供文武各官公差之內出者恭字九條供文武各官公差之外入者儉字二條供優恤讓字六條供柔遠而火牌專供兵部走探軍情與邊鎮飛報亦分內外換三字以清楚之除奉旨馳驛者不爲限制

外。餘各臨時裁酌。遞有增減。至萬曆三年。更分爲大小勘合。仍以五字編號。其中王裔文武官員。用大勘合。監生吏舍等。用小勘合。大勘合例用馬二匹。夫十名。船二隻。照品崇卑定例支應。或一支六。或一支八。極之一支十而止。小勘合實填數目。不許增減。或四馬十二夫。或六馬十六夫。極之八馬二十夫而止。迨天啓末年。援遼援黔。征兵征餉。起廢賜環。武弁內官。海內驛騷。加以冒濫。驛困實始于此。科臣劉懋。遂進裁之一疏。總五字之五十一條。酌爲一十二款。

一、衍聖公裁定夫六十名。馬六十四。船二隻。如帶典籍。掌書。廟丁。醫獸等事。差有煩簡。臨時酌給。

一、張真人裁定夫五十名。馬十四。船二隻。如帶法師二人。掌事一人。驢各一頭。

一、顏曾思孟加五經博士。裁定夫二十四名。馬六匹。船一隻。此崇禎二年五月初三日裁定。其餘文武諸臣。不及悉載。

毛羽健論衛軍官兵及屯田

四月十一日。雲南道御史毛羽健奏曰。太祖高皇帝曰。吾養兵百萬。不費民間一錢。夫不費錢之兵。何兵也。卽今各省直之衛所軍也。其養之何用。原以備征調也。客兵皆轉餉。而衛軍獨屯田。民田皆起賦。而屯田獨收粒。此卽古者寓兵于農之意。法至深且遠也。成祖文皇帝。遣英國公。率黔川廣兵。征黎季犛。又調兩京及山陝。山東湖廣兵。自將討本雅失里。此衛軍之調見于國初者也。嗣是而後。如馬昂之討水徭。韓雍之討大藤峽。衛涇之討西寧。曾沙把。白能之討襄陽賊。劉千斤。程信之討山都蠻。萬鐘之討蜡爾苗。潘鑑之討思恩。曾岑濬。鄒文盛之討香爐。曾阿傍。李化龍之征播州。曾楊應龍。凡此皆用衛所軍也。然則衛

軍何嘗不征調乎。永樂十二年。成祖自統京營兵。出土刺河。擊瓦剌。宣德三年。宣宗自領鐵騎。出喜峯口。擊兀良哈。此京兵之出征見于國初者也。嗣是而後。如正統九年。成國公之禦大寧。朵顏。成化二十年。余子俊之討亦思馬因。宏治十八年。寇大同。保國公之鎮宣大。正德六年。流賊劉六。劉七。擁衆北向。陸完。馬中錫之次涿州。嘉靖三年。土魯番寇甘肅。金獻民之出蘭州。凡此皆用京營兵也。然則營兵又何常不征調乎。不意廢弛至今。祖法蕩然。京營之兵。泥于居重馭輕之說。久不從戰。旣臃腫而無所用。驕悍而不可使矣。衛所之兵。又復因噎廢食。有警不卽調發。乃更別議召募。至召募而尙可謂有長策乎。夫衛軍之食屯糧。卽猶京兵之食月糧也。千日養之一日。不得其用。斯已成贅物矣。且旣不用其軍。便是徵其屯粒。以養募兵。而乃不征不調。祇知就窮民議加派之糧。不知就衛所中尋食糧之兵。則亦甚失祖宗立法之初意矣。故今日而講足食。惟有去客兵用衛兵之一法。欲用衛兵。惟有先清屯田之一法。乃屯田至今日而。又弊極矣。軍士利于屯田之無籍。可以免征伍也。則私相賣。豪左利于屯田之無賦。可以免徵輸也。則私相買。管軍官利于軍士之逃亡。可以收屯利也。則一任其私相買賣。而莫肯追補。經此三弊。屯之存者。十無一二矣。今誠以軍屯一事。專委各省兵巡道。只任責成。勅令于凡軍丁之逃亡者。鈎攝之。死絕者。頂補之。凡屯田之典賣者。追還之。隱占者。嚴核之。遇有征調。卽令兵巡道同該衛所掌印指揮官。提押本兵赴營聽用。如此。則軍旣赴調。本衛屯糧。便可取作營中月糧。兵有定額。餉無虛冒。其利一也。人有籍貫。逃之可稽。其利二也。各自顧其父母親戚。不敢瞋目語難。其利三也。各自認其本額官將。不敢彼此參雜。其利四也。操練有素。臨敵不敢鼓譟。其利五也。一舉而五利具焉。

毛羽健、號芝田、公安人。天啓壬戌進士。授四川萬縣知縣。調巴縣。入爲雲南道御史。劾楊維垣、阮大鍼爲邪黨。坐降級歸。崇禎初起原官。首陳救時急著。謂驛遞一事最爲民害。首宜釐革。上深是其言。後坐袁崇煥黨革職歸卒。

張延登請申海禁

四月十八日。浙江巡撫張延登奏曰。自去歲閩寇闖入浙中。臣督三區水陸官兵協勦。敗衄遠遁。近據偵探。自李芝奇叛鄭芝龍而去。其黨若陳成宇、白毛老、赤紫哥、桂叔老。竄入閩粵之界。約船六百餘號。釜游不定。彼荒歉無所得食。海洋寥廓。順風一葦可航。萬一復來。爲害更烈。臣思善後之策。獨海禁一節。爲目前最急之著。按海寇之始。出于閩民通番之弊。通番獲利十倍。人捨死趨之。其流禍遂至不可救藥。閩浙海運交界之處。名曰沙堤。以限南北。勒令閩船不許過浙。浙船亦不許過閩。天啓七年三月。撫臣潘汝禎奏。浙閩俱瀕海鄰。倭慮奸民勾引。禁船隻不許往來。日久玩愒。出入毋禁。以致崇禎元年。海寇大舉入犯。臣細訪閩船之爲害于浙者。有二。一曰杉木船。福建延汀邵建四府出產杉木。其地木商將木沿溪放至洪塘南台寧波等處發賣。外載杉木。內裝絲綿。駕海出洋。每貨輿化府大海船一隻。價至八十餘兩。其取利不貲。一曰釣帶魚。船台之大陳山、昌之韭山、寧之普陀山等處。出產帶魚。獨閩之莆田、福清縣人善釣。每至八九月。聯船入釣。動經數百。蟻結蜂聚。正月方歸。官軍不敢問。此二項船。皆與賊通。賊先匿大陳山等處山中爲巢穴。僞立頭目。刊成印票。以船之大小爲輸銀之多寡。或五十兩。或三十二兩不等。貨未發結票。謂之報水貨。賣完納銀。謂之交票。毫釐不少。時日不爽。此二項船。實盜賊勾引之囹媒也。至浙人

之自爲害者。奸船爲最。前釣魚船。搭廠于山。繫船于海。內地奸民。皆以大小划船。假冒鄉紳旗號。裝載酒米。與漁船貿易。而藏違禁硝磺等物。以資賊。每獲重利而歸。窮洋竟同鬧市。是划船者。又盜賊兵糧之齋送也。欲清海禁。非嚴禁三項船不可。或謂水行埠舊有船稅。禁船則商賈不通。稅何從出。不知舊規兩處商人俱卸沙埕。倒換貨自南來者。如糖。靛。椒。藤。諸物。必易浙船以入。貨自北去者。如桃。棗。藥材。諸物。必易閩船以出。杉木船獨不可責之易乎。明禁旣行。但有由外洋竟至定海者。卽以越禁重處。如此。則稽查旣易。而稅亦不至乏絕矣。或又謂海上居民。以海爲業。剝船若禁。樵採何資。臣又訪大樣剝船。隻桅木槳。便捷如飛。勾引最易。今須令近海縣分有司。按船編號。止許兩划之小船。近老岸行使。朝出暮歸。不許窮洋極島。船小則不能重載。限日則不能遠去。官旗各色。盡行禁革。亦公私兩便之道也。

南居益請發軍餉

三月二十八日。陝西戶部侍郎南居益奏曰。九邊要害。半在關中。故葛餉之需。獨倍他省。邇因宇內多事。司農告匱。延緩寧固三鎮。額糧缺至三十六月矣。去歲闔省荒旱。室若罄懸。野無青草。邊方斗米。貴至四錢。軍民交困。囂然喪其樂生之心。窮極思亂。大盜蜂起。劫殺之變。在在告聞。適青黃不接。匱乏難支。狡寇逃丁。互相煽動。狂鋒愈逞。帶甲鳴鑼。馱駝控弦者。千百成羣。橫行于西安境內。耀州涇陽三原富平淳化韓城蒲城之閒。所過放火殺人。劫財掠畜。廬舍成墟。雞犬一空。涇富二邑。被禍尤酷。屠掠姪污。慘不忍言。卽有存者。駭鶴驚風。扶老攜幼。逃竄無門。時勢至此。百二河山。危若累卵。揆厥所由。皆緣饑軍數數。鼓譟城中。亡命之徒。揭竿相向。數載以來。養成燎原之勢。遂至不可嚮邇。爲今之計。欲勦賊。必先稽離伍之軍。

欲查軍必先給積逋之餉。餉如不足。則士不宿飽。馬無餘藹。枵腹荷戈。卽慈父不能保其子。而撫鎮又安能制此洶洶驕悍之卒哉。今惟發三十萬餉以給之。庶可弭脫巾之禍于旦夕。不然。崦函以西。且潰散而不可收拾。關中一變。川蜀晉楚唇齒。俱爲搖動。天下事尙忍言哉。

無錫災荒疏略此民疏。

自天啓四年至七年。無錫二年大水。一年赤旱。又一年蝗蝻。至舊年八月初旬。迄中秋以後。突有異蟲。叢生田閒。非爪非牙。潛鑽潛嚙。從禾根禾節。以入禾心。觸之必斃。由一方一境。以遍一邑。靡有子留。於其時。或夫婦臨田大哭。攜手溺河。或哭罷歸。閉門自縊。或聞鄰家自盡。相與效尤。至于今。或飢婦僱布易米。投梭身隕。或父子磨薪作餅。食噎而亡。或啖樹皮。吞石粉。枕籍以死。痛心慘目。難以盡陳。

太尊覆申文云。五邑惟靖江無災。江陰雖有蟲。而不爲甚害。不過二三分災耳。若無錫宜興武進三縣。則無一處無蟲。無一家田禾不被傷。三縣相較。武進八分災。無錫宜興九分災。太尊曾姓名櫻。江西峽江人。萬歷丙辰進士。時入覲。三日一哭于戶部。必欲求改折。以甦民困。而總督倉場郭允厚。戶部尙書王家禎。堅執不從。

馬懋才備陳大饑崇禎二年四月二十六日疏。

臣陝西安塞縣人也。中天啓五年進士。備員行人。初差關外解賞。再差貴州典試。三差湖廣頒詔。奔馳四載。往還數萬餘里。其閒如關外當抑河之敗。黔南當圍困之餘。人民奔竄。景象凋殘。皆臣所經見。然未有極苦極慘。如所見臣鄉之災異者。臣見諸臣具疏。有言父棄其子。夫鬻其妻者。言掘草根以自食。採白石。

以充飢者。猶未詳言也。臣今請悉爲皇上言之。臣鄉延安府。自去歲一年無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閒。民爭採山閒蓬草而食。其粒類糠皮。其味苦而澁。食之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後。而蓬盡矣。則剝樹皮而食。諸樹惟榆皮差善。雜他樹皮以爲食。亦可稍緩其死。迨年終。而樹皮又盡矣。則又掘其山中石塊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輒飽。不數日則腹脹下墜而死。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爲盜。而一二稍有積貯之民。遂爲所劫。而搶掠無遺矣。有司亦不能禁治。閒有獲者。亦恬不知怪。曰：死于飢。與死于盜等耳。與其坐而飢死。何不爲盜而死。猶得爲飽死鬼也。最可憫者。如安塞城西有翼城之處。每日必棄一二嬰兒于其中。有號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糞土者。至次晨。所棄之子。已無一生。而又有棄之者矣。更可異者。童穉輩及獨行者。一出城外。便無蹤跡。後見門外之人。炊人骨以爲薪。煮人肉以爲食。始知前之人皆爲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數日後。面目赤腫。內發燥熱而死矣。于是死者枕籍。臭氣薰天。縣城外掘數坑。每坑可容數百人。用以掩其遺骸。臣來之時。已滿三坑有餘。而數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幾許矣。小縣如此。大縣可知。一處如此。他處可知。幸有撫臣岳和聲。弭盜賑飢。捐俸煮粥。而道府州縣。各有所施。然粥有限。而飢者無窮。杯水車薪。其何能濟乎。又安得不相牽而爲盜也。且有司束手功令之嚴。不得不嚴爲催科。僅存之遺黎。止有一逃耳。此處逃之于彼。彼處復逃之于此。轉相逃則轉相爲盜。此盜之所以徧秦中也。總秦地而言。慶陽延安以北。飢荒至十分之極。而盜則稍次之。西安漢中以下。盜賊至十分之極。而饑荒則稍次之。

天降奇荒。所以資自成也。

桂王寢殿坍塌

桂王常瀛四月二十七日奏曰。三月初三寅時。臣正起梳洗。身側如雷震響。正殿盡傾。有該撥女子崔祿壽、呂壽喜、韓榮祿、崔遐壽、楊祥壽、呂福喜六名。在內止宿。竟皆壓死。痛念臣蒙先帝隆恩。分封衡地。時遣內官監太監黃用。工部營繕司主事高道素。費五十餘萬金錢。建造府第。乃臣之國。僅有二載。而元年九月初八日。則寢宮後殿。挽梁損墮。擦臣右臂而下。臣命幾爲不保。此時二官猶未離衡。目所親覩。臣已具本欲奏。值皇上初登寶位。未敢以此驚瀆天聽。政塵遠念。而二官亦自知罪。進修理銀五千六百兩。又進問安銀四百兩。且又訴其七年勞苦之狀。臣隨中止。今則前殿復塌。幸在刻時先後。臣未入殿行禮耳。否則亦爲不免矣。

宮殿覆壓。雖爲黃高二人賤買朽木之罪。然建國甫二年。卽遭此二變。天之所以警之也。異日流寇逼陷。播遷兩粵。其機已兆于此。

倪元璐疏三案

元璐號鴻寶。浙江上虞人。天啓二年進士。授庶吉士。歷侍讀學士。時閣臣魏廣微、媚魏忠賢。欲掩飾楊璉二十四大罪疏。纂三朝要典。以梃擊紅丸移宮三案成書。元璐疏公議。自存私書。當毀上之。四月疏曰。臣觀梃擊紅丸移宮三案。闕于清流。而三朝要典。成于逆豎。其議不可不兼行。而其書不可不速毀。何也。蓋主梃擊者。力護東宮。爭梃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心之論。主移宮者。弭變于幾先。爭移宮者。持平于事後。六者各有其是。未可偏非。此一局也。旣而楊璉二十四罪之疏出。魏廣微此輩

門戶之說興。于是逆隨殺人。則借三案。羣小求富貴。則又借三案。而三案之面目全非。故凡推慈歸孝于先皇。猶夫頌德稱功于義父。又一局也。網已密而猶疑有遺鱗。勢極重而或憂其翻局。於是崔魏兩奸。乃始剏立私編標題要典。以之批根。今日則衆正之黨碑。以之免死。他年即上公之鐵券。又一局也。由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公議。要典者。魏氏之私書。三案自三案。要典自要典。翻卽紛囂。改亦多事。惟有毀之而已。上從之。詔毀三朝要典。

附記 華琪芳。字方侯。號末齋。無錫人。天啓乙丑會元。廷試第二人。思廟立。罷歸。每歎曰。吾不纂修三朝要典。今相矣。蓋自悔也。吁。失足一時。遺恨千古。可不慎歟。

欽定逆案

二月。欽定逆案。魏忠賢客氏磔死外。以七等定罪。一曰首逆同謀。兵部崔呈秀等六人。二曰結交近侍。都御史劉志選等十九人。三曰結交近侍次等。大學士魏廣微等十一人。四曰逆孽。軍犯東平侯魏志德等三十五人。五曰諂附擁戴。軍犯內監等十五人。六曰結交近侍末等。俱配贖。顧秉謙等百二十八人。七曰祠頌。照不謹例冠帶閒住。大學士黃立極等四十四人。

喬應甲釀禍

正月六日壬戌。撫治鄖陽都御史梁應澤。以漢南盜告急。請兵。陝撫胡廷宴。延綏巡撫岳和聲。各奏流賊肆掠。刑科給事中薛國觀。上言賊之熾也。由喬應甲撫奏置盜劫不問。實釀其禍。今弭盜之方。在整飭吏治。有先事提防之法。有臨事剪滅之法。有後事懲戒之法。上是之。

固原逃兵掠涇陽。又掠富平。二十九日乙酉。復掠涇陽。執遊擊李英。

劉應遇敗賊

二月二十日丙午。商洛道劉應遇。率毛兵入漢中。合四川吳國輔兵敗賊。賊走漢陰。遇遣兵追斬五百餘。誅渠魁數十人。餘走蜀。其匿漢陰山中者。皆自殺。漢南盜平。

混天王擾延川等縣

三月二十日丙子。流賊掠真寧寧州安化三水。四月。犯涇陽甘峪。遊擊高從龍被殺。九月。大清兵圍薊州。十一月。京師戒嚴。徵四方援兵。勤王保定兵首潰。餘亦多中路遁者。因與饑民合勢。嘯聚山澤。上命馳諭陝西巡撫劉廣生。令急殲流孽。不必入衛。時大盜混天王等擾延川米脂清澗等縣。復召前總兵杜文煥使勦之。

吳煥奏秦寇

是年四月。陝西巡按御史吳煥上言。秦寇慘掠古所罕有。撫臣胡延宴。狃于積弛。束手無策。則舉而委之邊兵。延綏撫臣岳和聲。諱言邊兵爲盜。又委之內地。則西安延安諸邑之被盜。皆兩撫推諉。諱實釀之也。

李自成起

李自成。陝西延安府米脂縣雙泉堡人。雙泉堡大鎮。東西街口有大井二。故名。父名守忠。務農。頗饒。生二子。長名鴻名。又二十年。爲萬曆三十四年丙午五月。生次子名鴻基。卽自成也。九月。鴻名生子。名過。十二

月。鴻名死。先是守忠父李海一名勢。俱單傳。惟守忠生二子。然鴻基生而鴻名卽死。亦單傳耳。鴻名死三年。妻改適。守忠撫鴻基與過。八歲就塾。二人不喜讀書。酷嗜拳勇。各不相下。守忠屢責不悛。年十三。鴻基母死。竊與過出外朋飲。里有劉國龍亦同庚。相遇甚歡。偕往郊外馳馬。飲于村肆。相謂曰。吾輩須習武藝。成大事。讀書何用。次日具牲醴詣關廟。做桃園故事。鴻基欲較力。見神前鐵爐一座。重七十三斤。隻手舉之。繞殿一匝。仍置故處。劉國龍掩衣欲舉。不能動。兩手握之。方起。行五步止。李過奮力一提。亦不動。如國龍法。行十五步止。鴻基復提繞殿一周。置于舊處。道士驚賞曰。汝父爲善。故生汝。鴻基大言曰。大丈夫當橫行天下。自成自立。若株守父業。豈男子乎。前三歲曾夢偉將軍呼予。李自成今卽改名自成。號鴻基。國龍等稱賀。由是三人數聚飲。守忠噴責。復將延師束之。自成私走延安。聞羅教師曩爲將。武藝超軼。遂師之。日與其黨馳射。大喜。越四月。移書國龍與過云。予在延安。師羅某習武。汝二人速來同學。不可虛廢歲月。正月十六日。守忠見書。往覓。時自成于羅處初習單刀。不卽歸。羅固勸之。乃還。越三月。守忠恐復往。乃延羅某于家。使劉李三人師之。年十八。自成性喜生事。守忠爲過娶鄧氏。而自成欲擇美婦。遂遲半載。娶韓金兒。豔而姪。年十四。適西安老紳爲妾。以行斥。繼爲延安監生妾。又見棄。至是自成娶之。其夕守忠夢土地告云。汝家禍祟入門。百日內有大災。速與汝孫暫避河南。勿被虎傷。倘違吾言。後悔無及。汝子自成有禍無害。守忠覺不樂。遂與過託進香泰安。去月餘。自成往延安。韓氏與里棍蓋虎兒有姦。越半月。自成歸。晚宿十里舖。夢韓與少年偕寢。欲殺之。少年走。乃殺韓。而寤黎明。卽行抵家。宛如所夢。舉刀直前。蓋虎兒以綈袍禦之。而逸。遂殺韓。衆挾之赴縣。時署篆艾同知曰。汝妻不良。殺之固當。但捉姦須雙。今止殺妻。

於律不合。遣孟縣丞往驗。次日庭訊。笞二十。下獄。自成倩丁門子賄二百金。乃出。卽發審單云。李自成因妻韓氏不良而殺之。卻無姦夫同殺爲證。何以服人。況不合律。姑擬徒。俟獲姦夫再審。自成怒曰。殺死姪婦。理之當然。奈何受金而罪我。會須控憲。丁聞之而懼。白于艾。艾出牒覆勘。自成以洩言。知不免。遂殺艾。遁走甘肅。二年己巳冬。大清兵十萬大入越蘄。薄京。京師戒嚴。徵兵勤王。甘肅巡撫梅之煥。有文武才。總戎楊肇基。素稱驍勇。奉旨赴援。自成投軍。居肇基麾下。邊地多盜。肇基每使親兵往剿。止事劫掠。獨自成見壯士輒釋去。每云。東海舟頭。亦有遇處。已而陞總旗。屬下五十人。俱稱長官。甘肅東有盜警。自成心謂響馬頗有英雄。可結一二。以作異日爪牙。因請往捕。甘肅與蘭州接壤。有高如岳者。膂力絕人。善騎射。白袍白巾。聚黨百餘。服色悉按五方。居土山堰下。自稱闖王。時出行劫。自成引兵搜三日。如岳以八騎至。自成列陣以待。如岳曰。高闖王在此。速讓道。自成曰。觀若亦是好男子。何爲作此舉動。予特奉令取汝。如岳曰。能者來戰。飛騎突至。自成迎戰。良久。藝勇悉敵。知不可力爭。乃謂之曰。自古好漢識好漢。觀汝狀貌。定非凡品。可下馬相見。有一言奉告。遂各敘禮。歡如魚水。同至土山。結爲兄弟。宰馬設誓云。患難相扶。富貴共享。若有異心。神其不祐。酣飲達旦。自成將行。語之曰。自此以往。勿復行掠。予若功名小就。請同處邊庭。倘鄙願有違。相從不遠。乃別。自成回鎮。以他級報功。遂陞把總。適徵兵檄至。梅撫楊鎮勤王。以王參將爲先鋒。自成與劉良佐不服。良佐字明輔。大同左衛人。自成曰。寧爲雞口。毋爲牛後。良佐曰。昔郭子儀本行伍中人。後爲天下大元帥。我二人有才如此。寧憂不富貴。自成曰。大元帥何足道。漢高祖劉知遠。我太祖皇帝。豈祖宗傳下天子。亦是平空做成事業者。楊主將安識吾兩人。時師北行。王參將居前隊。楊總戎統

中軍過蘭州犒師。秋毫不犯。次日百里抵金縣。邑小。令怯。閉署不出。王參將入城。欲見令。有兵譁于庭。管六人半爲自成卒。自成怒。與良佐等縛令出。欲見肇基。適遇參將刺殺之。時良佐妻子在蘭州十里莊。自成子身聞如岳有衆八百。率所部往助。高麾下勇士有羅汝才、劉國龍、賀一龍、馬守應、劉希堯等數人。劫掠郡縣。官兵屢敗。曾于臨洮府城外關廂人家掠美婦五。邢氏、趙氏、余氏、安氏、鄢氏。而邢氏尤絕色。如岳嬖之。妻鮑氏妒甚。適自成至。遂以邢氏配之。每日賊將輪劫。賀錦自北都返。報大清師已退。將推督下勦。衆有懼色。共議乘兵未至。掠平民充陣。以精兵繼之。于是各統所部往渭原、河州、金縣、甘州等處劫掠。所至之地卽起火。名放亮兒。所掠衣糧等物。卽令鄉民舁至營中。持刀問云。願從否。如不願。卽云我送汝去。一刀殺之。苟願從。又問有父母妻子否。無則不問。有則問想否。不想則已。倘云想。云吾送汝去。復一刀殺之。凡初獲者。必縛五日始釋。有逃而復獲者。則截其耳。或黥其面。兵遇之。反指爲真賊。解官請賞。主將不之省。斬首示衆。故不願作賊者。旣爲賊所掠。亦無如之何而從之矣。由是衆至數萬。

編年云。二年都城警。詔天下勤王。山西巡撫耿如杞以兵入援。譁于涿州。大掠良鄉。耿如杞逮論死。潰兵遂竄走秦晉山谷。閒爲盜。先是元年米脂人李自成。性狡黠。善走。能騎射。家貧。爲驛書。聞王嘉允反。往投焉。後推高迎祥爲首。稱闖王。

一云。自成多力善射。少與衙卒李固、鐵冶、劉敏政結好。暴于鄉里。後隨衆作賊。其兵嘗云。我王原是個打鐵的。今後軍都督府張家原是個補鍋的。初是只七十人相從。後漸結聚。及併了老獍獍小表英兵。纔有數萬。

各本俱載賊首高迎祥。而此獨言高如岳。是一是二。存實以俟考。

袁崇煥謀殺毛文龍

先是毛文龍駐皮島以牽敵。二年三月袁崇煥奏設東江餉司于寧遠。令東江自覺華島轉餉。禁登萊商船入市。自是島中京餉俱着關寧經略驗過始解。朝鮮貢道往寧遠不許過皮島。商賈不通。島中大饑。取野菜爲糧。初文龍稱麾下兵一十餘萬。朝廷爲治餉。兵科給事中王夢尹翰林編修姜日廣詣島閱視。稱十萬。及登萊道王廷試復裁之。定額二萬八千人。文龍大不平。上章請餉。又累奏寧遠轉餉不便。崇煥不聽。又請自往旅順議之。六月崇煥致書文龍曰。知島中軍饑。發餉銀十萬。至雙島約公會議滅敵。文龍語子承祿曰。昔日彼奏減糧。今又發糧。其跡可疑。承祿曰。渠爲撫臣時已有和議疏。茲復云滅敵。必有他意。不如勿往。文龍思久之曰。古來戰守和得機卽行。原非可執。况我與彼總爲朝廷出力。不必猜疑。遂與部將二十人。家丁百人。引兵三千。至雙島進謁。崇煥慰勞甚。至且曰。遼東海外。止藉貴鎮與本部院兩人同心共濟。方能了局。文龍曰。職在海外數年。日以東事爲慮。第餉匱軍饑耳。若大人展回天之力。使諸軍安飽。指授方略。則功可成矣。次日崇煥犒師。每人銀一兩。米一石。布三疋。已而文龍設宴。甫坐。忽報大清兵萬餘將渡河東。崇煥遣兵馳救。止留數百人。與文龍款語而罷。三日崇煥登島。又大犒師。謂文龍曰。今後貴鎮與本部院以旅順爲界。東行貴鎮印。西行本部院印。文龍從之。復報河西有警。崇煥思久之。謂文龍曰。願借貴鎮兵一往。文龍卽令疾救。四日崇煥命軍士擺圍。文龍不悟。從之入。麾下欲進。袁兵阻之。止從官入圍。崇煥謂衆軍士曰。念爾等海外勞苦。每人僅得糧五斗。一家分食。言之痛酸。爾等當受本部院一

拜。今後勿憂無糧。只須爲朝廷出力。語畢。卽拜。將士答謝。淚下。崇煥遂與文龍曰。本部院節制四鎮。清嚴海禁。恐登津受腹心之患。東江糧餉。由寧遠過亦便。汝何必要解銀登津自糴。且虛耗國家多少錢糧。並無實效。要東江何用。文龍曰。公言差矣。職以義旅。九十人取鎮江。不費朝廷斗米寸鐵。撫集遼藩逃民。九十餘萬。羅致各島。以爲犄角。以義取朝鮮糧餉。以信括商賈鑄銖。種屯鼓鑄。斬將復城。六七年來。止受國家銀一百五萬兩。米九十餘萬石。猶謂無功虛冒乎。崇煥曰。與汝談三日。誰知狼子野心。一片欺誑。若不殺汝。此一塊土。異日豈朝廷所有。文龍曰。督師惟恃節制。何得殺我。崇煥曰。今日非本部院意。乃是上旨。左右色變。文龍自若。乃曰。旣出上旨。亦勿辨。遂西望拜曰。臣負朝廷久矣。崇煥命旗牌官張國柄執劍殺之。諸將伏屍慟。崇煥曰。止斬文龍一人。餘悉供職如故。命殮之。因奏文龍十二罪。并自劾。上文龍驕悖。命崇煥安心任事。且嘉諭之。時敵警寂然。師旋。聞文龍死。皆哭。崇煥因伴祭曰。昨殺汝。是朝廷法。今祭奠。是本院情。遂流淚。將士俱泣。崇煥恐變。呼文龍部下曰。若等被主帥侵糧甚苦。今有十萬金犒賞。各領三兩。衆始定。崇煥分其軍爲四。毛承祿及旗鼓徐敷奏。東江將劉興祚與陳繼盛分將之。遂回寧遠。

鍾萬里解夢

毛夫人張氏居杭。聞文龍死。疑未得報。有所親鍾萬里曰。昔振南祈夢于忠肅。授詩前聯云。欲效淮陰。老了一半。蓋韓信二十七歲爲大將。振南五十二歲作元戎。非老了一半乎。後聯云。好個田橫。無人爲伴。蓋田橫有五百人同殉島中。今云無人爲伴。是自死于島矣。已而果然。杭人莫不憐之。

崇煥捏十二罪。矯制殺文龍。與秦檜以十二金牌。矯詔殺武穆。古今一轍。

聞余邑高忠憲當遣使閱島時。語之曰。若往。須圖其山川以歸。使者至。微行四境。盡得其險易而還。忠憲披圖歎曰。是扶餘國也。使者故高公門下士。然則文龍功高不賞之疑。非獨錢龍錫輩而已。

逮袁崇煥

十二月辛亥。上召崇煥議餉。密勅滿桂。黑雲龍。祖大壽同入。崇煥進闕不數武。一內監趨出曰。萬歲爺在平臺。速入。崇煥趨進。見桂等在上。所驚沮。上問殺毛文龍。致敵兵犯闕。及射滿桂三事。崇煥不能對。上命桂解衣驗示。着錦衣擲殿。下校尉十人。褫其朝服。扭押西長安門外錦衣大堂。發南鎮撫司監候。上遣太監車天祥諭慰遼東將士。命滿桂總理援兵。節制諸將。馬世龍。祖大壽。分理遼東兵。都人大喜。袁兵聞之。半走。固安良鄉殺掠。桂招餘衆隸麾下。大清師聞報。撤兵。李總戎部將擒一頭目。訊之。具述崇煥通敵根底入奏。上命法司追崇煥書。明年四月。詔磔西市。時百姓怨恨。爭噉其肉。皮骨已盡。心肺之閒。叫聲不絕。半日而止。所謂活副者也。崇煥。廣西梧州府藤縣人。萬歷己未進士。

江陰中書夏復蘇。嘗與予云。昔在都中。見磔崇煥。時百姓將銀一錢買肉一塊。如手指大。噉之。食時必罵一聲。須臾。崇煥肉悉賣盡。

滿桂戰死

十二月。大清兵復圍城。十七日丙寅。滿桂率師救援。大清兵大至。桂敗。收兵。十七日丁卯。滿桂以五千人同孫祖壽等陣安定門外。自辰至酉。十餘戰。大清兵屢易。桂箭創發。墜馬。歿于陣。申甫夜襲營。又戰沒。黑雲龍。麻登雲被執。大清復攻城。都人大懼。會各省援兵四集。互相拒戰。大清兵乃退。

劉之綸死節

劉之綸字元誠。蜀宜賓人。喜學理家言。大書其坐隅曰。必爲聖人。里中因呼爲劉聖人。天啓辛酉。舉鄉試。崇禎戊辰。成進士。授庶常。與同官金公聲。多客死士。申甫輩。以備國家緩急。己巳冬。北兵入口。聲先上疏。得召見。薦公。并及申甫。上立召對。稱旨。授甫京營副總兵。改金公御史。監其軍。而授公協理戎政。兵部右侍郎。督守城事。已而滿桂。申甫俱戰沒。公誓師出城。會北兵引去。遂抵通州。至薊。知兵衆在永平。乃約總兵馬世龍。吳自勉。自薊赴永平。牽之無動。而自率兵八路進攻遵化。旣由石門至白草溝。距遵化八里。而營娘娘山。迺世龍等不受節制。負公約。大兵驅三萬騎自永平來。公嚴陣以待。先發一砲。殺百騎。再發一砲。砲反裂。營中自焚。兵遂上山。一裨校請結陣徐退。公不聽。命鼓人嚴鼓再戰。自午至酉。士皆力戰。軍中矢石竭。人持短刀。夾公馬而前。矢集如雨。公度不可爲。乃大呼曰。死死。負皇上。解所佩印授家丁。聞道歸。送巡撫。忽一矢貫公首。又一矢中膝。遂引而絕。諸將從公者。齊呼哭震天。拔營野戰。死之事聞。賜祭葬。廕一子。

公之爲人。文文肅嘗詳言之。

黨還醇良鄉殉難

黨還醇字子真。陝西三原人。天啓乙丑進士。己巳。令良鄉。十二月。北兵薄城。屬兵堅守。力竭援絕。遂死之。兵退。得其屍于草中。身被數創。赤身面縛。怒氣勃勃如生。方赴選時。送座師侯恪出都門。恪曰。但願諸君子爲好人。不願諸君子爲好官。還醇常諷誦不輟云。事聞。贈太僕寺卿。諡忠節。蔭一子入監。時有保定推

官李獻明奉命查薊密軍餉抵遵化。大兵至，不肯他適。城陷而死。贈光祿少卿。又有保定餉司何天球，永平知府張鳳奇，推官羅成功，灤州知州楊懌，香河知縣任光裕，遵化知縣徐澤，良鄉典史史之諫，教諭安上達，訓導李廷表，驛丞楊其禮，三屯總兵朱國彥，俱先後死。

己巳之役，大兵所向，有兵未至而城先空者，良鄉灤州香河固安張灣也。有城先空而兵不入者，霸州三屯也。有先降數日而兵始至者，玉田遷安也。有兵將先降而守臣不知者，遵化永平也。有虛張聲勢而兵不敢犯者，昌平涿州也。有受降旗兵過而不取者，順義也。有兵留而不攻，迹在若守若順之間者，房山也。有兵至而順，兵去而守，以援兵至而免者，樂亭撫寧也。總由人心不固至此。向使各城盡如寶坻，令史應聘之上下一心，永清令王象雲之有備無患，昌黎令左應選之男婦皆兵，開平舉人之請兵捐餉，何至一朝同歸于盡。內如固安令劉伸守而不能守，所欠一死。良鄉香河遵化三令，永平守及推官灤州守，與夫三屯總鎮各官之死，皆不愧其官。而保定司理李獻明一死尤烈。永平道鄭國昌之死，與巡撫王元雅等失地喪師，不可語于殉難之列。其最劣者，則盧龍遷安兩令。餘若薊州通州三河豐潤官雖能守，亦將士得力居多。時巡方董邃初見灤縣斗大空城，而縣令沈域舉動安詳，問曰：「情景若此，貴縣何恃而不恐？」沈域從容拱手曰：「以身殉之，遂初爲改容以謝，卒幸免焉。」

商敬石善射

大清裨將引六百騎往嶼山，至河西，忽十二騎突至，欲擒之。十二騎善射，裨將三人皆中目而死。諸軍悉前，應弦而倒。殪者甚衆。大兵悉去，刀發矢，十二人俱以手接，無一傷者。兵退，十二人追射，死者三百餘人。

矢盡乃止。蓋十二人乃響馬賊。商敬石爲首。聞大兵入。約其黨欲建功。至此忽遇耳。遂至通州鎮守營報功。守將申兵部。兵部悉隸之于麾下。時大兵大隊將至河西天津等處。聞通州十二騎殺兵四百。乃不往。

左應選固守昌黎何大綱戰勝

大清兵至昌黎。將抵城下。時邑令左應選初莅任。膽略過人。聞報登城周望。諭百姓勿恐。數日當自退。卽閉城治火藥。兵至列藥于城。俟攻時始發。是藥止及百步外。亦不納砲中。臨敵燃火散下。須臾如火星飛墜。兵衆俱傷。乃退。大兵至灤縣。何大綱張淇詩率萬騎赴救。斬一將。馬世龍率驍勇五百人會之。奪車輛而還。

誌異

是歲江陰城鳴。時吳鼎泰爲令。及順治二年乙酉。江陰被屠。距己巳凡十有七年。

明季北略卷之六

崇禎三年庚午

誌異

正月辛巳朔。京師大風霾。晝晦。三月。威鼎自鳴。熒惑入井分。退而復留。又入鬼宿。五月二十二日辛丑。海豐縣有石圍數丈。高丈餘。忽移五十餘步。

晝晦異矣。元旦晝晦尤異之甚。殆天地否塞之會乎。故首書之。

陝盜王子順苗美

正月。陝西邊盜王子順、苗美、連逃兵衆至四千。掠綏德南。圍韓城。總督楊鶴、巡撫劉廣生、擊敗之。賊遁。復犯清澗。官兵追逐。賊走西川。先是萬歷時。朝廷念西軍勞苦。預給三月糧。以爲常。至是。秦旱。粟騰貴。軍餉告匱。往往譁潰。亡命山谷。遂倡饑民爲亂。時東事益急。廷議核兵餉。各邊鎮咸釐汰至數十萬。乘亂兵多譟而下。

秦寇入山西

三月。秦寇入山西。犯襄陵。吉州。太平。曲沃。四月。陷蒲縣。山西自河曲。保興。至蒲津。千五百里。賊自號曰橫天一字王。

賊陷河曲

十一月山西總兵王國樑追賊于河曲發西洋砲砲炸兵自亂賊乘之遂陷河曲。

賊陷黃甫川

五月賊破金瑣關殺都司王廉壬子王嘉允陷黃甫川清水二營次日陷府谷縣復圍孤山堡榆林道白貽清遣兵敗之遁入府谷縣延綏巡撫洪承疇等圍之斬獲甚衆及九月三日己卯王嘉允勾西人入掠洪承疇杜文煥從孤山進擊大破之賊佯乞降仍奪足走。

白貽清號惠風常州人洪承疇字亨九閩人。

楊鶴誤撫

都司艾穆蹙賊于延川清澗賊始求撫三邊總督楊鶴及陝撫劉廣生各遣材官持牌四出招賊賊魁黃虎小紅娘一丈青龍江水掠地虎郝小泉等俱給牌免死安置延綏河西然賊降叛不常其衆僅不焚殺而姪掠如故罹毒益甚百姓吞聲有司承撫臣意莫敢告而寇患成矣。

楊鶴號無山湖廣武陵人。

劉懋言秦寇

六月給事劉懋上言秦之流賊卽延慶之兵丁土賊也邊賊倚土寇爲鄉導土寇倚邊賊爲羽翼始數不多至近年荒旱頻仍愚民影附賊勢始大當事以不練之兵剿之不克又議撫之其剿也所斬獲皆饑民而真賊飽颺以去其撫也非不稱降聚衆無食仍出劫掠名降而實非降也。

劇賊神一元

十二月己巳朔。劇賊神一元等破新安縣。初九日丁丑。破寧塞縣。據其城。十三辛巳。引西人四千騎入寇。陷樹澗及保安諸城。至明年正月。副總兵張應昌擊敗之。一元死。弟一魁領其衆。

徐孝婦剖肝進姑

孝婦湖廣漢陽人。幼字村民汪卷。卷固貧窶。爲人傭。母鄧。耄矣。婦歸卷。晝耕暮織。其事姑。雞豚蔬菜。未嘗匱乏。崇禎己巳庚午閒。大饑疫。婦與卷乞食。食無從乞。鬻身。身無從鬻。鄧且病垂斃。偶思豬肝。婦匍匐往市。跪求屠者。屠不與。曰。旣無錢。勿望肝也。婦不得已。泣歸。念豬肝不可得。人肝。豬肝味或同。萬一人肝可醫我姑。姑生而我死。死何惜。遂夜半自引刀。割其脅。凡三剖。肝不出。將更舉刀。忽見白衣嫗。謂汝不得用刀法。刀宜橫。不宜直。婦從之。奏刀。砉然。肝果出。乃爲湯以進。姑頓愈。常爲湯時。婦全不覺。踰時。創甚。婦昏曠。復見白衣嫗者。謂汝無慮。我起汝。婦果霍然。越數年。姑壽終。婦砌土。結草廬。姑墓。一羹一茗。必躬捧奠。墓前。墓在山僻處。風雨晦冥。煙霧四塞。山鬼號呼。蛇豕橫突。婦無懼意。自擔薪汲水爲常。或助以衣食者。謝不受。曰。勞苦凍餓。不過死耳。我自剖肝時死矣。爲姑活。今死墓早晚不論也。漢陽令楊四知稔其事。奏記上臺。爲請旌于朝。

余讀彤史遺編。見割耳斷臂。詎婦人無俠氣。然瑤池冰雪。或甘心伉儷。而未必矢志萱庭。號江負屍。詎女子無孝行。然抱石懷沙。或結念毛裏。而未必篤情姑嫜。剖股祝髮。詎兒婦忘高堂。然毀容傷體。或抱痛肢節。而未必盡關生死。獨婦一念篤至。九死不回。冒白刃而如雪。比剖心以同體。洵奇孝。亦至孝也。可以傳矣。

明季北略卷之七

崇禎四年辛未

黃道周疏

黃道周。號石齋。福建鎮海人。天啓壬戌進士。授庶吉士。歷侍讀學士。有遵旨明切具奏疏。其略曰。臣觀邇年以來。諸臣所目營心計。無一實爲朝廷者。其用人事。不過推求報復而已。自庚午春月以來。盛談邊疆。實非爲陛下之邊疆。不過爲逆黨而翻邊疆。使諸芟鋤逆黨者。無端而陷邊疆之內。至于邊疆之要塞。利害進退取舍。實無一言及之者。辛未春月而後。盛言科場。實非爲陛下之科場。不過爲仇隙而翻科場。使諸素無仇隙者。無端而陷科場之內。至于科場之源流清濁。屈折難易。實無一言及之者。

又云。臣觀萬歷末年。林下諸臣。如鄒元標、趙南星等。二十餘人。廢棄廿年。釀成門戶之禍。今又無故取諸縉紳。稍有意識者。舉網投阱。而緩急何所得半士之資。凡絕餌而去者。必非鱸魚。戀棧而來者。必非駿馬。以利祿象士。則所象者必市利之臣。以箠楚驅人。則就驅者必駑駘之骨。今諸臣之才具心術。陛下備知之矣。知其爲小人。而又以小人驕之。則小人之焰益張。知其爲君子。而又以小人參之。則君子之功不立。天下總此人材。不在廊廟。必在林藪。臣所嘗知識者。有和州馬如蛟、公安毛羽健、聞喜任贊化、皆倜儻有氣骨。則皆蒙譴去矣。所習聞者。青澗惠世揚、吉水李邦華、百鍊餘綱。名滿天下。臣又未嘗領其丰采。鄢陵梁廷棟。膽決機警。筆力方新。自當需爲異日之用。其在仕籍者。有新建徐良彥。爲南大理卿。豫章曾櫻。爲

福建參政金華朱大典爲天津兵備。紹興陸夢龍爲藩司。起復武進鄒嘉生爲陝西參藩。皆卓犖偉使。當一面必有可觀。陛下必欲振作人材。當敦尙風節。表章仁義。勿使猥瑣小人。挫辱文章廉隅之士。昔太祖品騭人材。以執古而不知變者爲最下。蓋指諸庸碌學究而言。非謂崇尙聖賢規模先正之士也。

鄒元標號南臯。江西吉水人。萬歷丁丑進士。疏張居正奪情上怒。杖一百。謫貴州衛。已而擢給事中。忤時相去。天啓改元。起刑部侍郎。陞都御史。與馮從吾建首善書院。科臣朱童蒙等疏之。元標乞休去。魏璫矯制削職。居無何卒。崇禎初。贈太子太保。諡忠介。趙南星字夢白。號儕鶴。直隸高邑人。萬歷甲戌進士。張居正沒。起歷文選考功。癸巳至大計。時靜坐篝燈。精心參酌。有蟲巢于耳。繭成而不自覺。光宗立。累遷司空。晉冢宰。與魏廣微崔呈秀不合。乃歸。已而行撫按鞫訊。坐昧一萬五千。謫戍代州。年餘。思廟立。賜赦。撫臣牟志夔留滯踰三月。卒戍所。戊辰。贈太子太保。諡忠毅。任贊化字參之。聞喜人。天啓壬戌進士。戊辰。選貴州御史。疏劾溫體仁居鄉居官種種不法。廷辯侃侃。上怒。謫河南布政司照磨。累遷陝西參政。歸卒于家。

十一月時黃道周以救錢龍錫謫外。中允倪元璐上言。黃道周旣以蹇諤承貶。劉宗周又以骯髒投閒。天下本無人得其人。又不能用。誰爲陛下奮其忠良者。上不聽。

吳執御論周延儒

八月。御史吳執御論周延儒攬權壅蔽。私其鄉人。塘報章奏。一字涉疆盜賊。輒借軍機密封下部。明晨。廷臣摘發短長。他日敗可以捷聞。功可以罪案也。皇上見延儒摘發細事。近于明敏。抑知特借此以行其

私耳。上切責之。執御疏凡三上。俱留中。

張彝憲總理錢糧

九月。命太監張彝憲總理戶工二部錢糧。初。上既罷諸內臣。外事悉委督撫。然上英察。輒以法隨之。多不稱任。使二年。大清兵南下。京師戒嚴。乃復以內臣視行營。自是啣憲四出。動以上官威倨。加干庶司。羣相壅蔽矣。

吳姓賑撫

正月己亥。命御史吳姓。賫金賑陝西饑荒。招撫流賊。諭曰。陝西屢報饑荒。小民失業。甚者迫而從賊。自罹鋒刃。誰非赤子。顛連若斯。今特發十萬金。命御史前去的。被災處。次第賑給。仍曉諭愚民。卽或脅入賊黨。若肯歸正。卽爲良民。嘉與維新。一體收恤。四月。吳姓西行至延長。寇聚城下。諭以禍福。分賑之。賊各解散。游賊聞之。皆回受賑。撫賊七千有奇。

楊鶴受降

二月。賊圍慶陽。總督楊鶴在邠乾。不卽援。及三月。張應昌等始援之。賊圍解。初九日癸未。賊帥孫繼業等來降。鶴受之。四月十六日己未。賊神一魁降于鶴。鶴責數其罪。俱伏謝。一魁有戰騎五千。鶴侈其事。上言乞賜一二萬金賑濟。又上巡撫練國事北征商維。賊亦求撫于國事。從之。二月廿七日庚子。賊滿天星降于鶴。鶴選其驍勇置營中。散其黨萬二千人。卽命其魁分勒回籍。未數月。皆畔去。二十九壬寅。賊自合水保安逃出。攻中部。降丁內應。城降。七月。賊首上天龍馬老虎。獨行狼。復掠鄜州。鶴與王承恩等擊破之。上

天龍以二千人降。給事中孟國祥、曹履泰各奏撫賊欺飾之弊。是月癸未，逮鶴下刑部獄。論戍以主撫被欺也。初，上以鶴力主撫議，縱賊殃民，實爲首禍，必欲誅之。緣欲用其子嗣昌，故賞其死。八月，神一魁復叛，據寧塞。官兵攻圍之，其黨黃友才斬一魁以獻，未幾友才復叛而遁。

賊分三十六營

先是三年正月，賊帥王嘉允陷府谷縣。四年正月十六日庚寅，又掠華園溝。副總兵曹文詔擊卻之。及六月朔癸卯，文詔擊斬嘉允于陽城。其黨復推王自用爲首，號曰紫金梁。其黨自相名，有老回回、八金剛、闖王、闖將、八大王、掃地王、闖場天、破甲錐、邢紅娘、亂世王、混天王、顯道神、鄉里人、滿地草等，分爲三十六營。

洪承疇巡撫延綏

洪承疇，字亨九，福建泉州府晉江縣人。萬曆丙辰進士。年二十三，督學浙江，擢陝西參政。庚午，巡撫延綏。辛未四月二十四日丁卯，承疇令守備賀人龍勞降者酒，降者入謝，伏兵斬三百二十人。

降賊不沾泥、擁衆脅賞，復攻米脂。總兵王承恩、侯拱極率兵至葭州，承疇與副總張應昌亦至，連戰始遁。追至西川，斬三百餘級，賊溺死無算，不沾泥懼，率百騎逃。閩山嶺都司馬科等追之，盡殲其騎，不沾泥乃降。殺賊目雙翅虎、縛柴金龍，以自贖。

七月十五日丁亥，曹文詔令督撫四鎮之兵擊賊，連敗之。賊犇東北，延安慶安千里內暫安。

山西寶莊

七月二十二日甲午，賊趙四兒率六千餘人東渡山西，入沁水縣。縣東北有寶莊，係故忠烈銓里居。先是

銓父尙書五典。謂海內將亂。築牆爲堡。甚堅。至是。賊犯竄莊。五典銓已死。銓子道濬。道澤。俱官京師。惟銓妻霍氏守舍。衆議棄堡避去。霍氏語其少子道隆曰。避賊而出。家不保。出而遇賊。身更不免。等死耳。死子家。不猶愈死于野乎。且我堅守。賊必不得志。乃躬率僮僕爲守禦。賊至環攻之。堡中矢石並發。賊傷甚衆。越四日。乃退。其避山谷者。多遇賊。姪殺。惟張氏宗族得全。冀北兵備王肇生表其堡曰夫人城。

洪承疇擒趙四兒

八月初二日癸卯。總兵賀虎臣擊斬賊首劉六等。西路漸平。壬辰。命洪承疇總督陝西三邊。張福臻巡撫延綏。承疇擊賊趙四兒。擒之。趙四兒一名點燈子。起青澗。綏德。奔突延西閒。往來秦晉。沿河郡縣多苦之。至是。伏誅。平陽稍安。其黨黑煞神起。又有過天星。蝎子塊等。據中部。官軍攻圍兩月。不下。十月。曹文詔及張福臻兵俱至。克之。

吳姓奏官賊之謠

先是陝西巡撫李應期言。秦賊旋撫。旋叛。上命吳姓確查。至是。姓報聞曰。延慶地亘數千里。土瘠民窮。連歲旱荒。盜賊蜂起。脅從甚衆。幾于無民。近安軍南剿。賊望風潛逃。相繼招安。滿天星降于榆林。餘賊遂徙而北。降者雖散。回原籍。仍復劫掠。于是有官賊之謠。而人人致恨于招撫之失事。點燈子衆五六千。在青澗。旋撫叛。陽慶施臨庵。劉六等亦嘗受撫。今攻陷中部者。皆其衆也。又降賊獨頭虎。見大兵之來。已出韓城。潼關。道臣胡其俊。猶追送贖錢九十萬。賊復橫索。一一給之。惟謹。要挾重貲之說。有自來矣。爲今之計。集兵合剿。殲其渠。而餘衆自破。明賞罰而士氣自鼓。秦事猶可爲也。

上書擒趙四兒劉六。而此奏其覆叛者。蓋疏出而賊擒也。

趙大允斬婦人首

賊獨頭虎五部恣掠。副總兵趙大允在韓城。去賊營三十里。不敢出戰。土人強之出。報斬五千級。驗之。則率婦人首也。給事魏呈潤劾大允落職。

譚雄陷安塞

十月。陝西賊陷宜川。十一月初七日丙子。陝賊譚雄陷安塞。襲掠一空。仍乞撫。閏十一月。王承恩斬之。

混天猴陷甘泉

初。六月二十三日辛酉。酈州賊混天猴等。謀襲靖邊。張應昌敗之。二十五癸亥。混天猴獨行狼等。自甘泉犯合水。承疇率兵擊。大敗之。混天猴等乞降。至十一月。混天猴勾盜陷甘泉。劫餉銀十萬八千兩。而殺知縣郭永圖。河西兵備張允登戰死。十二月。陷宜君。又陷葭州。兵備僉事郭景嵩死之。二十六日甲午。寧遠總兵孫顯。與賊六戰。俱捷。

張獻忠起

獻忠。榆林人。幼有奇力。兩眉竦豎而長。面有微麻。徧體生毛。天性好殺。不耐久靜。初從塾師。與同舍生。誑一拳撲殺之。家貲數千金。一時俱盡。父大怒。逐之。飄泊異鄉。或異其貌。問之。知文而勇。收以爲子。與之延師。復與同學者爭。更毆死兩生。逸去。聞老回回馬守應等起兵。遂往投軍。守應一見奇之。初爲小卒。號爲黃虎。已而屢立戰功。有黨五百人。陝撫猶輕之。曰。此小賊耳。不足煩大兵。俄聚徒千人。後遂有衆。由是橫

不可制矣。十三寨賊目以強暴屢奪寶物。與之相軋。獻忠亦不欲受制于人。卽分兵立營。自爲一軍。號西營。八大王屢破郡邑。及崇禎四年十月。率衆一千人。就撫于總督洪承疇。至次年三月。復叛去。

大清兵入塞

六月。大清兵大舉圍大凌河。城巡撫邱禾嘉遇于長山。敗績。

誌異

三月初八日壬午。大風。五月。大同宣垣等縣雨雹。大如臥牛。如石。且徑丈。小如拳。斃人畜甚衆。六月初八日庚戌。臨隸縣雷風。忽風。傾樓拔木。磚瓦磁器翔空。落地無恙。鐵者皆碎。山東徐州大水。霾風而雨土也。晦者如物塵晦之色也。雹雨水也。盛陽雨水溫暖。陰氣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爲雹。風霾雨雹。總是陰晦慘塞之象。而雹大且徑丈。尤史書不經見者。至于磁瓦無恙。鐵者皆碎。則又屈子所云黃鐘毀棄。瓦釜雷鳴之謂也。天蓋明示以玉碎瓦全之意乎。是時賤者得志。貴者淪亡。兆于此矣。予每于卷末以誌異附之者。知天變人亂。亦會當劫運耳。

張真人請雪

是歲六月。真人在京師。上欲試其術。使之請雪。真人遂于初七日登壇祈請。令諸法官作事。及十二日。雪果下。凡求五日也。庚戌九月十九日。江西法師董言元述。